







一身本領，雖然他的叔哥哥因案革職了，他還能够混下去，非但混得過，而且還得到新任知府的青睞。由於新任知府需要像楊雄那樣一個有本領的英雄豪傑做護衛；否則來個飛箠走壁的賊子，取了貪官們的腦袋，豈不是枉送了性命。再縮小了一點講，牢獄裏逃脫了一兩個囚犯，也不是好玩的。有了楊雄，誰個賊子敢來泰山頭上動土呢？楊雄就因此很吃響。薊州的知府斬殺了不少江洋大盜，都由楊雄押赴刑場砍頭的，始終沒有出過岔子；而且楊雄的殺人手段十分高妙，一刀砍下去，像切蘿蔔片似的，身首就異處了。楊雄殺人回衙，照例有很多人送些花紅采綸緞子之類做禮物；他照例一股腦兒收下來。於是乎帶領十數個小卒子，後面張着青羅傘，耀武揚威地走過鬧市。

這天，楊雄又在表現他的極作之後，從大街遊行過去。他挺着藍繡球花的大肚子，手上血清還沒有乾呢！背後一個小卒子擎着鬼頭靶法刀，七八個人擁着，抬着，奪目耀眼的紅緞子對立在路邊看熱鬧的人民表示驕傲！楊雄在青羅傘下自然更得意了：

「這強盜好不知死活，臨死還得罵人！看他十八年後做得着好漢；好漢是你這樣的好漢呢！要不然也殺不掉你了！」

楊雄很不服氣剛纔被他行刑的那個江洋大盜臨刑時的倔強話。他肚子裏罵了一陣，

看看那些花紅緞子，又聽得一些幫閒人在一邊喝彩，他把那雙丹鳳眼睜開來，向兩邊的人掃了一眼，他笑了起來。一笑之後，他把眼皮又向下垂去了，這是關老爺的風度，他學得最像。

拐一個灣，前面來了一簇人；在路口攔住，他把眼皮朝上一翻，腦子裏思索：「這批人不像來掛紅賀喜的，怕是來尋事的呀？」

這簇人大約不上十個，都是殺氣騰騰的。爲首一個，是姓張的，人們也替他起了一個綽號，叫做踢殺羊；是薊州的守軍。仗了這件老虎皮，到處恐嚇詐騙。人民原是非乖的羔羊，誰個不見他怕呢？他似乎想獨霸薊州，聽說有個楊雄也幹這勾當，分明是奪他的地盤，斷他的財路；今天特地帶了七八個軍漢來尋歡的。

「節級哥哥，今天好威風呵！」

張保搶上一步，後面的軍漢們也跟上一歩。

「朋友，我似乎不認識你！好吧，反正我們都是拳頭上跑馬，腳背上行船的傢伙，喝碗酒吧！」楊雄閉着眼睛說。

「有錢沒個地方買酒吃，節級哥哥，我特地來向你借百十貫錢使用呢！」

張保隨即把頭轉過去向軍漢們做了個眼色。

的樣子。

「錢嗎？我和你沒有往來；你別討齋飯走上廟門來。」

「你的錢誰不能用呢？老百姓頭上詐來的；散一點出來，也不傷脾胃呀！」

他們一接觸，就含着挑戰的口味！

「放屁，放狗屁；不比你們吃糧的人，仗着手裏的刀槍，隨處可以欺侮人！」楊雄的眼睛睜開來了。

「你纔放屁呢！你不是靠了手裏的刀，詐嚇一點錢來嗎？沒有我們這批好漢，你也發不得人；那強盜們難道會送上門給你砍頭嗎？」張保的聲音更大起來了。

「別放刁吧！爺爺不是好惹的。你跑你的陽關道，我走我的獨木橋，各不相關。怕你剪了我的邊，楊雄也不跑江湖了。嘿！喝你的露水去吧！」

「張大哥，別和他吵嘴，我們來呀！……」

七八個軍漢一闖上前，把花紅緞子都搶走了。楊雄的丹鳳眼這時比銅鈴還要大，正想搶過去打那些人，却被張保雙胸帶住，後面又走出了兩個軍漢，把他手拉住不放，旁邊還擠出了四五個軍漢，動起手來。楊雄手足動也不能動，嘴裏祇是亂喊：「打！打！打！」那許多小牢子們平時作威作福，今碰着軍漢們却嚇破了胆，一齊逃跑了。老百姓們原是怕事的，看見劊子手和軍漢們打，那個敢來勸，大家也一闖而散了。楊雄真

沒個主意：心上想喊救命，恐怕損了自己的威風；要不然就落地討饒，那末，以後怎樣在蘆州站得住腳呢？打吧，雙拳敵不過四毛，而且自己的手早就被人家拉住了，眼看得祇有挨打。他祇希望少打幾下，至於花緞聽他們搶去就算啦。

該是楊雄有救了；那邊來了一個大漢，挑着一擔柴，看見六七個人圍着一個人打，便把那担柴放在一邊，分開衆人，喝道：

「你們打什麼，有話不好說嗎？」

「河水不犯井水，關你的屁事！打不死餓不死的兒，滾遠點吧！管什麼閒賬？」

張保一開口便得罪人。

「你這人開口罵人；我可不服輸呢！」

那大漢說着，把張保劈頭一提，輕輕地向旁邊一擲，張保便連翻了幾個身倒在地上動彈不得了。那大漢又是一拳一個，把五六個軍漢打得頭昏眼脹，東歪西倒，大家連爬起來的勇氣都沒有了。楊雄纔脫了身，也顧不得這邊，一口氣跑去追那搶花紅緞子的人，大漢看看軍漢們倒在地上，也住了手。逃跑的小牢子們都趕回來了。張保見大漢不動手，爬起來招呼軍漢們一溜烟逃跑了。於是一個大打出手的場面從亂鬧鬧地驟然冷靜下來，要不是小牢子們來捧場，大漢幾乎自討沒趣。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也有點不支的樣子，不過他還那樣清醒，他勸勸這位新認的哥哥不必再喝。吃酒是交友誼結的好東西；楊雄今天受了委屈，應該吃點酒解解悶。況且今日是義結金蘭的場合，不僅是解悶，還應該吃個爛醉呢！那小牢子們反正吃別人家的，管他媽的。所以也都東歪西倒了。

「節級老爺醉了，節級老爺醉了！」

「沒醉，還可以喝呢！你們都醉了。別放屁！我是永遠不會醉的。」

楊雄頗不喜歡聽人家說他醉倒。

「酒保，再來幾甕吧！多給你們賞錢。石秀兄弟，你也多喝一碗，這末小模樣地不像一個大漢了！」

「是，是，小弟應該奉陪。」石秀說着，便呷了一口。

「喝乾了吧！這末不爽快，看不起我大哥是不？你看我再乾一碗。」他咕咕地又喝了一碗。

楊雄實在是醉了，連說話也有些不倫不類！然而，他不承認醉；他說他永遠不會醉的。實際上他每逢吃酒終是爛醉的；除非在某一個時期，他最最潦倒的當兒，腰裏沒有錢，纔無法買醉。否則，便一輩子在酒裏討生活。他聽說唐朝有一個李太白是酒仙，他

極恨他，爲什麼生在他的前呢？否則他應該做酒仙，現在頂多祇可做個酒鬼了。鬼和仙的法道相距甚遠；他認爲這是一件倒置的事。假使死了去可以和李酒仙會面的話，要拼上一拚，看誰輸給誰？

楊雄果然醉了，他開始說酒話啦：

「石秀弟弟；你看我能做皇帝嗎？」

石秀嚇了一跳，趕快阻止他。然而楊雄繼續講下去：

「可是我命運做不着皇帝的。我的綽號叫病關索頂多不過是一個二哥，你是三弟；雖然你不是小黑炭；但，有一個拚命三郎的綽號，抵得上張飛哩！哈！哈！哈！」

他大笑起來，接着又說下去了：「祇缺少一位兩耳垂肩，雙手過膝的大哥呀！我家有一個婆娘，生得挺漂亮；他配給我真冤枉。照她的相貌，應該是皇后；我的命運最多也不過是關二爺，那末要皇后娘娘做什麼用呢？關二爺是不歡喜女色的，那副點了紅燭到天亮的神氣令人欽佩之至！我要學像他；而且我們江湖上人是不該近女色的。我如果專心在婆娘身上用功夫，豈不被人笑死！豈不把酒鬼變成色鬼嗎？關二爺有沒有討婆娘，我不十分清楚，那立在一邊的關平，聽說是他的姪兒，我實在太糊塗了，要做關二爺轉世，連他的老子兒子都弄不清楚，豈不該死透頂，石弟弟，你今天和我回去，見見你

那個嫂子；可不要接近她，女人是禍水；你看多少皇帝都害在女人身上。我雖然愛吃酒，但不是酒色之徒。石弟弟！你呢？」

「好吧！大哥，我去府上拜見嫂子。」石秀打斷了他的話。

「別叫我大哥，以後稱我做二哥，我叫你三弟，留一個空位，找尋我們的大哥哪！」

「好吧！我就叫你二哥。我們回去見見嫂子。」

小牢子們招呼酒保掛了賬，便插了楊雄往家裏走。身子一動，酒向上湧，楊雄吐了；一股酒酸味兒向四處散去。幾個耐不住酒性的人，也都吐了。還是石秀很清醒，上去扶住楊雄，直往家裏走去。

在薊州地方，經不起一件小事，楊雄他們動武的消息，已震動了全城、因為楊雄是個響兒，肩膀子上有力氣，還有許多幫閒的孩兒們，居然被張保他們斃住了；却又遇着一個打架的漢子，一拳一脚把軍漢們打走，這個漢子的本領就比楊雄更強了；老百姓們都很有趣地談着這件事。一傳十，十傳百，就這樣傳遍了每個角落。楊雄和石秀以及小牢子們一脚一拐地在大街上走着，兩邊站着看閒的人，靜靜地注目這一羣闊過去。老百姓們知道，楊節級醉了酒，不能惹起他的性子；不然，多開口會自招禍害的。

楊雄在薊州站得住，是靠他的一身好武藝和三句話不投意就拳打足踢的性子；要不

是的話，客幫在蘆州是慣被地頭蛇欺侮的，又何況楊雄是吃的殺人飯……

他們走向家裏去，並沒有發生其他周折，祇是楊雄愈吐愈兇；到家門口，神志更加迷糊了。潘公聽了楊雄在外面吵架的事，本打算去找他；他們却已經進了門；接着去房中歇息。這時，楊雄的妻子潘巧雲也走出來了，她是潘公的女兒；嘴裏說道：

「又吃得那末爛醉！」

石秀不便進房去，在房外站着，有幾個清醒的小牢子，和石秀打着招呼。又請了潘公出來，把前一刻的事都說了。潘公很感激石秀救了他的女婿，又說了很多奉承的話，把個石秀說得笑咪咪無從答話。小牢子們見沒有他們的事，都向潘公辭別散去；石秀也由潘公領着去空房裏安歇。

潘巧雲和迎兒把楊雄扶上床，像豬一樣滾在裏邊睡去了。潘巧雲心中無限悲傷，她看了迎兒一眼，歎一口氣。迎兒是個十三四歲的小妮嬾，懂得什麼事！那裏會知道年青主婦的滿懷愁鬱呢？

潘巧雲是社會悲劇中的一個最可憐的扮演者。她纔祇有二十歲的年紀，可是已經飽受風霜了。在七歲那年死去了慈愛的媽媽，她便像隻無依的小鳥。父親是個謀生活的屠夫，整天在豬隻中盤算，沒有時間爲他的女兒安排一個滿意的環境；等她長大了，他又

不能而且也無法體念到她的心理上的創痛發展到如何地步。他雖然疼愛這個聰明伶俐的獨養女兒；可是他沒有像他的妻子一樣能處處護衛着這還不能獨立生存的孩子。他祇覺得自己爲了謀生常常去外面跑，這女兒形同累贅；他也不能否認這女兒是唯一的安慰者，他祇恨經濟壓迫他使他對心愛的女兒發生反感。潘巧雲也在他父親的心理極度矛盾之下嫁給了一個患着癆病的文人，是在衙門裏搖着筆桿討生活的小吏。新婚之後，把這個小吏加重了負擔；而這個患癆病的文人，性慾又反常的旺盛。

在他們結合不滿一年的秋末，潘巧雲做了新婦。年紀輕輕做寡婦，是人世間最痛苦的不幸者。她飲泣，她絕望；她成了社會的遺棄者。淚珠常常伴着她的雙頰，充滿着活力和血色的紅潤的臉逐漸向灰白的路上去。在生活一無所依的狀態中，她又不得不再去靠她年老的窮爸爸。潘公把女兒收留下來，覺得比從前更苦痛了。嫁了人的女孩子和着了癆的豬肉一樣不爲人所歡迎。所可希望的，這個女兒還不過十八歲的年紀，而且長得十分秀麗。因此，不到一年又嫁給了楊雄；他是一個武夫，是一個酒徒；在他眼裏女人是塊洩慾的地方，因此潘巧雲受不了他的摧殘，她常常懷念她的已死的丈夫；她覺得女人間缺少不掉溫情。女人被關在房子裏已經够苦悶了，更不能給男人回家來侮辱；她整天的無聊，需要男人給他補償；而楊雄吃了酒回來，祇有增加她的煩惱。這許多的心事

向誰去訴說呢？眼前是一個不懂事的小姪女，是一個楊雄買回來的比潘巧雲更痛苦的小動物，她比潘巧雲更年輕就失去了父母的愛，失去了家庭的歡樂。

她們倆相對無語。

楊雄似乎醒過來了，翻了個身，一震動，肚子裏的酒直往上湧，不及喊出半個「解」的聲音，酒肉從嘴裏吐了出來，被上褥上都是些穢物，一股怪難進鼻子的味兒，向潘巧雲和迎兒的當面衝過來。

「怎麼？大爺吐了！」潘巧雲厭惡地說。

「噫！……」接着楊雄嘔嘔咕咕不知說些什麼話，氣喘得很厲害。

「迎兒，你和大爺收拾收拾吧！」

迎兒捏着鼻子用洗臉布去揩，打了幾個噁心。潘巧雲懶着看，心上祇是怨恨。她怨恨自己的命薄，爲什麼嫁了個不喝酒的丈夫會好好地死去；死了就算了，爲什麼爸爸又要把我嫁給這類酒徒，於是怨恨到潘公頭上去了。假使媽媽不死呢？應該替我作主，她想起了死去的媽媽，又吃吃地哭起來。然而，怨來怨去酒徒是最壞的，因爲楊雄如果不喝酒，爸爸有什麼可怨呢？她祇恨楊雄一天到晚在酒裏討生活。她糊塗起來，弄不清楚自己憑了何種理由會嫁給這樣一個毫無可愛而且可憎的酒徒？然而，她雖然憎恨楊雄，

自己却是個善良的孩子，她看得楊雄這種爛醉如泥，氣喘如牛，委實有些不忍了。

「他終究是我的丈夫呀！我一輩子要跟着他過活。而且他現在還養着我的爸爸，我應該好好地侍候他。」他一念轉到這裏，對楊雄有些憐憫起來了。「大爺你該喝些水吧？」

潘巧雲走到床邊去問候，把手摸摸楊雄的鬍子，她發現迎兒做事太不小心，鬍子上的穢物還黏着呢！

「我不喝水，小妮子。你得和我準備浴水，我要洗個澡呢！我還得要……」楊雄說着又似乎睡去了。

「你還要什麼呢？大爺，大爺呵！」

楊雄被她喊醒過來了。於是就開始說他的酒話：「嚇！我還得要你和我……」

「別說下去了，迎兒在這裏呢！」

「迎兒，你也是個小妮子，沒中用，跟我滾開吧！老子可要使性啦！」楊雄開過口之後話像酒一樣地湧上來了：「他媽的叫什麼踢殺羊的張保？跟老子拚倒被他扭住了；若沒有了石秀三弟，不是吃他的眼前虧嗎？」

楊雄把眼皮向上一抬，眼珠對着帳頂看看，好像白布上映着一幅畫，張保被石秀摔

在一旁，那許多軍漢們都逃散了。他看得十分痛快，哈哈地笑了，笑得那樣狂妄，潘巧雲側着耳朵聽；迎兒呆在一旁還捏住了鼻子不肯放。

「賊張保，活該給我三弟打，你道我楊雄肩膀上沒有人，你小覷我，媽的我坐了龍庭準把你們這羣狗兒們下千人坑；老子說到就做到。」

楊雄想坐起來了；好像身子很軟，又倒了下去。巧雲趕快去扶，把手也折痛了。

「要你扶什麼呢？女人慣會這一套迷人的調調兒！」

楊雄一脫口，巧雲的頭上像被潑了一盆冷水，刺到心裏；她把頭低下去了。

「哼！老子這時纔口焦哩！拿好茶來喝！」

迎兒聽着便去拿茶，雙手捧上床去，楊雄喝了一口，把茶從口裏噴了出來。喝道：

「你這醜姪頭，這樣冷的茶，不傷了我的肚。」

說着，把茶碗對準迎兒的腦袋擲過去，幸而被巧雲拉得快，沒有着，丟在地上，「鏘」的一聲，茶碗打碎了。那濃茶往坎坎坷地方淌下去；把迎兒嚇得跪下去討饒。

「別裝腔作勢！和老子來敲腿。」

迎兒抖抖縮縮地爬起來，脫了鞋子上床去和楊雄敲腿，重了怕傷了腿，輕了怕不滿意，迎兒今天又當着這件苦差使；小小的孩子嚇得透不過氣來。

天，慢慢地黑下來了，小蟲子在牆外唱起歌來，它却不知道裏面藏着兩個可憐的人兒呢！巧雲到春臺上去點着了火，仍舊回到床前。隱約地看見迎兒淌着淚珠，那柔弱而細小的拳頭在楊雄滿身上下不斷地輪流敲着，時間一久，便有點不支的樣子，楊雄又甜蜜地呼呼睡去了。迎兒明知他睡着了也不敢停手。

「迎兒，你下來吧，讓我替你一刻；你出去和公公說，好好做飯給石叔叔吃，你到空房裏打掃乾淨些！好讓石叔叔安頓。」

潘巧雲在楊雄嘴裏聽到有個石秀弟弟；而且在楊雄進房的時候，似乎聽得小牢子們替爸爸介紹一位新客人搭話，因為手忙腳亂時沒有心思去多聽，現在想起了這件事，便吩咐迎兒。自己一面脫去了繡花鞋爬上床去。迎兒偷偷地下來，怕驚動楊雄吃罵。

「你呢？什麼時候拿東西來吃？」迎兒也關心着女主人的飲食。

「我心裏很悶，吃不下去。況且要侍候大爺，今晚不吃了。」

「不餓嗎？」

「肚子很飽吶！」

迎兒爬下床，沒有走兩步，滑了一交，原來是坎珂裏的濃茶害了她，便慌慌張張起來，趕快走出了房門；巧雲接着和楊雄敲醒。

這夜，也和別的一夜一樣，在酒徒的腳邊和衣褲下，迷迷糊糊地不敢睡去，心頭有不少的思緒，也不曉得想着些什麼？祇有一句結論：「人生是這樣苦澀的嗎？」

一一

石秀在楊雄家裏住了十幾天，有些無聊起來，因為除了潘公之外，便沒有說話的人了。楊雄每天要去衙門裏做公，晚上也到院裏去住的日子多，即使回家來，終是吃得醉醺醺的。楊雄對公事倒頗認真，尤其對知府大人的使喚，沒有不九分做到十分的。這位知府大人是個胆小鬼，怕人暗算，所以必須楊雄隨侍在側地衛護着。而且他也頗喜歡楊雄的槍棒，在閒空的時候，就在院子裏叫楊雄去耍一套，楊雄的出手，確實也够矯捷。知府大人是假內行，祇要楊雄來幾手花槍，就要喝起采來，過後賞酒賞肉，以示恩賜。楊雄本來是個貪酒之徒，而且是大人的賞賜，自然開懷暢飲，每次吃個大醉了。醉了之後由兩個小牢子扶了回去；於是乎潘公吃他罵，巧雲吃他罵，迎兒更吃他罵。有時心頭煩焦起來，巧雲和迎兒就成了他發洩的對象；一掌過去，她們兩個還得要陪着笑臉順受着呢！

這十幾天，雖然家裏住了一個新結拜的石秀弟弟，然而，楊雄並沒有改變他的一貫

作風。所以回家來的次數既少，又每次都醉，醉了便是罵人，石秀沒法找到機會和楊雄談話消遣；因此悶着發昏，他不得不找潘公聊天啦！潘公是個上半百年紀的人，從前做宰豬作坊買賣，自從女兒嫁給楊雄之後，這行業就不做了。他常常想：

「這行業是作孽的勾當，到後來會沒有好結果的；還是早點不做的好。」

他還想做一個好人，行些善事，祝禱巧雲能生個兒子；因此，他很相信佛菩薩。然而潘公是最講功利的，他認為楊雄爭來一份錢，雖够吃穿，而且還有人送些關節錢來用；可是一家數口吃着不生產，終究不是善策；更何況現在又養着一個大飯囊的閒漢，他真興起了「坐吃山空」的感想。石秀先前幾次找潘公講話，潘公祇講些閒事。這次，他要向石秀提出一樁正經事來。是石秀先開口：

「老伯，這幾天悶得緊，雖是快近中秋的時光；老天哭喪着臉，怪愛下雨的。像我們江南這個季節，氣候爽朗；已是少見雨水了。如果是個月明之夜，便萬里無雲，不消說一輪明月高懸在藍藍的天空，就是聽聽小蟲子唧唧嚙嚙地叫，也很愜意的！」

「也祇有今年是特別，」潘公把自己的鬍子捋一捋，向石秀看一眼，說：「我來這蘄州住上不祇三年五載，照往例一交秋，便是燥日子了；有的，却是風沙，沒有像今年這樣滴滴答答下個不休呵！大約快要強盜造反了，所以老天爺整天愁苦着臉兒。我昨天

在大街上走動，聽得閒人講話，說什麼山東梁山泊周圍八百里，裏面住着些好漢；爲首的叫做托塔天王晁什麼的；倒是他的二大王了得，叫及時雨宋江，原在山東鄆城縣裏當一名押司，因爲殺了婆娘閻氏，官府捉得緊，逃上山去。還有一個三大王，叫智多星吳用的比諸葛亮還要厲害幾萬倍呢！用計神鬼莫測，弄得官府頭痛腦脹。這許多好漢倒愛百姓呢！在山東做些劫富濟貧的好事，因此一些沒奈何的窮苦人都跟他們鬧起來。凡是官府有一點消息，山上就知道了，去捉拿的人都吃了輸，他們手下還有一位神將，叫戴院長，人家都稱他神行太保，走起路來像飛一般的快，號稱日行千里，夜行八百。噯，不止呢，日行萬里，夜行八千吧？那邊有一支歌謠，叫「八千里路雲和月」，就是指他唱的。他專事奉了宋江之命，出來結交天下英雄。」

潘公說到這裏，却把石秀引起了心事。因爲石秀在沒有和楊雄八拜之前，遇見了戴宗院長和一個錦豹子楊林約他上梁山去落草。聽了這席話，心上有些寒，恐怕戴宗和他會面的事，會被做公的看在眼里，豈不落了樣兒。然而，他一想到楊雄是衙門裏的響兒，倒又心放寬下來了。再一轉念，楊雄回家來沒有跟他攀談，使他十分懷疑；否則一個新結拜的弟兄那有十幾天中沒有約一次會面談談的呢？石秀心中盤算：

「楊雄哥哥十幾天中好像住在家裏祇有兩次，而每次都是爛醉如泥的，不是有意裝

假嗎？」

他越想越鑽進了牛角尖裏去，他不得不截斷潘公的話頭，開始盤詰他：

「那位神行太保有沒有來過蘄州呢？我倒要看看這位神將吶！」

「沒有，沒有；連影子都沒有來呀！來了豈不要驚動整個蘄州城嗎？」潘公斬釘截鐵地回答。

「沒有來過，我那天聽得哥哥說，神行太保是來過蘄州的！」石秀故意對潘公撒一個謊。

「沒有，真的沒有。我女婿是沒有說過的，他要說話，我怎麼會不知道？況且梁山泊在山東，隔開蘄州還遠呢！神行太保雖可一天來往，可是那些好漢和嘍囉們不能插翅飛來，過州過府，怪不容易的。皇帝老子在山東的西面，要造反也去西邊造反，不關我們北方的事。我們這裏的官兒們是不管這許多不相關的事的。」

這席話，使石秀心緒鬆弛了不少。可是潘公不再講這些閒話了，他和石秀還有重要的下文：

「這許多，關我老百姓的屁事。自有皇帝老子去着急，下來還有官兒；我們老百姓祇要有飯吃，什麼事都不管；講到吃飯我倒想起一件事來了。」潘公把手摸摸鼻子，

順手下來又捋了捋鬍子。「不知道你能不能同意？」

「老伯祇願講，做姪的自然同意。」

石秀照例不十分歡喜多講話；他愛聽人家說話，自己冷冷地在一邊聽，聽得萬不得已時纔肯插一句，他是工於心計的人。

「這真是一個好季節呵！」潘公從天落下這句話，接下去便開始他的正文：「夏天做事怪悶熱的，而且我要做的一個行業和夏天是不相宜的；因為這季節對於人的胃口是不需要大量的油膩；還有那肉類特別容易腐臭，現在夏天已經過去了，秋涼在我們的眼前，而且過幾天是八月中秋，人們要過節，少不得買些肉類。我從前是做宰豬作坊買賣的，這是個好行業，有利爭的。除了這，我都是外行，沒經驗是一條危險的行徑。小牢子們前幾天和我說，你是賣柴出身的，我看你也不能做買賣，跟着我做，倒是好幫手；你是個精細人，可以管着賬，再叫個夥計，做下手生活。小牢子們還說你是販牛羊的，這是大買賣，你們大來大去，不留心消折了本錢。我們做這宰豬行業，全在小利上盤算，一隻豬宰下來，毛值多少錢？肉值多少錢？肚窠值多少錢？豬污和湯水都是肥料；還有豬吊子必須留下來，賣給愛玩娘兒們的破落戶子弟，吃了好壯精力；也肯出一份高價。許多小錢集攏來就成銀子；許多小利集攏來就成富翁；所以小處不可忽略。不要因為

利小而不爲！」

「老伯的說話怎敢不聽，可是我不長於這賬目一類事，不免有錯誤；老伯還得要常來經管。」

石秀先把話聲明了，伸隻後腳，免得將來有閒話。

「那自然，不過，做一件事是起頭難，祇要肯用心便會減少錯誤的，你是個心細之人，這事不致有大錯；況且這是一本極簡單的賬目呀！」

這時，門外依舊飄着牛毛雨；石秀從椅上站起來，在屋子裏走着圈子；他下意識地打開小窗，看看天，灰色的雲幕，滿佈整個空間。

他透了一口氣，仍把小窗關上了。雖然是中午前一刻的時光，小房間裏陰暗得像將晚的情景。潘公坐下去之後，是不喜歡走動的；他的眼睛跟着石秀的動作在轉動。他知道石秀無意於這行宰豬的買賣。

「老伯要做好的管帳，當然不能違拗；不過也得和哥哥商量商量。」石秀回過頭來對潘公說。

「不用商量的，我們爭錢，想來女婿不會反對的。況且你在這裏沒有事做，住着也無聊；手裏有點生活，精神就好了。」

石秀聽得潘公說到爭錢兩個字，又多疑起來了，認爲潘公討厭他在楊家吃閒飯，有意用話諷刺他。心中着實不高興。他想：

「我在街頭賣柴度日很好，自由自在，不受閒氣，幹嗎認了個哥哥靠着吃飯惹得老頭兒討厭；不如另謀生活吧！」

石秀主意已定，便企圖向潘公開口了；然而回頭一思索，覺得很不安。因爲楊雄始終沒有好好地談過一次，究竟他的態度如何，却不得而知。照情形看，楊雄是愛好朋友的人，又何況解了他的患難。石秀他想：

「如果我負氣出走，連江湖上一點義氣都沒有了。」

於是他又開始他的另外的答話：

「是的！可是我想回到原籍金陵去，這買賣就做不長了；半途而廢，恐怕連累老伯和哥哥！」

潘公明知石秀在躊躇這行業，然而他爲了有利可圖，還是不肯放鬆。

「我聽說你府上沒有人了，江南地方雖好；蘄州却也不壞；我女婿也沒有兄弟姊妹，有你這樣了得的弟弟就滿心快樂了；即使不做宰豬作坊，也要留你在家裏住；將來大比之年，同去京城考武，得個功名；也不枉這一生。他豈肯放你回江南去？你且坐着吧

！我們來劃算怎樣下手。」

石秀被潘公這一說，覺得潘公存心留他在家裏合做買賣，再也不去想別的了；便又重新坐下來。潘公看他坐下來，咪咪地一笑；在他的稀稀朗朗的鬍子縫裏，隱約地露出幾顆堆滿金黃色的大牙齒來。他會意到石秀已經接受他的意見；他以一個長輩的身份，拍拍石秀的肩膀說道：

「你真是個好後生啊！」

石秀在灰暗的氣氛中，也覺得這一拍是十分的親暱。

出乎意料地在他們兩人正在妥協之時，忽聽外面叫着：「三弟，三……弟，」的聲音，這聲音在潘公是異常熟悉的；石秀也曾經在一個場合裏聽見過好幾次，大家都知道楊雄回來了。然而，楊雄今天回家是頗為突兀的，因為楊雄在白天簡直是不回來的；要使用物件都是着小牢子們來拿，潘公深知楊雄對公事極為認真。

而且那個知府大人歡喜楊雄在身邊，他也因此整天侍候着上司。今天楊雄返家來，自然有些特殊。他們都站起來，走出房門，正遇着楊雄，楊雄一把就拉住石秀的手，說道：

「三弟，你這十幾天來也悶得緊了，偏天又下着雨，我衝裏撈什子的公事忙，沒有

來伴着你玩；也沒有陪着你吃酒，這是我做哥哥的不該；今天，做着幾樣好菜，打得些好酒，叫小牢子們抬在堂前，我們同出去喝個痛快吧！」

石秀沒有話說，被楊雄拉了出去，潘公後面跟着，果然小牢子們已經把菜着鋪在桌上了；祇是酒還沒有燙熱。潘公見了這光景，一手去拿酒，嘴裏叫着迎兒。迎兒從巧雲的房間裏匆匆地走出來；問着潘公的話，便接過潘公手裏的酒壺，趕快到廚房裏去，這裏楊雄拉着石秀說道：

「不瞞三弟說，今天一來和你暢談一個痛快；二來酒後還得要三弟幫我做一件事。祇不知三弟肯答應嗎？」

「二哥有吩咐，小弟那有不盡力做的事呢？」

石秀腦子裏在盤轉，不曉得怎樣他又想到戴宗他們身上去了。他尋思：

「是不是二哥聽見戴宗和我會面的事吧？然而，不會的，叫我走就是了，何必說要來我幫他做一件事呢；決不是這事。除了這事還有什麼別的事呢？恐怕他又要去行刑，叫我去代替他做一做，可是這也有問題，別的可代，行刑當劊子手是大事情，官府不肯讓一個陌生人去當這件差使的，萬一出個岔子，誰擔當得下呢？那末，除了這事還有什麼別的事呢？」

石秀又看看楊雄的面色，祇不做聲，潘公，在旁邊倒開起口來：

「你三弟已答應做宰猪作坊買賣，你有什麼事，當然他」潘公把手向石秀指一指，「也會答應的，你三弟是最講義氣的，有什麼事說吧！」

楊雄把手一揮，兩個小宰子作了個揖向外面去了，他接着便說：

「這裏沒有外人，我想和你解決一個心頭之患。」

石秀不作聲，靜聽他講出什麼來。

楊雄忽然不講下去了，他雖是酒徒，但是在醒的時候却也不糊塗，他肚子裏有殺人的動機；然而明白殺人是要抵命的。於是要做得機密，知道的人愈少愈好；他知道潘公在中間是不方便的。他忽然也乖巧起來了，他繼續把話岔開去。

「吃酒吃得太糊塗了，我想從今以後不吃酒了，今天特地買得好酒來，和三弟吃個痛快，請三弟幫我一個忙，做個證人，這一次算是最後一頓吧！」楊雄說到這裏，把臉轉過來向潘公道：「你到街上去，看看好菜看再買幾碟來，再帶點包子。索性吃他一個爛醉吧，以後就戒絕了。」

潘公信以為真，便去廚房裏拿碗；還交代迎兒酒要燙熱一點，免傷了楊雄石秀的胃。自己逕出門去。

楊雄看見潘公已離得遠了，便向石秀低聲說：

「三弟，你不知；那天打的那個踢殺羊張保，在外邊散謠言，說我家裏養着一個江洋大盜。還說，我向老百姓詐財。我倒不怕他說我家裏有強盜，因為我是殺強盜的，誰不知道呢？那有殺強盜的人家裏藏着強盜呢？祇是他說我向老百姓詐財却不是好玩的，知府大人知道，豈不要我的好看，再說老百姓給我花紅緞子都是些禮物，算不得詐財，給他一說，下次我就不能收受老百姓的東西了。還有，他說如果碰個不巧，還要結果我的性命，這點我也不怕，因為他沒有這點本領能勝過我，而且還有三弟你在這裏，誰敢來動一根毫毛呢？但是，這個賊子留在薊州終不是事；我想把他……」

楊雄看着石秀，石秀依舊不說話，肚裏已有七八分明白楊雄今天回家喝酒談天的意思。這時迎兒燙了酒出來，楊雄提過壺來，斟得滿滿的一碗叫石秀喝，石秀一飲而盡。楊雄自己也喝了一碗，隨即和迎兒說道：

「你去燙酒，不叫你可不要出來，不要惹我的罵喲！」

「我想把他殺了，滅了我心頭之患；這裏薊州誰不認識我，我做兇手，他的幫手都認得；所以要煩三弟這個，你在黑夜裏去行事，誰會知道呢？」

石秀還是不開口，肚子裏却想：「這事怎麼可算妥當呢？那天在大街上打出手，單

漢們都認得我；我去行事少不得要和他們動手，認出來準會牽連到他的身上。」

他想到這裏，覺得這事是做不得的，看看楊雄。便奪了酒壺和楊雄斟了一碗，自己也倒滿了；說道：

「二哥，再喝一碗酒吧！」

「你幹是不願做這件事嗎？」楊雄有點不快意。

石秀先把酒喝了，用手在桌子上劃圈子，腦子裏想了又想，看看天井裏的牛毛雨還是飄着，他又看着楊雄，說道：

「二哥，你來時沒有帶雨具嗎？身上有些濕呢！」

「我的心事緊，忘了。」

「你先喝碗酒吧！讓我替你想個萬全之策。」石秀安慰楊雄。

「好！我就喝這碗酒。三弟你要說出來；否則，我第三碗可不喝啦！」

楊雄把酒喝了，順手拿碗向石秀照一照面，表示：「酒已經進了肚，你把萬全之策說出來吧！」

「二哥」，石秀忽然計從心來，却又停下來。

「怎麼？有計了吧？」楊雄便拿過酒壺來，說：「三弟，你說了，我連敬你三杯，

現在請你先吃那塊大肉。」

「不必，」石秀把眼睛向腦門翻上一翻。接下去很突兀地問：「二哥，你知道那個踢殺羊有姘婦嗎？」

「有的，張保愛這一套。」

「那末，住在那裏呢？你索性說個澈頭澈尾吧！讓我好替你定計。」

「他的姘婦就在東街一間小屋子裏住，姘了還不到一個月呢！那婦人的丈夫是做外路生意的。」

「現在可在家裏？」石秀插問一句。

「纔回來不到兩天呢！」

「街坊都知道他們的姦情嗎？」

「那個不知呢？張保這賊認爲佔了別人的妻是有面子的，到處講着。」楊雄像親耳朵聽見的一樣，一流水地說着。

「那小屋子裏還有別的人住嗎？」

「沒有，祇他夫妻兩個。」

「他這幾天去姦宿沒有？」

「那賊怎敢去呢？」

「他可常在營裏住？」

「常在外邊溜呢！」

「好了，這計定了。」

石秀忽然肯定地說出來，弄得楊雄莫明其妙。

「什麼計呀？」楊雄催着問。

「二哥，你要做些耳朵工作，打聽張保在什麼日子不去營裏住；我便在這天夜裏悄悄地跟你去東街那間小屋子附近，你指點我那一間小屋子住着他們夫妻倆個，你便可先走了。我候到半夜三更，翻進屋子去，把那婦人的丈夫殺了；留着這個婦人。那婦人定不敢叫喊，喊起來我就把她也殺了。到明日事發，當坊里甲報官，必將那婦人帶去公堂；官兒問她，她說強盜殺了她的丈夫。然而官兒不會信她，因為她家中並未失物。官兒要問她家裏走動的人，她一定不肯說；官兒就會用刑，她再不肯說；官兒去問當坊里甲。里甲一定說有個張保在他家裏走動，而且有姦情。官兒聽了這話便要簽提張保。張保上堂定會抵賴；說沒有出營。官兒再派人去查問，營裏的說他隔晚沒有歸營；於是官兒斷定這案子是姦殺，把張保和那婦人重刑拷打；忍不住痛，那婦人必定先招供；婦人口

供一錄，不怕那張保不承認。這不是不着痕跡嗎？張保在獄裏，你好好給他吃，他覺得你不記舊冤，死在九泉之下還感激你呢！到了死期，少不得又是你行刑。那張保綁着給你動手，豈不痛快！」

楊雄聽了這許多話，大叫道：「好計，好計，三弟真是天智星下凡！」

「可是，」石秀又接上去說：「你那晚要住在家裏，三更裏裝着要大便，偷偷地開了後門，好讓我進來。免得驚動老伯他們，將來有什麼疑心。」

「應該這樣做，我那晚準住在家裏得了。」

「可是，你別在那天喝酒啦！我真担心你喝得爛醉會誤事呢！」石秀又叮囑一句。

「別囉嗦了，你定了這條妙計；我奉敬三大碗吧。」

楊雄去拿酒壺，一提到手纔發覺裏面空了，連忙大叫迎兒。這時潘公也從外面進來，一個籃子裏，裝着一些乾牛肉之類。實際上桌子上面的菜肴要比籃子裏的富豐得多，這事確是多餘的。原來楊雄要把潘公調虎離山，好讓他們談些機密之話；碰着潘公又是個吝嗇之輩，所以祇買些乾牛肉來；可喜的那包子倒是白麵做的；而且還冒着熱氣。潘公把它端上桌來。迎兒聽得楊雄叫喚，也把熱酒提上來，楊雄滿滿地斟了一碗，叫石秀喝了，又是一碗，兩碗，石秀都喝了進去。

「三弟確是好酒量啊！」楊雄說。

「我應該還敬二哥三碗呢！」

石秀說着，便去拿酒壺向楊雄碗裏斟，楊雄一不留心，把酒碗翻了，那酒就向桌邊流過去。潘公看了着實捨不得；趕快低下頭去用嘴吸着，還用舌舐着；鬍子上都是些酒，引得在旁的迎兒大笑起來。

潘公說道：「這酒是大米做的，北方不容易得到的呀，枉髒了豈不可惜呢？大米做的東西隨意糟塌，還作孽呢！」

「你要吃儘可多吃，誰來不許你舐桌上的酒呢？」楊雄聽得有些惹惱。

「石秀你說我的話對嗎？」

潘公似乎要石秀撐一撐他的腰；吃着石秀沒有開口。潘公又再說了一遍：

「石秀你說我的話對嗎？你說。」

「老伯的話終是對的！」石秀祇得敷衍他一句。

「迎兒！你站在這裏幹嗎？跟我滾進去燙酒。」

楊雄又在迎兒身上找發洩了；迎兒把舌頭一伸，轉身便走。

石秀請楊雄吃完三碗酒，又敬了潘公一碗，潘公嘻嘻地笑了。

「二哥，你說從今以後要戒酒了；我倒有點不同意呢！酒可以澆愁，也可以助興。我們離鄉背井，在外邊討生活，沒有一天不愁苦；酒一下肚什麼都忘了。而且我們都是好漢，喝酒也是英雄的本色。再說你若有一天要去行刑，也少不得喝些酒助助興。可是，我對於你這樣爛醉誤事却有些擔憂；祇要能喝他個九成賬，也不是件壞事。」

石秀知道楊雄的戒酒，原來是在潘公面前打過門；所以索性和他開脫了，免得他弄成僵局；反使潘公日後見楊雄喝酒，多一句話說。

「三弟不要我戒酒，楊雄就不戒酒；要我少喝酒，自然楊雄從此就不多喝酒了！」楊雄順勢一氣呼應石秀的乖巧。

潘公原は無所爲的。楊雄喝與不喝，似乎和他不相關。在潘公的意思，喝酒如果不化錢，也不妨多喝一點。楊雄喝酒，自己破鈔的時候很少；逢時逢節，還有人送上門來喝；要是聲明從此戒絕了酒，便無人再送節禮來了，潘公也沒有了酒喝；所以他老人家倒不喜歡女婿戒酒。少喝一點酒是萬分贊同的，因為楊雄少喝酒，酒便多留下來；留下來，自然潘公也有份兒；這時，潘公真正附和石秀的主張。然而，他今天還有一件事趁着楊雄在家要解決，所以他對戒酒不戒酒的問題攔在一邊了。他向楊雄提出一個問題來，這問題是石秀在前刻已應允了的。

「我和你三弟已商量妥當了，」潘公對着楊雄說：「我們在家裏坐吃是不了的；你三弟真是一個不愛閑空的人，他要跟我做點買賣的事。」

石秀向潘公看了看，肚子裏明白：「這原是你自己的主意呀，爲什麼說我要做呢？然而，這也不是壞事，讓你去說吧！」

「我很同意，」潘公繼續說下去：「我們要做起一行買賣，想來想去，做買賣是不容易；若是弄得不好，人辛苦了還不算，却要賠了老本。我從前是做宰豬作坊的，你應該也曉得的；自從跟了你，不做這行業，在你家裏享清福，倒也有些不耐煩。我做這行業是保賺錢的；我年輕的時候，養活巧雲和她的媽，都是靠着這行業。」

楊雄聽他遠兜遠轉，心上發急起來，說道：「怎樣做就怎樣做，快些講出來，我還要去衙門裏辦公事呢！」

石秀却拿起一個包子在吃了。

「我不講這許多，怕你不放心。不肯拿錢出來。」潘公聲明他的理由。「你給我十兩八兩銀子，要買水盆，肉砧，刀，以及等等一應物品，揀一間靠近水井的房子做作坊，欄豬圈。宰了豬在門前賣，我們的門前又靠着大街，是個好買賣地方。我當刀，你三弟管賬，請一個夥計宰豬，這買賣是一定會發財的！」

「得了，得了，我準給你十兩銀子做本錢，你和三弟要怎樣做便怎樣做就是了；別再講下去啦！」楊雄很討厭這短話長說的絮絮叨叨。就把話轉向石秀：「三弟你怎麼不喝酒了嗎？」

「我肚子餓得緊呢！」石秀答。

「那末，你什麼時候拿銀子給我呢？」又是潘公的說話。

「明天！」

「明天的上午還是下午呢？」潘公敲釘轉腳的問。

「太囉嗦了！」楊雄有些發怒了。

「最好是明天的上午。」

「二哥準會給你的，明天上午就上午得啦！」石秀代楊雄說了。

於是潘公不再開口了，他們三人便開始大嚼包子和肉，楊雄還捨不得酒，石秀提醒他午後還有重要公事。因此，他今天算沒有喝得大醉。他們吃着包子，吃着大肉；不一刻，那桌上杯盤狼籍；他們都吃得大飽。石秀看看天井裏，已沒有了雨，似乎天氣轉好了；便向楊雄道：

「二哥，可以回衙幹公事了！」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蕪州城裏鬧出一件轟動的姦殺案子；踢殺羊張保和淫婦都被判處死刑。在行刑的那天，姦夫淫婦還被遊街示衆。張保一路大喊冤枉。楊雄對他說：

「朋友，放漂亮些吧！砍頭便砍頭，叫什麼呢？媽的過了十八年不又是一條好漢嗎？」

張保恍然大悟地點點頭，硬着頭皮向小牢子們要了一斤高粱酒吃，於是便唱出一支歌來。百姓們擁在後面叫好；也都說知府大人是青天大老爺，審得明，判得清；死鬼在九泉之下也可瞑目了。

四

楊雄自從除了心腹之患後，心中十分歡喜；以爲從此可以獨霸蕪州了。因此，每天都吃得大醉，也不去家裏住。石秀因爲有事在手中做，過日子也不像以前那樣寂寞了。日子真快，一轉眼間已經到了明年的春天，潘巧雲在房裏極爲納悶，向鏡子裏照照自己的芳容，好像老去了很多。春天，原是好鳥枝頭歌唱的時候，一聲聲清脆悅耳的聲音，把潘巧雲的心緒叫得不甯靜起來了。

「迎兒，外面柳枝上是什麼鳥兒在叫，怪好聽的！」

「喔！是黃鶯兒呀！怎麼你連個黃鶯兒都不知道嗎？太太你真不及小姪頭懂事呢！」
「迎兒的答話。」

「迎兒你去看看那隻可愛的黃鶯兒在叫些什麼呢？」

迎兒出去了又匆匆地進來，對着潘巧雲說：

「一隻黃鶯兒自己獨個兒藏在那枝柳條裏叫呢！不知快樂些什麼叫得這樣有勁地。真是個無知的小鳥，獨個兒也會這樣有勁地叫。」

迎兒說完，把嘴嗽了一嗽，隨即把袖子往鼻子上一抹，祇聽她的鼻子裏發出了細小的聲音。

「怪沒用的醜嫗頭，長得也不算小了，鼻涕還捨不得哼了它。」

「聽太太的話，我便哼了它。」

迎兒說完把鼻涕哼的一聲捏在手裏丟在屋角落裏去了。又轉身應着外面潘公叫喚的聲音退出房去。

潘巧雲獨個兒在房裏，一會兒在遐想，一會兒又拿出了鏡子照照自己的面容。再一刻就去懶在床上，閉着眼睛，突然想起死去的丈夫，這樣柔順，這樣慰貼；好像就在自

己的身邊；然而，那牀上是毫無溫暖可言。她又睜開眼，站起來在房中下意識地走着；屋外的黃鶯兒仍舊叫得那樣出神。她想：

「春天到了，外面該有很好的景色，鳥語花香，多麼使人陶醉！假使我以前的丈夫在世，他一定伴了我去踏青，他一定對我說許多故事，他一定挽着我穿過花徑，找尋那雙雙的蝴蝶；現在他無聲無息躺在地下，我卻被拋落在沒有春天的氣氛中，這是多麼悲慘的遭遇呵！」

她想到這裏，心頭酸了，淚珠便掉下來啦！她用袖子不斷地拭着，把袖子也都弄濕了。

「人世間最沒有比我傷心的了。」她嗚咽地說：「媽媽死得太早了，爸爸爲了生活顧不了我；這個丈夫終日爛醉如泥，討好上司，連一個家都不要了。爲了自己在官場裏鬼混，就可犧牲他的妻子，就可把妻子永遠和溫暖隔離。一個酒徒，他是無法瞭解我的需要，他也無法使他的家庭可以歡樂；一個熱中利祿之徒，他永遠不能安慰他的妻子，他也永遠不知閨房的樂趣；我的爸爸把我錯嫁了人，埋葬了我的青春……」

她不能再獨白下去，她祇怨自己的命，她也除了怨自己的命之外，更沒有別的方法來解釋這個遭遇。

她，自從再醮了楊雄之後，面部上就失去了歡笑。然而潘巧雲是美麗的婦人，即使在憂愁鬱抑的情緒中，也會逗人愛憐的。

在潘巧雲沒有出嫁以前，她原有一個戀人叫裴如海的，是開絨線舖的小官人，他們結義做兄妹，比她大上兩歲，他們雖然情感極好，也打得火熱一般；然而礙着羞恥不敢對潘公開口，潘公也不曉得自己的女兒和裴如海已超出了義兄義妹的常軌，還把裴如海當着乾兒子看待。自從由潘公作主把巧雲嫁給那個衙門裏的小吏之後，裴如海一氣之下就去報恩寺裏皈依三寶，出家做和尚，潘巧雲因為丈夫待她好，倒也對裴如海慢慢地淡忘了，等到這個體貼入微的好丈夫死了之後，再嫁楊雄，過着活守寡的日子，自然她懷念起舊情人裴如海來了。然而，她並不奢望，因為她知道裴如海已出了家看破紅塵，決不會回憶舊情；而且自己又是再醮之婦，不能和男人多作往來，萬一落在楊雄的手裏，不是好玩的。然而，她的主觀上雖這樣想，她被寂寞的客觀環境所驅策，又不能不追念到裴如海過去一段的戀情。她覺得和裴如海的相處，比她的前夫還要好；假便和裴如海相處，一定增加更多樂趣。她想起了裴如海，淚也乾了。

她又走進了另一個境地，她凝思，她呆立，她似乎看見裴如海笑容可掬地立在她的面前，她忽然看見裴如海擁抱了她，叫她一聲：「好妹妹……」然而，她却清醒過來，

知道裴如海已出了家，不可能爲了她拋棄四大皆空的宏願；而且即使裴如海還俗，而自已是劊子手的妻子，也不可能脫離魔掌，她想到這裏異常失望，覺得這一生是沒有希望的。她又去拿出鏡子來照，嘆道：

「太枉屈了這一生！」

她坐立不安起來，她企圖安排一條妙策和裴如海見一面。

「即使沒有希望，見一面也是好的。」她想。

她左思右想，終於被她想出一個辦法來了。

「今天是三月十三日，後天就是我前夫的二週年忌辰，趁這個機會到報恩寺去把和尚請來唸經，自然裴如海也會同來；那時我就會着了他，這是最不落痕跡的。」

她這樣思量，便走出房去，恰巧迎兒進來，巧雲趕快問道：

「公公有沒有在外面？」

「這時當然在那裏砍肉呢！」迎兒回話。

「你跟我看公公去！」

迎兒隨着巧雲出來，來到門首，潘公背朝裏，面對外正和一個顧客在那裏計較價錢，那石秀穿着一身新衣服坐在賬檯上盤算着。巧雲走上一步，開口道：

「叔叔萬福！」

石秀回頭一看，是巧雲迎見在後面，趕快站起來施禮，說道：

「嫂嫂你好，你從來不到門首來的，今天緣何出來？有事吧？」

「我來找爸爸說話的。」

潘巧雲說着，在石秀身上打量一番，見他裏外做了新的衣服，心上不覺喜悅萬分，因爲開了店之後，聽說很賺了幾個錢，這賣買確實不差，連叔叔石秀的身上也都披了新衣，這不是一件喜事嗎？她於是脫口而出：

「叔叔，我們的生意真不差，你看你都做着新衣穿哩！」

這話一說，把石秀可呆住了。石秀這人，素來多疑，也聽不得人家不相干的話；他認爲巧雲在那裏諷刺他，甚至懷疑巧雲疑心他從中作弊，因此，心上老大不高興，把眉毛向上一抬，對着巧雲說道：

「嫂嫂，我和二哥雖然不是親骨肉，但是我姓石的懂得一點義氣，若是要在二哥頭上盤算也算不了好漢；我姓石的一生就是硬到底，所以願意挑擔賣柴，不喜在人家府上討活；要不是二哥叫我做新衣，誰願意做呢？我若是夾了弊，偷些銀子作自己化用，就得天誅地滅，我也枉空在江湖上跑了。你嫂嫂這樣不諒解人，我便從今天起不管賬了，

你……說得太欺人啦！」

不料巧雲說了一句，引起了石秀一場牢騷，倒把巧雲無從插話，面上也飛了紅雲，從面頰上紅到耳邊根。那潘公也不和主顧計較，回頭來對着石秀想勸解，但又不知巧雲說什麼話得罪了石秀；迎兒不懂事，自然更莫名其妙了。那買肉的人聚着很多，都在竊竊私話。巧雲真想哭起來，回過身子直往裏面去。石秀還是口口聲聲賭神罰咒，立即不幹這勾當。潘公忍不住開口了：

「石叔叔你究竟爲了什麼事這樣發怒呢？女兒不懂事，別和他認真，就算老漢錯了，看在我壻楊雄面上，也罷了吧！」

他很可憐的樣子，手中的屠刀也有些發抖。

大街上的人聽了一言半語，都說：

「女人家都氣量小，不懂事，好好冤枉人。賊難冤，屎難吃；親骨肉也受不了，何況是義兄弟呢？女人不是好東西，女人真正不是好東西哪！」

石秀看到潘公和他賠不是，心頭之火稍些平了一點，不過老是不舒服，見買肉的人多，要做好生意買賣，仍舊坐了下去，想道：

「等哥哥回來，我和他說明了，還是賣我的柴去。」

時候已落了市，潘公收了舖子，石秀也歸了賬，各去歇息。過了一些時，潘公想起了方纔之事，便去巧雲房中間個根由；一進門，祇見巧雲伏在梳妝台上吃吃地哭，旁邊迎兒沒精打彩地倚着檯角，手足無所措。潘公看到女兒哭，自己也覺得難過，問道：

「巧雲，你幹嗎得罪石叔叔？」

巧雲聽得是爸爸的聲音，索性立起來抱住了潘公放聲大哭。潘公公把頭點點，右手撫摸巧雲的頭髮，也禁不住流下老淚來，說道：

「你有什麼委屈，儘可和我講，哭着我也傷心呢！你媽媽死了之後，你雖然年小，長到那末大，我也捨不得罵你，你講，你講！」

巧雲還是哭個不休。潘公問迎兒，迎兒啾啾嘴把方纔潘巧雲對石秀講的兩句話說了。潘公會意，便勸說：

「這事也怪不得他，人家不是親骨肉，你說這話雖無意，在別人聽來自然有心了，以後少和他答話就得了，哭有什麼用呢？你爸爸年邁了，就祇有你一個女兒養老送終，若是把身子哭壞了，叫我老老怎麼辦呢？別哭吧！」

巧雲聽了潘公這話，祇得硬着頭皮不哭。把袖子拭乾了淚珠，紅紅的眼睛向潘公看看，發覺他的頭髮鬍子都已花白了，心上又起了很多感觸。

「唉！生什麼兒子，像了楊雄也不是好東西。」

巧雲這樣想：沒有出口，她祇是嗚咽地吃吃地不能說出別的話。那黑黑的小房裏像死了人的，那樣淒厲。經過一段時間的靜寂，巧雲忽然想起了方纔爲什麼要去門首的原因，便仍低着頭向潘公道：

「爸爸，我想起了後天是他的二週年忌辰，要做個年祭，請報恩寺的和尙來家中唸經，爸爸你去請，你今日就去請好嗎？」

「好，爸爸和你去。」

他們已經換了一個心境，不像前一刻的悲悽了。然而在潘公的話完了不多時，似乎聽得石秀和楊雄的脚步聲向裏面進來。這是頗突兀的，因爲楊雄在在白天是極難得回家的，除非有重要事故。

在脚步聲之後，又聽得楊雄的聲音：

「我去做她，三弟別生氣，也別想回去；我們雖不同生，也願同死；媽的，女人算什麼東西！是娼妓，是賤貨，我去做她，三弟別生氣，看在我的面上，也得留下來，要不然；走就一同走……」。

脚步聲越走越近，暴力的威脅也越逼越近；巧雲聽到楊雄的說話異常恐怖，她像被

宰割的羔羊；她像卵翼在母雞翅下的小雞，那蒼鷹盤旋在天空，已向地面撲下來了。那小房裏的空氣由淒厲而變成了恐怖，他們不能知道是一個什麼禍害會立刻加到他們的身上，巧雲硬着頭皮等待着。

楊雄走進房；石秀在房外，不開口。楊雄像行刑的劊子手，石秀便像看殺人的傢伙，眼看在不多時以前用說話諷刺他的仇人，立刻受到打擊，他的仇恨也立刻可以報復。楊雄手脚矯捷，不問情由對着巧雲就是一掌過去，巧雲慘叫一聲躲過了，這一掌便中在潘公的肩上，潘公忍不住，往後退一步，倒下了。巧雲像脫了魔掌的倖運者；然而另一個魔力又立刻發現，楊雄再起一掌；巧雲想往床下鑽，來不及了，正打面頰上，馬上起了五個指印，紅了五條；也倒下了。楊雄縱身過去，騎在巧雲的背上，左手扭住頭髮，右手揮拳，對準巧雲的背上亂打；巧雲呼救，祇是不肯討饒，潘公瞪着眼珠，但是起不來身，苦苦地哀求，楊雄那裏肯？石秀冷看，恐怕打出人命，發起善心來了：

「二哥，別再打了，再打要打出人命來啦。」

楊雄住了手，立起來似乎還不愜意，又恨恨地向巧雲的屁股上一脚，出房去和石秀嘍嘍咕咕地走了。

巧雲神志迷迷糊糊地，不知剛纔做着什麼一個惡夢；現在，祇聽得隱隱約約地楊雄

和石秀在門外的笑聲。

她怨，她恨，她痛；可是她沒有辦法可想。

迎兒見楊雄已走，纔敢扶巧雲上床去躺著，潘公撐起腰，抖抖地挨向床去。巧雲看見潘公，衝起來抱住他的頭，又大哭起來。然而，她的全身發痛，支持不住，又倒下去了。披著頭髮，嘴角邊流著血，臉上泥和淚混在一起，一條條的淚行更加分明了。

今天，她的心頭又加添一層仇恨。

五

前天：挨打，受辱。哭泣。

昨天：四肢痛苦，全身麻木；精神沉悶；沒有生意，企圖尋死。

今天，是三月十三日；是一個懂得溫暖的好丈夫的二週年忌辰，要等候報恩寺的和尙來唸經。潘巧雲過着難受的日子，領略楊雄的兇暴；這兩天來越想念前夫了。她一想到前夫，鼻子就酸起來，胸前也塞住了，她想偷偷地跑去一個空曠的地方，放聲哭一場；她認為大哭一場，容許心頭會舒適一點，容許會忘掉了痛苦，容許會得到意外的希望。然而，潘巧雲連赴空曠的地方大哭的權利都被剝奪了，她也沒有這樣的勇氣。她明白

自己單獨出門的行動會遭受到社會的不諒，也甚至會招來楊雄的打罵，她因此把許多鬱抑祇可累積在心頭了。

她今天終算有一線安慰，報恩寺的和尙會來家裏唸經。她盼望和尙中間有着她的舊情人裴如海，由於她的怨恨不能對死去的前夫訴說；更不能向年老的爸爸吐出她內心的哀痛，這樣非但對自己沒有慰藉，而且增加了老年人的夢愁；那迎兒，太不懂事了，講給她聽也是徒然的。世人雖然這樣多，沒有一個知心的人，沒有一個人能解除她的痛苦，更沒有人能替她開脫枷鎖，她因此想：

「今天裴如海來，我將是唯一的訴苦的對象。」

天，慢慢地掛下黑幕，雖是三月的天氣，北國裏仍是春寒料峭的。潘巧雲穿件黑色短襖，月青裙子，恐惹了楊雄的忌，不敢戴重孝，淡妝輕抹，髮際僅撮一朵小白綢花兒，在房中候着。

僧衆們挑着經担，來到楊雄家裏，鋪設壇場，擺放佛像供器，都十分莊嚴精緻。鼓鈸鐘磬，香花燈燭一一齊備，那廚下並安排着素齋。潘公前後忙個不停，石秀也自來幫襯。潘公忽向小沙彌問道：

「今天怎麼不見海師父來？」

「他去買些東西就來，交代我們先在這裏鋪設壇場的。」

一個癩痢頭和尚回答；嘴裏說着，一隻右手在那顆光頭上抓了兩把，把肩胛一鬆，像滿心適意的樣子。

「喔，喔，」潘公捋一捋鬍子。

僧衆們仍舊忙他們自己的工作，石秀在一旁冷看，默默地不作一聲。

不多一刻，一個年輕的和尙來了，後面跟着一個香伙挑着兩個盒子。那年輕的和尙約摸二十來歲光景，披着一襲黑袈裟，白護領，黃芒鞋，白細布長襪，都是簇新的，看上去還落不到一次水。頭上剃得那樣潔淨，青青的髮根印在頭皮上，一塵不染地拱托出九個小圓形的香洞，整齊地排列着，像一幅圖案畫。他的面貌異常清秀，兩道烏黑的長眉覆在似乎失去了青春之火的眼睛上；缺少營養的肉色，有點蒼白，但也不致減弱他的皎潔的線條。——這便是海圓象，是三年以前潘巧雲的情人，那時他的姓名叫裴如海，現在他的法名叫海公。自從潘巧雲嫁了衙門裏的小吏之後，他便拋棄了小官人的地位，拋棄了溫暖的家庭生活，隨着爹娘到報恩寺出家了；雖然在不久的時間被他的爹娘發覺他在報恩寺中脫俗，但是沒有方法再挽回他皈依三寶的宏願。

海公在報恩寺裏的日子是過得寂寞而無味的。吃慣魚肉的朋友，一下字去嚼蘿蔔乾

，菜根，那能不討厭呢？又何況是一個初失戀的年青人。寺裏的僧衆，天天一本正經做課誦，誰也不能有一些邪念，誰也不許說一句邪話；平淡而直線地過着日子。雖然，有時也有三三兩兩的少女少婦們扮得如花如玉的去寺裏燒香拜佛，一般年輕的師父背着頂禮膜拜人的屁股，縮縮頭，伸伸舌，有時同道中一隻眼閉一隻眼開裝出鬼臉，垂涎欲滴地像水中月兒可見不可接的作着非非之想；但是，等到女人站起來的時候，他們又把面孔鐵板着表示佛門弟子的「無動於中」。這許多都引起海公無限的感觸。

海公每次懷念巧雲的舊情，不能不作思凡之想；他於是走出頭山門，向着樹木深處去徘徊；有時出了神，恍恍惚惚地忽視了面前的樹幹，猛的一撞把額角上碰出一個青紫塊來，他似乎毫不在意，把手掌向着傷處摸一摸，仍舊踉蹌地無目的地走着，有時竟會把那樹幹當做潘巧雲有意和他開玩笑，嘴裏自言自語道：

「好妹妹，你沒頭沒腦打我一拳做什麼呢？」

忽然清醒過來，就放浪大笑。說道：

「這是魔，我的道還不够呢！被它纏住了！」他說着回寺裏去潛心修養。

他每天五更起身，餓着肚子去做早課；她怨恨守夜的僧人，正在熟睡的時候，囁囁地打起那個空心的木製傢伙，不得不跟着他的聲音披上袈裟去大殿上履行日常不變的

跪拜工作。在最初的幾個月中，他對這種生活感到異常的厭惡。而且寺裏的階級觀念又十分深刻。初進山門的簡直沒有一點地位，處處受到欺侮和凌辱。後來因為他的爹娘送了很多的銀子和食糧來，方丈和尚才對他加以青睞，別的僧人看見方丈和尚如此，自然也都趨奉他了。因此，他在寺裏慢慢地升格了。又因為他能言善辯，相貌也出眾，在第二個年頭上，他便破例地升到了知客師，在報恩寺裏算是異數。

報恩寺在蘄州是座名利，上自知府大老爺，以及遠近巨紳大賈，名門閥秀都是該寺的施主，海公週旋其間，使他悵惘萬分。他做慣了少爺小官人，現在要去陪着笑臉接候別人，自然怪難處理；尤其在寺裏當知客師，要生着一副勢利的面目，懷着貪多不嫌少的矛盾心腸，才能討好權貴大賈的施主；便可藉此博得方丈和尚的歡心，在他的日常生活中，經驗教訓了他學會了「坐，請坐，請上坐」，和「茶，吃茶，吃好茶」的作風。他雖然年紀還輕，不配做老奸巨滑，但是天天應接各色的人，他也澈悟了世故人情，懂得如何應付環境，如何在夾縫裏生活下去。

他做了知客師雖一天到晚忙著應接「生張熟魏」，但是對一往情深的潘巧雲始終無法忘懷。尤其看到和巧雲輪廓類似的女人，他就惦念起巧雲；因此就回想到兩人相戀時的情景；巧雲的一言一語，一舉一動，甚至眉尖眼梢的意態也無不歷歷在目。三年，不

是一個短的日子，叫一個年青人走入空門是多麼殘酷的遭遇呵。他幾次想鼓起勇氣去探望巧雲，一想到：「別人己是有夫之婦。而且自己也成了『四大皆空』的囚徒，不免要被社會非議的；身爲知客師，在僧衆境界除了方丈和尚之外也稱得上位高望重了，以監院的身份還做出不端事來，便不成體統啦。因此，他又心灰意懶了。他更進一層想：「這容許是魔，過了這段魔劫，六根就可清淨，那時成了真果，也不枉這生清苦。」他於是決定再不去想念巧雲，他的感情和理智永遠在矛盾的情勢下衝激，三年來時斷時續地勾起這一縷情絲。

現在，他得到潘公的召喚，又引起他的熱烈的情火，像一池死水一樣，投下巨大的石塊，立刻就起着激盪，整個池水開始波動。海公從昨天起心裏就跳動得很厲害，連三餐的飲食也沒有心思去理會，肚子好像飽飽的，晚上失眠了，通宵沒有合上眼，他覺得很奇怪，女人有這樣的魔力，他唸佛號也無用，眼前祇見潘巧雲。今日一清早起來，裏外外換上新的衣褲，剃了頭，修了面；祇嫌是個光頭。恐怕不能引起巧雲的好感。他揀選上好的佛事裝璜，以及一應梵音，打發僧衆挑去；自己和香伙去大街買禮物，裝盒子，最後到楊家，一進門就遇見潘公，連忙合十，叫道：

「乾爺！好久不見了，一向納福康健！」

其實，昨天潘公纔去報恩寺見過他，他却忘了。好在潘公不注意這許多，所以也沒有因此而發笑。却回答道：

「海師父，你辛苦了！」說完嘻開了嘴走近一步。

「乾爺，別叫我師父呀，我是你的乾兒子呢！」

「不，不，從前是乾兒子，現在你是師父啦！」潘公照例地說完了話，掙一掙自己的稀鬍子。

「昨天你在寺裏不是仍舊高興認我做乾兒子的嗎？今天特地買了點粗貨來和你上壽。」

海公說着把手一揮，後面的香伙趕快把禮品盒子送到潘公面前。

「又要你破鈔啦！我怎好意思常常收你的東西呢？看上去你仍舊帶回去吧！」

潘公一邊說，一邊便去開那盒子，見裏面盛的都是些南方珍品，蠟黃的大桂圓，赤烏的大棗子；另外一個盒子裏却是時式的細點。潘公看了情不自禁，揀個大棗子往嘴裏塞，說道：

「怎麼可以常吃你的東西呢？這樣大的烏棗子，從來也沒有看見過。你帶了回去吧？我不好意思常常收你的東西的呀，又叫你破鈔了。」

潘公的牙齒已經不大聽他的指揮，嚼得很費力的，鬍子蹺上蹺下地動着。石秀在旁冷看，一貫地默默不作一聲。

那邊的僧衆們圍攏來叫海師父，又走開了各去理直自己被指派的事務。

「那裏話，乾爺收下了吧！這是做乾兒子的一片心。」

「不，不，不好意思的，下次再不能送禮來啦，送來我也不收的了。」

潘公接過這禮品，心中說不出的高興。

「乾爺，」海公急須要知道的人，向潘公提出了：「乾妹在什麼地方呢？三個整年不見了！」

「喔，我倒忘了，在裏面吶！我去叫他出來。」

潘公提着盒子轉身往裏面去了。潘公去後，場面便謐靜下來，祇聽得僧衆們搬動木箱和裝置經境的聲音。那海公的心房開始劇烈的跳動着，面頰上也有點火辣辣的，整個耳朵像染着紅色似的，手足更不知怎樣安排，一忽兒用手輕輕地拉拉護領，一忽兒把袖子拂着芒鞋。他想：

「如果巧雲出來，我第一句該和她講什麼呢？我一定把我三年來的積鬱都傾吐出來，我將她熱烈的抱着……這許多人在這裏，我怎麼可以有這樣放浪的行動呢？何況我

是出家的和尚，她是有夫之婦，豈不自尋沒趣？」

複雜紊亂的思緒擾亂了他整個的精神領域，他不知怎樣來處理這次晤面時的一切會話和態度，他有點茫茫然不知所措。他看見一個彪形大漢在他身邊一閃，走過去了。他想：

「這是什麼人？楊雄家裏有個弟弟嗎？」

在石秀走出門去的不久，潘巧雲出來了，似笑非笑地帶着一副尷尬面孔。海公馬上迎上來，叫道：

「好……」他頓了一頓，覺得失了言，立刻轉變：「……的，師妹！」

「你就是如海哥哥嗎？」巧雲說完，把頭低下去了。

「你臉上怎麼有手指印呢？可是楊節級和你打情失了手？」

海公這一句不料刺痛了巧雲的心。

「不，不」忽然巧雲一轉身往裏面走。

海公想跟進去，覺得不方便，呆住了；看那嫋嫋的背影消失之後，纔悵悵地來到佛堂前；他想不出所以然來。他唯一的想法，認為：

「巧雲害羞，所以跑了。然而也不應該這樣，究竟是三年不見的舊情人，也該多講

幾句話，不能說了兩個不字就負氣地走了。」

海公，真惶惑極了。

巧雲走不到兩步，忍不住淚珠又向下流。走進房一屁股坐下，便泣不成聲。迎兒在旁轉呀轉呀地摸不着頭腦。她想：

「太太見着和尚講不上兩句話，就哭了進來，這算什麼一回事呢？」

「太太！你是不是受那和尚的欺侮呀，怎的那個小賊忝敢這樣無禮？等到大爺回家，告訴了他，少不得叫和尚挨打陪罪。」迎兒天真地說。

「你不懂事，出去幫公公做事吧！」

巧雲收住淚，吩咐迎兒，迎兒轉屁股就走。

巧雲一個人在屋裏，悵惘極了，她思量：

「我爲什麼不和如海多講幾句話呢？他一定見怪我太無情，實在我也有心要會他，祇是被他提起臉上的指印，我怎麼忍得住呢？和他說了定被他嗤笑，嫁了這等樣的粗鄙男人；要是不說，這臉上的指印真的由於打情而失了手嗎？我實在不能不離開這場合。」

然而我也未免走得太突兀了，實際上他是我三年前最知心的情人，他能瞭解我，也能愛憐我，我儘可和他說出原因來！他一定不會嗤笑我，或者我在他的說話中，能得到一點

安慰；我不該走，走得太沒有意義了。我和他有這個機會是不容易的，三年來僅有的機會呵！我有了這末一腔怨憤像一塊石頭壓住了我的心，使我透不過氣來；今日正可一吐為快，然而竟被羞恥兩字驅走了這個機會。」

她把手腕撐住了下顎，斜倚在梳妝檯上，繼續沒有系統地想下去：

「如海哥哥，你的臉色好像沒有以前那樣有血氣，大約這三年來做和尚太寂寞了，或者太辛苦了。他爲什麼要去和和尚呢？不好好在家過點溫暖的生活？而且也該是娶親的年歲了，不成家立業，倒去走入空門，真令人不解。他三年前不是說有他的遠大抱負嗎？難道做和尚便是遠大的抱負嗎？西天是個遙遠的地方，真的死了會去極樂世界嗎？他似乎變得太快了。爲了我的嫁人嗎？然而男人也沒有這樣癡，捨了我就沒有別的女人了嗎？不可以去娶另外一個女人嗎？女人正多着呢！尤其像我這樣平凡的女人。若是真的爲了我：那，我可太辜負他了；然而，我有什麼辦法呢？這是爸爸之命。我能違抗他的嗎？我不怕別人唾罵嗎？而且，我想如海是個聰明人，決不會爲了我而犧牲他的家庭，他的年紀還輕吶！既是年紀輕輕的，爲什麼又會看破紅塵呢？和尚有什麼好呢？我實在不明白，恐怕他是被報恩寺裏的老和尚騙去的。」

她愈想愈不明白；她的思緒又轉變了一個方向。

「我嫁的男人倒不錯，可是他死了；好人是不能在世的。你看，楊雄，殺人眨眼，我的爸爸瞎了眼睛把我嫁給他，害了我這一生，苦了我這一生。……我怎麼可以罵爸爸呢？這是命運呀！是不可挽回的。否則，好的丈夫怎麼會死去呢？假使楊雄也能死去的話，我倒好跟如海哥哥了。」

她的臉上突然起了紅暈，心房蕩地一盪。

「想得太不合理了，我怎麼可以一嫁再嫁呢？又何況如海哥哥是個出家人；出家人是不近女色的了，我不應該這樣想法；這樣，豈不惱了佛菩薩？死了永不得超生。……楊雄，楊雄，我真恨你，你不該這樣糟蹋我……」

她又想到楊雄身上去，她的精神疲倦起來；因為她昨夜也失了眠，昏沉沉地把兩隻手臂交叉在檯上，迷迷糊糊地睡去。

「楊雄，我真恨你呀，你不該這樣糟蹋我，你怎麼又打我呢？」

她在夢中忽然狂喊起來，把頭向上昂，又伏下去睡着了，發出了輕微的鼾聲。

外面已做起道場來。

那場面是很緊湊的，黃幔上繡着金色的八仙圖，搭起三層的桌子，桌圍和椅披都是花團錦簇的緞子，屋子裏頓時改了舊觀，堂皇不足，華麗有餘。金黃色的小佛，陳設在

裝置着法門的桌上，精緻穆靜。還有那些供菓，梨啦，蘋果啦，雖則不是應時的新鮮東西，也還黃蠟蠟的，血紅和翠綠的，真够耀目。檀煙繚繞，滿屋生香；宛如個三寶世界。僧衆們打動鼓鈸，吹起笙笛，一面發牒請佛，一面獻齋歌讚，做着追荐巧雲前夫早生天界的功德。那海和尚和另一個闍黎，搖動鈴杵，唸誦經典；朗朗的音調，聲聲悅耳。祇是他的精神恍恍惚惚，口不應心。

不多一刻，已是晚齋時候，大家吃了齋飯，閉着休息。海公心上終是納悶，反覆的思量：

「巧雲當真不出來了嗎？晚上看他要不要來證盟？我倒要問她一個究竟呢！」

迎兒把晚齋端進房去，看見巧雲伏在梳妝檯上打盹，已是呼呼入睡，便把手去扭醒她，叫她吃齋；巧雲伸了一個懶腰，用手把眼睛揉一揉，下意識地看看迎兒，把頭搖搖，說道：

「我吃不下去，你端去吧！」

「太太，你昨天也沒有吃什麼，今天再不吃，不怕餓癱肚子嗎？胡亂吃一點吧！餓出病來又是自己吃苦的。」迎兒像很懂事理的勸着巧雲。

「我吃不下去呀！肚子裏飽飽的不想吃，你自己端出去吃吧；不然就在這裏吃，免

得端出端進冷了，吃得不舒服。」巧雲很體貼地說。

巧雲覺得有點春寒料峭，便立起身來。其實巧雲兩日來沒有好好的進飲食，精神萎頓，又因為打盹初醒，所以感到寒冷；否則即是北國季節，到了三月中旬，也不致會失去溫暖的。

「那末，太太，你兩天沒有睡得好，我扶你床上去睡吧！」

迎兒放下手裏的東西，去扶巧雲。

「我自己上床得啦，你吃你的吧！」

巧雲邊說邊走，向床上躺去，蒙被和衣而睡，迎兒拿了碗盤出房，把門輕輕拉上，自去料理。

巧雲好一刻也睡去了。

前造的追薦經懺，依舊照着刻板的程序做去，已到戌刻，快臨證盟階段，和尚的經事停了。海公對潘公道：

「快要證盟了，請乾爺去叫乾妹出來吧！」

潘公隨即進去，推開了房門入內叫巧雲，看她睡得正熟；便叫道：

「巧雲快起來吧！已是黃昏了，前面等着你去證盟呢！」

巧雲聽得是爸爸的聲音，醒過來，翻了一個身；迎兒已經進來替她點着了燈盞；巧雲起床。潘公又複述一遍道：

「快梳洗梳洗，去前面證盟，時間已不早了。」

說着退出房門去。

巧雲下床後，先由迎兒打盆水來洗了臉，喬素梳妝，又換了套潔淨平伏的衣裙，來到道場，祇見燈燭輝煌，海公高坐法壇上，搖着鈴杵，唱動真言，說道：

「請道薦人到法壇前證盟。」

巧雲聽着這聲音又看見這等情形，心中交織着不少憂愁，想起亡夫，不覺酸楚，淚珠就要流下；一見海和尚，想起了三年前的往情，不覺震動，芳心不安。在這一死一生之間，又把思緒往楊雄身上一轉，不僅悻悻然，而且感到有點恐懼，因為對方畢竟是個不講情理的傢伙。她把眼睛往法壇上看看，正和海公的眼鋒相遇，把頭一低，立刻紅了兩塊面頰，心上忐忑地跳着。一步一步地走近法壇，對着香爐，在旁邊取了三炷線香，燒起素燭，再把線香點着，然後跪下默禱：

「禱祝我命苦的丈夫，早生天界，永住在極樂世界裏。保佑我的爸爸身體康健，永無疾病，永無痛苦。幫助我趕快脫離苦海，勿再受楊雄他們的怨氣。更幫助我……」

她默禱到這裏，忽然不再繼續下去了，她以為再禱祝下去也是空的，這個無法希望的遠景，是不易捉摸的一個海市蜃樓，所以她不再往後想下去；她再想下去知道非但得不到安慰，而且相反地會得到悲哀，所以她停止她的禱祝，用右手在拜墊上一撐，把身子站立起來。

海公的眼珠隨着她的身子慢慢地跟上去。

他們的眼鋒又接觸了，使巧雲的心頭再度起了一陣震動，她想：

「爲什麼我又回到三年前的時代呢？爲什麼他仍舊這樣含情脈脈呢？難道走入了空門的他，割不斷這一縷情絲嗎？」

巧雲有些不解，在她的想像中，經過這三年的遙長日子，應該忘了過去的一切，而何況裴如海已經脫俗，再不許有兒女孳情的了；但是今日的情形越出了她意料之外。雖然她未始沒有想過裴如海會死灰復燃，却也不過想想而已，決不會真有此事的。像今日的情形看來，裴如海的熱情流露，比她更爲顯著，這就不得不使她認爲驚異了。隨着內心的各種問題的轉移，她顯得有些不自然，尤其表現在她的眉宇之間；她默默的站着有些發怔的樣子。

證盟一過，僧衆們的功課也停了下來，海公從法壇上走下來，快速地跑到巧雲的面

前，輕輕地叫道：

「好妹妹，爲什麼我問你一句話，你就轉身走了，叫我好久放不下心去。」

巧雲把頭一低，想道：「怎麼你仍舊叫我好妹妹呢？這是三年前的稱呼，那時你我正熱戀着，我沒有嫁人，你也沒有做和尚。現在我已是別人的妻，不僅這樣，而且已是第二嫁了，你也是佛門弟子，不應該再有這樣的稱呼啦！況且這樣的稱呼被別人聽見了，也不成體統的。」

她想到這裏便要把這點意見來和海公提出，然而她却失去了勇氣，她好像沒有這樣權利可以向對方提出，她祇能默認下去，甚至她的精神被軟化了，她認爲：「本來他是叫慣我好妹妹的。」

「這三年來，」海公繼續說下去：「我爲你寂寞了我的生活。你呢？應該是過着快樂和溫暖的日子吧！」

她仍舊沒有開口，然而她的神情頗爲抱憾似的，因爲她實在很內疚的。

「你怎麼不開口呢？大約很生氣我的問話吧！」

海公覺得自己失言了，不應該把話題朝着這個方向，然而他想：「我除了說這兩句話以外，還有什麼話可以說呢？」

「不，不，你沒有失言，是我想不出什麼答話來呀……我應該，……」
在她鼓起勇氣想一口氣講下去的時候，忽然石秀在他們身旁出現了，駭得海公一跳，巧雲趕快介紹：

「這是我的叔叔，這是海和尚，是個好和尚呢！」

「喔，是叔叔，小僧失敬了；施主是楊節級的第幾個弟弟呢？大號是……」

「問我嗎？」石秀說。

「是的，施主。」海公像被攝住了神。

「我，拚命三郎石秀，生在金陵，長在江湖，因為性子不好，愛管閒事，打死了人纔跑到北方來的。」

說完，逕向外邊跑了。

這個突如其來的插曲，把海公和巧雲的情緒起了突變，使他們的談話無法再繼續下去。海公意識自己的說話定被石秀聽去了；他很懊喪，為什麼前一刻講出這等不倫不類的話句，如果因此而鬧出了岔子，使巧雲難堪，那自己就成了罪人。

巧雲又一次受到了石秀的侮辱，心頭像受着刺一樣，不可言表，她含着悲憤往裏面去了。

這裏的海公也把追薦之事，草草圓滿，囑僧衆卸下裝璜及一應物品，挑的挑，拿的拿，往報恩寺去了。

他們踏着歸去之路，正是星斗滿天，夜行僧脚步是飛快的，祇有海公提不出神來，落在後面很遠。他覺得今夜的脚步特別沉重，心頭也像鉛塊壓住似的，呼吸不十分暢快；閃爍着的星星，對他誇耀它的明亮，使他更爲慚愧。他想：

「與其做了萬物之靈的人，倒不如做着沒有靈感的星，免得很多煩惱，你看，它多麼無憂無慮呵！祇有我，向着痛苦的圈子裏鑽，不知什麼時候纔能勾消這筆孽賬？」

他愈想愈不能解脫，步子也愈走愈慢啦；到快要近報恩寺的時候，已曙光初發，殘星漸落，附近的村鷄也都鳴晨了，那金黃色的太陽隨着鷄聲上升。他感慨萬千，不覺口裏吟出一聯詩句：

「曉日升鷄口，殘星落海邊。」

六

這天，是三月十四日；巧雲因爲昨天和海公的會晤，覺得很不愉快；她很想和他再會一次面。她認爲裴如海雖然三年不見，還像過去一樣，不因爲自己做了和尚，情人做

了別人的妻就降低了他的熱情，這是使她出乎意料的，所以她極想和他作再度的會面，也把自己三年來的情形對他傾吐；可是她想來想去想不出一個會面的理由來。若是叫裴如海到家裏來，那石秀不是好弄的傢伙，萬一被他看出破綻，告知丈夫，這是一件天大的禍事。她自己去那裏吧，恐怕寺裏也不是談話的地方；她躊躇着沒有善策，然而她畢竟還是採着這條「移樽就教」的路。她忽然想着一個理由可以去得報恩寺，她於是叫迎兒去請爸爸到房裏來。潘公來到房裏，說道：

「你有什麼事叫我來呀？我在外面正忙着做買賣呢！這時不是閒談的時候，有事不好在下市後再說嗎？少做一筆生意，就少賺一筆錢，而且顧客也很不高興的。」

「爸爸，你忙着做買賣，但是女兒的媽媽也有一件重要的事，是不能等待日子的。我一時慌了，到忘了你在應付顧客呢！因為明天是三月十五日，前些日子我會替媽媽許了血盆的願，要在這天還，我想請爸爸去報恩寺中對和尚說，明天我要去燒香還願，爸爸在下市之後，不一定要去別的地方收豬，見不了面，所以趁着你在門前，女兒請你進來商量！本來應該我出去也不妨，祇是石叔叔的嘴臉不好看，我怕再受他的氣，吃不過，所以急着來請你。」巧雲繁複地申述她的理由。

「你又要還願了，這個年頭銀子是難賺的，東西也貴了不少，少不得要一筆錢。楊

雄不歡喜我們，他不會一次二次拿錢出來，我又沒有積蓄，那裏來的錢送與和尚呢？」

潘公爲了錢，雖然是死去的事，也表示很淡然。他說着露出一副頗爲尷尬的臉色，他用手摸摸鬍子搖搖頭，還嘆了一口氣。

「這，」巧雲像有思索似的：「我想是不難解決的，海公是你的乾兒子，是我的乾哥哥；他爲了他的乾娘的事，也不見得會拿你窮乾爸爸的錢吧！」

她很有些自慚，在再後一句話，說得那樣輕微無力，因爲這是一個不光榮的做法。

「喔，我却沒有設想到呢！還是你的聰明。那末，我去辦。」

潘公未及說完，臉色已放出了笑容。潘公從來就是這個作風，不要化錢，什麼事都可以辦；若是別人有點小利給他，他又什麼事都可以承允下來，他很高興這種主張；在他的想像中，明日的事容許不要化錢，或者還能撈進一點，至少，這一天的午齋就要和尚破鈔了。

「爸爸，你去辦，別忘了帶點東西去；如海他每次都有好禮物帶給你，你不可一毛不拔呀！而且，香燭之類，也應該買好了帶去。」

「這個麼？我那裏來的錢呢？」

潘公又現出了難色，笑容也收斂了。

「賣下來的肉錢，不好挪用一下嗎？」巧雲慫恿着他的爸爸。

「石叔叔當着賬呢？一分一厘錢他都落在賬上；被楊雄看到，說我們枉用了他的錢鈔，我是不願吃罵的。」

潘公用手在額間，輕輕地拍一拍，拍出了五個油指印來，雖然在這光綫不充足的房間裏，也現出了一些油光來；倒使巧雲笑了出來。

「爸爸，你的剝肉的手，不措一措，就摸着鬍子，拍着額角，弄得油油的，不怕膩嗎？」

「弄慣了，也沒有什麼的，別多講啦，這筆香燭錢從那裏來呢？」

「那裏來呢？」巧雲費了很大的思索，還是一個問題：「我想還是走那條老路。」

「老路！」潘公不高興地說：「要和石叔叔商量商量呢！怕他不肯，我也無法可想呀！」

「你，究竟是楊雄的丈人哪，他不是在此幫幫忙的嗎？那有反客爲主的道理！而且是我的媽媽，也算是楊雄的丈姆娘，挪用一點小錢爲了死人面上，也算不得什麼，況且這也稱不上挪用呵！」巧雲一連串的提出了她的理由。

「好吧，我去和石叔叔商量，下午便去報恩寺關照。」

潘公說完話，轉身便退出去。

巧雲把房門關上，又像判了無期徒刑的囚犯，終日不見天日的在這間小屋裏過活。今天，她似乎有一縷期望，便是明天又有和海會面的機會。她的思維異常矛盾。她自己認爲有了丈夫的女人，不應該再有懷念別的男人權利；然而，海公是一個值得懷念的男人。她見了如海表面上雖然十分淡然，但是她內心的舊情，還是熾烈的燃燒着。因爲如海太使她留戀了，過去的一段戀愛陳跡固然值得回憶，就是昨天的情景，也使她對如海有說不出的好感。

奇怪的；他覺得如海比她的前夫還要親切，還要溫存；三年不見面了，還是那樣揚溢着一股熱情。雖然沒有幾句話，祇是「好妹妹」三個字，已使她整個落在磁力圈內了。她像被餅餌誘惑的孩童一樣，渴望着對象。她的心理是很純潔的，她眷戀這個年輕而可愛的和尚，她深知這是最沒有結果的傻事；然而她却不希望有結果，祇要能夠和海公在一起談談，也就很愉快的了。所以她要布置明天的局勢，去和海公會面，藉此得到一點安慰，像在沙漠中旅行的人，祇要是有水的地方，終是願意去的。

她坐在這房裏僅有的一張椅子上，這椅子就是用它坐着梳妝的；所以配置在梳妝檯前。她打開了鏡箱，取出了鏡子，照照自己的容貌，不覺吃了一驚，這幾天來使她更形消

瘦了，面皮失去了紅潤，眼睛也脫了神，因此心中增加了一層煩悶，她把鏡子向櫃上一擲，發出了清脆的響聲。她立起來，交叉了手在房中踱着慢步，有時昂起了頭，看着屋頂，有時低下頭，看着泥土；實在無聊極了。於是去拉開房門，又回身過來，坐在床上嘆氣；想倒下去躺一躺，似乎也不好；便再立起來，走出房，到廚房裏去找迎兒，迎兒已在做着炊事了。

「太太，你來做甚麼呢？要東西嗎？」迎兒停了手說。

「不，不，沒有事。」

巧雲說着又回轉身走了。

巧雲真是沒有個擺佈呀！

.....

海公得到了潘公的關照，知道巧雲要和她的娘還血盆懺的舊願。天明起來便吩咐有關僧衆行事，同時還宣佈巧雲要來寺中施齋，把所有寺裏的大小僧衆使役人等樂得笑不攏嘴來。由於時局的不安，年成的荒歉，好久沒有施主到寺裏來齋僧了。從前每天有一擔兩擔油，十擔八擔大豆糜豆腐吃，現在一個月纔祇有十擔油，而且連燈油都包括在內

，有時還要七折八扣；豆腐也好久沒有磨了，磨子上都堆積着塵灰。每天吃着三餐的小米薄粥；那白包子的滋味，還是五六個月以前嚼到的，現在一想到那個形狀，便似乎嗅到了香味，口涎也便流下來了，今日聽得有施主來齋僧，真是一個喜訊，比什麼也開心。

廚房裏忙了起來，豆腐磨子也開始轉動了；白白的漿汁從磨齒裏流出來，小沙彌們忘了他們的疲勞。本來這推磨的工作是由放生園裏的老黃牛擔負的，自從老黃牛死了之後，一向沒有個大善士牽着牛來放生過，因此這份工作就落到小沙彌的肩上。好得推磨的機會平日也不多，而且祇要磨子能動，也就大快朵頤了；被食慾的引誘，代黃牛司役的小沙彌倒並不吝嗇這點勞力；他們很高興這種工作能够天天有得做，便天天有份好素齋吃啦！

用滑車扯起的大鍋蓋今天老早被高高地吊懸在空間，像張了口的猛獸，注視着下面的食物。上灶的催着燒火的加猛火力，燒火的塞呀塞呀地把柴塞進灶肚裏去，發出乳白色的濃烟，說道：

「這柴昨天纔取來，又是三春季節，怎麼燒得着呢？」

「燒不着就不吃齋嗎？沒中用的蠢貨！」上灶的罵起來啦！

「你別罵人，你倒來燒燒看，看你有本領。」

燒火的倔強地說。他的眼睛被烟一薰，淚水像泉水一般湧着。

「我，今生今世是不會再做你這樣下等的燒火工作了；你再做上三年二年，容許會到我這個地位。」

上灶的驕傲地反唇相譏對方；光郎頭上像爆出火星似的。

「別多講！各人管好自己的事吧！」一個監院走進來喝着。

全屋裏誰也不敢再多話了，推磨的小沙彌斜過來看看上灶的，又看看監院，身子轉了一個角度，做了一個鬼臉。

監院在屋子裏看了一遍，又去漿槽裏把食指浸一浸，拿出來在大拇指上一揉，說道

「太濃啦，下不來布眼的，放大一點水孔吧！」

小沙彌們停下來，去加水，去搜洞；再上磨。監院把大袖子一擺，走出去了。

.....

海公把寺裏的司庫僧找來，在他的耳邊輕輕的問道：

「今天的局面，你發了多少東西給他們，我告訴你，這是我替施主來佈齋的；少不得將來還在我的身上呢！」

「是，我早明白了的。我僅發了五十斤油，二擔大豆，其他鹽醬之類也不多，菜是自己畦上割下來的，還有加了四十斤豆芽，因為寺中沒有早準備，所以向市上買來的。既是師父破鈔，將來可以逐日扣回來的，這事在小僧身上，不過，」司庫停一停口，繼續說下去：「庫裏的油已沒有了，菜裏可以不放，祇是燈油不能不點；前個月斷了三天，方丈把小僧叫了進去，罵小僧為何不早些準備；大雄寶殿上的琉璃燈是何等莊嚴，豈可一日不明，還像什麼三寶地界呢？我也無言可對，這又不是我吃掉的，庫裏進出都有細賬可查，執事的人領去，也有手續印信，小僧怎麼作得來弊呢？方丈似乎懷疑我，有不端行爲，真把小僧弄得不安極了。」

「是，」海公閉一閉眼睛，回答司庫僧說：「方丈不會疑心你的，你是個老實人，誰不知道吶！」

「不過，」司庫僧想到了斷油的問題，提出了要求：「庫裏現在又沒有油啦，師父要設法呀，免得臨時抱佛脚。」

「這個，我自會去城中向大護法們募化的，不用你操心呀。還有知府大人已經答應

過我，由他出面向油坊裏去募一點，三擔五擔是不成問題的；方丈那裏我找個機會和你開脫就得啦，你也不必焦心的，祇要你辦事辦得好，一切都在我身上。」海公安慰對方。

「不過，」司庫僧又提出了一個不過。「今天施主來寺用什麼素齋款待他們呢？」
「最好的吧！」

「你不是關照過嗎？最好的除了知府大人外就不該拿出來的嗎？」司庫僧反駁着。
「這回算破例吧！今天我的……」海公吞吞吐吐地說。

「菰都沒有了！」

「快去買；還要帶點酒回來！」

「要酒什麼用呢？」司庫僧很驚奇的問。

「你預備點好酒得啦，七三間四做什麼呢？」海公有點惱羞成怒的樣子。

「是，是，小僧不是；因為寺中素來不吃酒的，所以小僧該死問了一句。」司庫僧

戰戰兢兢的說：「我去辦，立刻就去辦！」

他說完，用手合十，轉身走了。

「要辦最好的呀！」海公最後叮囑一句。

沒有一刻，司庫僧又走進來，有點氣惱的樣子，對着海公說：

「我倒忘了，庫裏的銀子早光啦！所以趕回來和師父商量，因為時間很匆促，恐遲了弄不出好菜來，在師父面上不好看。」

「喔，」海公作着沉思的樣子；隨即給司庫僧一個滿意的答覆：「我還有一點銀子在這裏，你拿去再講吧！」

說着便去打開箱子，取了一些碎銀子，大約有二兩多光景，交給司庫僧；說道：

「這是我積蓄下來的，全祇有這點。菜肴不必多，要精的；連我也不過三個人吃，吃不掉多少的。」

「是，是，小僧知道了，不過，我辦得不好，師父要包涵，這個。」司庫僧絮絮叨叨地說。

「好了，去辦東西吧！別多講啦！」海公催促着。

司庫僧轉身走出去。海公也跟了出去，隨手把門上了鎖。

今天，海公又換了一套新袈裟；護領，襪子，芒鞋也都換上潔淨的；連那三天前剃的頭也重新再剃過。光滑溜溜地顯出了白淨的頭皮，叫人一看，便知道這和尚是何等愛美呵！

海公在寺裏寺外檢查一番，發覺有點不潔淨的地方，立即叫執役的打掃清楚。又找了一個小沙彌來，叫他到山下去關照廨院的僧衆，今日有一個潘公帶着他的女兒過廨院歇息，務必要殷殷接待，要吃上好的茶，煮上好的點心，但不要收他們的香火錢。

寺院裏的階級觀念是非常深刻的，知客師的地位僅次於方丈和尚；所以知客師特別吩咐下來的事，僧衆們是無不唯命是從的。廨院裏預備好了蓮子桂圓羹的點心，這兩樣物品都產在南方，所以異常珍貴。桂圓生在興化，是沿海的一個好地方；果實大，肉頭厚，吃在嘴裏像蜜膏，是上等的滋補品。那蓮子生在仙霞山脈的建寧，這建寧地方處在羣山之間，沒有一塊平地，稻是長在山上梯田裏的，祇有在西門外面周圍半里路的土塘，裏面種着蓮花。到了結實的時候，土人把它摘下來叫未成年的女子用嘴剝去了它乳白色的外衣，挺出了它嫩綠色的內芯，在陽光下曝乾，然後收藏起來，在當地叫做伏蓮；到了外埠稱它叫口蓮。這蓮子有一個特殊的性能，放在水裏一煮就酥了；但是把它煮上一天也不會稀爛如糊漿的。喫在嘴裏，滿口都消融了；一到了肚子裏，就沁入心肺了。它和興化桂圓配在一起煮，用不着加糖就甜得要命。

這兩樣物品，運到蘄州要幾千里路程；還要經過茫茫的大海；所以在北方是很不容易吃到的。祇有幾所大寺院裏才有這樣的珍品，煮來款待大施主和大官兒們！

從隣院到山門，還有一段石級的山路；小僧們一清早就打掃潔淨了。幾個小僧站在路邊看着松枝，如有落下松毛來，也都彎着腰去拾出；這倒不是爲着潘巧雲來燒香拜佛，而是小僧們天天刻板地要做的工作；因爲佛門是淨土呵！容納不下一點污穢的。

報恩寺整個在動着，大家虔誠地接受今天的施主的佈齋。

司庫僧帶着採辦的東西回來了，在海公耳邊講了幾句，海公點點頭；他便匆匆地走了。他究竟講的什麼話，連海公也沒有聽到。

因爲海公正在那裏癡想潘巧雲呢！

.....

潘巧雲今天很早就起床了。迎兒打了一盆臉水進來，送給她洗頸項。她梳好了頭，裹好了脚，然後勻了脂粉薄薄地敷在面頰上，專等迎兒把薰好的衣裳拿來穿着好出門。小姪嬭做事摸摸索索；好久沒有把衣裳薰好；她實在有點不耐煩起來，說道：

「你做事總是這樣遲鈍的；也不曉得我急着要出去，讓我自己來薰吧！」

「太太，別這樣要緊呀，公公的轎子還沒有雇來呢！衣裳穿整齊了也是要等着的。」迎兒說着，把衣裳傳過去，又補上幾句：「不是好了嗎？我恐怕薰得不香，太太不愜

意，所以加了工呢。」

「你總愛多說的，薰好就薰好得啦！」巧雲順手接了過來，放在鼻子邊嗅一嗅，說道：「怎麼不香呢？」

「恐怕是太太傷了風，塞着鼻子吧？這樣香的衣裳，倒說不香，怎樣才算香呢？」迎兒年紀輕，不懂世故，那裏懂得趨奉主婦呢？照例的反駁巧雲。

巧雲對天真的迎兒是非常愛憐的；所以，雖是被衝撞兩句也並沒有生氣。

「香就香了吧！你替我出去候候公公看，他有沒有雇了轎子回來？」巧雲把話頭轉了一個角度。

迎兒隨即應了一聲，走出房去。

巧雲尋了香盒，又薰了衣裳，穿得整齊齊的。她覺得那雙繡着白小花的青色鞋子不够奪目，再去揀了一雙紅緞黑花的鞋子出來。穿在腳上，似乎太緊一點；但是要比那一雙好看得多；雖則腳趾被束縛得有些不舒服，也顧不得這個了。

「反正坐着轎子不走路，沒關係的！」她想。

等了一刻，迎兒又進來了，說道：「公公還沒有來呢！我們先吃些早點吧！」

「不要吃了，你也去打扮打扮吧！出門不比在家裏；從頭到腳要收拾得清潔清潔的

「我也扮不出什麼來！」迎兒答着。

「這樣子，菩薩要生氣的！快去修飾一下，好得公公還沒有來，再等一刻就來不及了。」巧雲催着迎兒。

迎兒無奈，祇得去打扮了。

迎兒走了，隨即潘公公匆匆地來到房中，說道：「轎子來了，紙燭香類也都買好。這幾天各種東西都漲了價。聽說梁山泊的強盜，到處打家劫舍，官兵見着就跑了。去年冬天和現在，薊州城裏也混進了很多。我早會聽到這個消息，別人都不信，現在可證實了；弄得大街小巷人心惶惶。我們今天去報恩寺，路上真有點兒危險；送進虎口是合不上算的。」

「別這樣疑神疑鬼吧！我看梁山泊上是不要女人的，我們又沒有貴重的飾物，他們何必向瘦牛身上來擠奶呢？我會聽得隔壁三姨婆講過，梁山泊上的強盜是有良心的，他們在山東幹的是搶富濟貧的勾當，殺的是狗臧官；倒實在要比官兵好得多呢！」潘巧雲話雖這樣說，但是心上終也有點不安，又繼續對潘公說下去：

「我們早去早回得啦，青天白日之下，強盜們也不敢出來橫行不法的，況且這裏是

薊州哪，不比在山東。」

「你要知道，」潘公像很見解的說：「你是楊雄的婆娘呵！楊雄是殺強盜的人，強盜豈不要殺他呢？聽說強盜們的消息是極靈通的，薊州城裏都有他們的耳目，有他們的爪牙；我們出去燒香，他們就知道了，他們殺了你，也等於出了楊雄的氣。」潘公說到這裏，語調似乎有點寒抖的樣子。

「楊雄，嚇！他給了我們什麼好處呢？強盜定要在我們頭上出氣嗎？這才是拿了三牲找錯了廟堂呢！」巧雲停了一停，又說下去了：「爸爸，你去請石叔叔保護我們上山去好嗎？」

「石叔叔？」潘公說：「他上次被你說他穿新衣裳事，到現在還餘怒未息，他正恨着你吶！」

「喔！我也不希望他送我上山呢！我自由自在不好，倒招個桎梏來自己帶上受罪……」

巧雲像說錯話似的。她纔明白過來，爲了要避免石秀才去報恩寺中；若是石秀真的跟了去，豈不是自招監視的人？說話和行動也就不方便了。

「別多講下去吧！說不定石叔叔在房門外竊聽呢！」

潘公自以爲很老練，關照巧雲；却不料自己的話根本也不能給石秀聽去的。幸而石秀沒有在房門外竊聽，否則又將多一層裂痕了。

「那末，就不要講下去吧。我想路上是沒有關係的。強盜胆敢到薊州來殺人，豈非不知死活嗎？」潘巧雲像半夜裏聽得籟聲拍拍額角頭壯壯膽子表示沒有鬼來的神氣說着。隨即又喊道：

「迎兒！還沒有扮好嗎？時間已不早了，轎子在外面等着呢！」

「來啦！來啦！太太，我原不預備打扮的，都是你叫我修飾的，我又不去親戚家裏吃喜酒。」是迎兒隱隱約約的回話。

「這小妮子終喜歡多話的！」潘巧雲咕噥着。

迎兒三步一跳地走進房來，扶着巧雲跟了潘公出來。在門前遇見石秀，石秀正在那裏向轎夫問話，看到潘公他們出來，就停了話頭。石秀偷偷地在潘巧雲身上打量一番，鼻子裏哼了一聲，肚子裏就不舒服起來。他認爲潘巧雲是個不折不扣的下賤女子，到寺廟裏去燒香還願，也會穿出紅緞黑花的鞋子來，面上又塗脂抹粉的！

一陣馥郁芬芳的味兒隨着微風吹進了石秀的鼻子，更引起了他一句無聲的罵詞：

「賤貨！」

「石叔叔，請你照顧門戶，我和巧雲去報恩寺還願，回頭就回來的。」潘公很謙和地說。

「你們放心去得啦，家裏不會有人來討沒趣的。」

石秀說完，又嘿嘿地發出兩聲冷笑，把潘巧雲刺得毛骨悚然。但祇得把一股氣向肚子裏嚥下去了。

「這就好了。」潘公無動於中地順口應一句。

那邊轎夫已把轎子抬過來了，把前槓一低，轎子就向前傾斜了。巧雲低着頭走進轎裏去，轎夫馬上抬上肩走了。迎兒提着紙燭香類跟在後面。走了兩步，潘公回過身來，向石秀叮囑道：

「後造的猪隻還沒有餵呀，煩勞石叔叔當心，免得瘦了賣不出錢。」

「知道了，這天天要例行的事，怎麼會忘記呢？」石秀似乎有點不耐煩的樣子。

大約潘公活得太老了一點，對於對方的語刺是照例不大容易發覺的；所以倒也無所爲。

那一行人向報恩寺這條道路上前進，三月十五日正是清明節後的二天；郊外踏青的人們已不少，路旁的樹頭也轉了綠色，蝴蝶兒對對雙雙到處飛舞，這說明了一切都有了。

生氣。

這種春的生氣，使被垂了轎簾的潘巧雲是無法領受到的；她和春天隔開那麼薄薄的一層布。她比闕在籠子裏的小鳥還不如，因為籠子裏的小鳥它的視線還可觸到春的畫面，祇有轎子裏的潘巧雲，她面前全是束縛她的藍色的障礙物，她感到有點窒息的樣子，她不止一次地想揭開轎簾透一口氣；然而傳統的觀念不允許她妄作妄為。她仍偽裝着安祥的樣子端坐在轎子裏，她聽得路旁的歌聲：

小鳥兒飛在天空

蝴蝶兒鑽進花叢

誰個娘兒們不解春意

竟偏坐在轎中

這歌聲引起了她無限的悵惘，她下意識地低低的罵道：「什麼小頑童也會吊我的胃口！」

然而她有什麼辦法想呢？淳樸真摯的歌聲仍在空氣中盪漾着，她還聽得若斷若續的對話：

「那轎子後面跟着潘老頭兒，裏面想是個漂亮的潘巧雲，醜屍放進了棺材，我們真

沒有眼福呢！」

「老二哥，別胡說吧，她不比從前，現在是楊節級的寵兒呢！你這話若傳進了楊節級的耳朵，看你不被三拳兩腳打得像隻跛腳的狗！」

「話兒像個屁，在什麼地方放，就在什麼地方散吧！你不去挑唆，有誰去講呢？」

「老二哥，你從前也不是想過她嗎？聽說還想出了病來呢！」

「胡說，她是天尅星下凡，誰敢自尋死路呢？那姓王的娶她不滿二年，就被她尅死啦！」

「哈，哈…………」

對話停止了，笑聲也慢慢地去遠了，真把潘巧雲氣破了肚皮。她很不明白，今天會遇着這兩個無賴！

他們懷着不同的情緒在路上行進。大約走了半個時辰，已經到了報恩寺的山下；驕子在解院門前停下來。兩個穿黑袈裟的僧立刻迎上來，巧雲剛走出轎簾，兩僧就走上一步，兩手合十，異口同聲地唸道：

「阿彌陀佛，大施主菩薩！」

「阿彌陀佛。」潘巧雲也跟着唸了一句。

兩僧的腰一彎，右手向上一擺，請潘巧雲去廨院歇息。

潘公走在前頭，巧雲和迎兒跟在後面，因為走得慢，他們之間的距離愈走愈遠了。轎夫把轎子歇在院前，也進來休憩。兩僧左右不離地在巧雲身邊喃喃地說着一些奉承的話。她們走進客堂，潘公早已坐在那裏揉鬍子了。這僧請巧雲上坐，那僧便去招呼拿點心來吃。巧雲要請潘公坐在上面，潘公好像沒有聽到似的，並沒有半點表示。這僧看見潘公不動聲色，也隨他去獨個兒坐着不去招呼，專來巧雲面前說話。又一次彎着腰，合着掌唸道：

「阿彌陀佛，女菩薩真是個大施主菩薩；對佛門是個大護法，也確有慧根的。」

他低頭下去，發現了巧雲那雙紅緞黑繡花鞋子，大感興趣；看了又看，好久捨不得抬起頭來。一股濃香飄進了他的鼻孔，驀地使他本能地發出了非非之想，心意也動盪起來了。他連忙忍住，低低唸道：「阿彌陀佛，南無阿彌陀佛；救苦救難觀世音菩薩，魔鬼別上小僧的身哪！」他竭力遏制自己無名的慾火；然而他無法不叫自己的心房作劇烈的跳動。他於是閉上了眼睛。然而，奇怪的，那雙紅緞黑繡花鞋子仍呈現在他的面前；忽然那雙鞋子飛舞起來了。他祇得把眼睛睜開了，往上一看，正和潘巧雲的眼神相接觸，覺得十分不好意思，隨即又唸聲：

「阿彌陀佛。」

「師父也請坐吧！」巧雲站起來說。

「不，不，女菩薩；女菩薩在這裏，那有小僧的坐位？請坐，過一刻還要請女菩薩吃上好的點心呢！」

巧雲被他這一聲女菩薩，那一聲女菩薩，叫得心中異常歡喜；她覺得佛門弟子有這樣的和藹可親，倒是意想不到的；他的身子下意識地坐下去了。

去的那僧領了一個執役的進來，手裏托着盤子，裏面二杯茶，遞給了潘公和巧雲。那茶綠得可愛，清澈鑑底；端到面前，便覺清香撲鼻。潘公一口氣把它喝乾了；巧雲啜了一口，心神怡然有說不出的快感。接着又有一個執役的拿着一杯黃色的茶進來，遞給迎兒，迎兒正覺口渴，也一口氣把它喝乾了。客堂外邊，忽然爭吵起來，巧雲追問，原來是轎夫爲了討茶水喝，和執役的在口角。

這吵鬧的聲浪傳到客堂裏之後，那僧便走出去了，音響隨即靜止下來。接着那僧又回到客堂裏，對着潘巧雲輕輕的表白道：

「這兩個轎夫纔可惡呢！給了水他吃，還要喝茶；執役的依他給了茶，却又嫌茶不夠濃；真是怪難伺候的下等蠢物！也是我們出家人講慈悲；不然，誰來濟茶濟水呢？」

話還沒有完，執役的把點心捧進來了。這僧連忙在執役的手裏搶過來，送到潘巧雲面前的茶几上，陪着笑臉說道：

「這是南海來的蓮子羹，是觀世音菩薩蓮花座下摘下來的。每年產不到一斤二斤，在北方祇有我們這寺院裏取得來；吃了就會大澈大悟，塵俗盡消呢！」

潘巧雲沒有說話，眼睛看那蜜黃的蓮子和烏黑的桂圓。迎兒嗅得這蓮子的味兒，肚子忽然咕嚕嚕地響起來了，她纔想起今天還沒有吃東西呢！肚子裏一響，嘴裏的饑涎也就多了起來，她儘向喉間嚥下去，然而愈嚥愈多。可恨的，點心祇有兩小碗，却沒有她的份兒。這僧又開口了：

「女施主請用吧！一會兒就要冷了的，這點心要趁熱着吃的。」

巧雲就呷了一口湯，吃了一顆桂圓，兩顆蓮子，覺得實在是上品，倒有心都吃下去；然而爲了要顯露一點自尊的身份，把匙攏在碗裏停了手。這僧又開口了：

「女施主再請用點吧，這是好東西哪！這是菩薩跟前的東西哪！」

「我已够了。」

巧雲回答這僧，拿起碗想遞給迎兒吃，迎兒剛把手伸出，那碗却被這僧先接了過去；迎兒祇得把手索性換向耳朵邊去假抓癢了。這僧又說道：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爸爸，方纔是隻什麼東西呀？」

「是松鼠！」

「怪不光明的小東西，也會駭我呢！」

「你還像個女孩子，今年已二十一歲了，要是早生兒子的話，你該是做娘的時候啦！一隻松鼠跳來跳去有什麼大驚小怪呢？也值得問。」

「不問就得啦，你也別講那些撈什子的家務我聽，我不愛聽這許多。」巧雲天真地，也有點撒嬌的樣子。

「女兒，這是你一生的靠山呵！你不留心點，鬧翻了怎麼辦？」

「你從前素來不愛講這許多的，爲什麼今天特別有勁兒呢？」

「不是我高興提這個，我怕你吃虧。」

「老早就吃虧了；這是馬兒誤入了磨坊，一輩子的苦，是吃定了的了。我準備忍受呢！」

巧雲踏着潔淨的石級，聽着煩惱的句子；這情調顯然是不協調的。那路邊的小僧彎着腰，做着他們刻板的工作。這一行人在他們的身邊擦過，他們昂起頭來，目送着背影往更高的地方去。

這山並不太高，一刻兒就看見了報恩寺的頭山門。

遠遠的一塊較高的地方，站着一個年輕的和尚，用手在那裏打着招呼；不用說，這是海公。他用快速的步子迎上來。巧雲也似乎走得快了一點；血液的循環次數也隨着她緊張的情緒增多了。她忘了疲勞，忘了方纔不愛聽的說話，忘了那隻流竄在松枝間的小松鼠，忘了後面還跟着潘公和迎兒，甚至驕夫他們。在她的思想領域裏，祇有一個人，那便是迎面而來的海公。

他們愈走愈近了，她和潘公迎兒他們間却愈走愈遠了。在約摸還有五六丈距離光景，海公熱情地叫道：

「師妹，你們都來了！」

他本來又想叫好妹妹的，看見後面還有跟着四個人，雖然距離不算近，但是他竟沒有勇氣叫出口。他說了這兩句，又覺得悻悻然。

「是的，師兄；我們都來了。你很辛苦吧！」

巧雲惴惴的語音很有點不自然。或許，這正是一個女人見了她要見的理想人物的一種侷促樣子，她像被對方魔力懾住了神似的。

他們忽然靜默下來。巧雲的兩頰泛出了緋紅色素；大約是上坡走得太急了一點，她

的呼吸頗顯得短促；或許有別的情緒隔離在裏面，使她立刻起了反應作用。她因此不能不借靜默來處理這不安的姿態。海公看見潘公等走近身邊來，也祇得遏住自己的情感；再走前一步去迎接他們。他們被引接到水陸堂上，那裏已有十幾個僧人在唸經了。巧雲向堂上仔細看去，所有大旛旛和佛幔都是簇新的黃緞子，金光閃爍，奪目耀睛；就是那僧人的經纜也全是些霞光雲彩的織錦，上面繡着朵朵蓮花。巧雲看了十分高興，她感激海公爲自己的娘親安排着這樣華貴的佛堂，這功德也着實不小了。

海公開口了：「師妹，你看這佛堂要比前天在府上的好看一點嗎？」

「難得你這樣虔心，爲你乾娘的功德費了這許多手脚呀！」巧雲感激地。

「爲的是你呵！」

海公沒有說；然而他走上一步，和巧雲靠得很近。

「乾兒子的事做得好。」潘公毫無表情地說。

那堂上的僧衆看見施主已來，唸經的聲浪也高起來了。這輩僧人似乎目對鼻、鼻對口，口對心的唸着經，然而也有一兩個在偷看潘巧雲他們；等到海公或者巧雲甚至潘公迎兒他們的目光巡視過去，偷看的僧人又一本正經在唸經了。海公爲她們講着現在堂上是唸着什麼經，這經是有什麼功德的，巧雲聽得很出神。

這堂上的空氣是很協調的。聲浪的起伏，頓挫，都有一定的節奏；尤其是敲着木魚的那個，嚶嚶地做着節制的工作。過了一刻，拿起木杵向着古銅的磬，鏗的一聲，餘音嫋嫋，使聽着的人，立即有脫俗之感了！

海公說：「這是證盟的時候啦，請師妹去堂上證盟吧！」

巧雲等跟着海公去水陸堂上；早有值司的僧人，把香燭之類接了過去，替巧雲燃點着。巧雲向三寶倒身拜了；迎兒也跟着去拜。海公又引她們去地藏菩薩面前，證盟懺悔，通罷疏頭，化了紙；功德也就圓滿了。

那邊廊裏打了五十三記伙點，齋堂裏的齋僧場面展開了，這是偉大的集合；擠在齋堂裏的僧衆大約在一千個以上，都摒着氣，沒有半點聲音；一僧一份的齋，整齊地排列在長長的脫落了朱紅漆的杉木檯子上，每個僧人純熟地走到他自己往日固定的坐位前；站着靜候方丈和尚來開齋。

方丈和尚平日是不輕易走出方丈室的。今天有這樣的大施主來佈齋，他不得不出來表示感謝。由於近年以來，社會情況不安，尤其北方，差不多到了民不聊生的時期；大家自顧且不暇，那有閑錢用在出家人身上呢？因此，報恩寺裏的香火顯得比過去要冷落得多了。一千多個僧衆每日啃着菜根，喝着薄稀飯；就是面皮也比從前黃瘦了很多；早

晚的課誦，使他們有氣無力地唸着拜着現出了疲乏的樣子。難得今天有油水下肚子，連方丈和尚也滿肚子高興啦。

方丈和尚是個童顏鶴髮的典型修道者，白得像銀絲般的鬍子，約摸有一尺多長，從鬚根到鬚尖，一絲不亂地從下顎直垂到胸前。那紅潤的面色，和白髮白眉白鬚似乎有點不相襯；然而，由於是個方丈和尚，是個修道者，大家對他非但沒有驚奇，而且認為一個道行高超的和尚是應該有這樣一副面貌的；否則顯不出佛法無邊了。

他飄飄然走進齋堂來，僧衆們比前一刻更嚴肅了，用他們的面部神情來表示對方丈和尚的尊敬。在僧衆們的眼裏看出方丈和尚今天的喜悅的心理；因為他披上了一件新袈裟，執着禪杖，慈祥地走進齋堂之後，隨即閉上眼睛動着他的綠色的嘴唇。僧衆們也跟着他唸消災經，甯靜的空間立即起了激越高亢的聲浪；煞時又靜止了，祇有寺外的松濤呼呼地響着，其餘什麼雜音都沒有了。方丈和尚首先開齋，僧衆們跟着他坐下來動作，龐大的齋堂，一千多張嘴巴吃齋，拿筷，夾菜，全無半點聲息。

海公引了巧雲他們來齋堂，他們幾乎懷疑裏面沒有一個人在吃齋呢！巧雲驚訝地想問海公，却也不敢作聲，恐怕壞了佛門的清規；祇得站在齋堂窗前默看着。

不多一刻，僧衆們吃完了齋，把筷擱在碗的右邊，靜坐在那裏。方丈和尚第一個走

出齋堂來；海公很規矩地走上一歩，叫聲：

「師父，女施主在這裏等着參見呢！」

方丈和尚點點頭。海公招呼潘巧雲過來；巧雲合着掌虔誠地唸聲：

「南無阿彌陀佛。」

方丈和尚側起右掌，回唸一聲：

「阿彌陀佛。」執着禪杖轉過身去，安祥地走了。

「咦，老和尚怎麼像根木頭？也不和我們答兩句話。」迎兒輕聲地說。

「別亂說話，這裏是佛地，他是悟禪的長老。」巧雲連忙阻止迎兒的話。

「什麼悟禪呀？太太，我不懂。」迎兒追問。

「別多說下去啦！」

他們不待僧衆走出齋堂，離開了這場合；跟着海公到他自己的僧房去。

海公開了鎖，推開門；是一間套房，裏面的佈置很簡單；然而也很潔淨。一張方桌，四面安放着椅子，兩面有茶几靠背之類；顯然是海公用來會客的。他們被招呼坐下後，就有兩個執役捧着兩盞茶從外面進來；硃紅托子上面是白雪鏡的茶盞，那裏面盛着絕細的好茶，一盞遞給潘公，一盞遞給巧雲，巧雲這時沒有像在廨院客堂裏的那樣採作了

，把茶吃得乾乾的，大約走了一段山路，也確實嘴渴了。迎兒見好久沒有茶來給她，就向海公討茶吃，海公點點頭表示接受。

不一刻，執役的托了兩盤菓子來，還有上好的素饌，排了一桌子。海公請潘公巧雲坐着吃酒，迎兒站在巧雲身邊，看了滿桌熱騰騰的素肴，肚子裏再度不安起來。這飢腸咕嚕的聲音被巧雲聽到，也想起了迎兒一早起來到現在還沒有吃過一點東西呢！便說道：

「迎兒，你也坐下來吃吧！反正這裏不是別的客氣處所；海師父這裏是沒有關係的。」

迎兒聽得巧雲的吩咐連忙坐下來。潘公朝外坐，巧雲坐在潘公的左手，迎兒坐在右手，海公和潘公對面坐。這座位的配置，顯然是禮貌而帶有點親切的意味。

一開始，海公便向潘公殷勤獻酒；滿滿的一盃一盃喝下去，又是眼前有好菜肴，所以他的酒興十分好。巧雲也喝了兩盃，面上就紅了起來。

「今天的酒好像都是師妹吃的，你看乾爺面上都沒有一點酒意。」海公帶着挑釁的意味說。

「我本來就不會吃酒的，要不是師兄苦苦的勸，我連一口都不吃的。這幾年來，我

沒有吃過酒；也沒有情緒去吃酒，不說別的，就是爸爸也沒有好好地吃過酒；他也沒有喝酒的閑錢，倒是節級他們，天天喝酒，而且每次都是喝得爛醉如泥的。我厭惡酒，尤其厭惡酒徒。他們整個生命都交付了酒，除了酒以外，就沒有他們心愛之物。今天，真是師兄的份上過不去，否則我是點滴不喝了。」巧雲聽了海公兩句，却回了一大套話。

「好，既是我的面子，那末再請師妹乾一盃吧！」海公把話緊逼上去。

「不喝了，我已有點不支的樣子。」

「三年不見了；不，連頭帶尾應該是四年了吧？在這個遙長的日子裏，我們沒有機緣見過面；今天，你應該放開胸懷，多喝一盃。」

「我聽說你們佛門弟子是不喝酒的，爲什麼勸我喝呢？」

「是的，我們是不喝酒的；然而你不是佛門弟子呵，應該乾這一盃的！」

巧雲仍是不肯喝；上座的潘公却又乾了一盃。迎兒也吃完了五六個白包子，立起來站在巧雲身邊。

「你看，乾爺又乾了一盃啦，迎兒連肚子都吃飽啦，你却一盃酒都不肯喝；就算是毒酒吧，你也應該爲我喝下去的。可是，你得相信我，我不致於會斷喪你的身體的！我實在想你多吃一盃酒，使我知道你今天的情緒是十分愉快的。使我知道你還能記憶起三

年以前的舊情。使我知道你……」海公沒有再說下去。

「我不喝酒，正是表示我的愉快；若是再灌下這盃酒，我將淌出了我的眼淚了。你爲什麼又要歡喜看我流淚呢？流淚該不是你真正歡喜看的吧？」

巧雲雖然這樣說，但是她已經熱淚盈眶了。

「別再講下去。」海公阻止巧雲。

可是，巧雲却把那盃酒一飲而盡了。她淚珠馬上淌了下來；迎兒在一邊不知其所以然，慙慙可掬地說道：

「太太怎麼好好不喝酒，却哭起來了呢？上次，也是見了海師父，回到房間裏就哭啦，看上去太太是見不得這海師父的。」

海公被她一說，方纔知道前天巧雲受了委屈；由於他們心理上的共鳴，他居然也哭了起來。祇有潘公還是照舊喝酒，好像沒有看見似的，大約他已經醉了。

海公勸巧雲吃包子，巧雲怎樣還吃得下去呢？就是海公自己也吃不下去啦。海公叫執役把素饌碗盤等都收進廚去；又打發扶着潘公去右廂客房裏睡了；迎兒便要去大雄寶殿上看大三世佛，巧雲也讓她去了。這裏靜悄悄地祇有海公和巧雲兩個兒。海公又引巧到後面一間自己的房裏去。

這屋子裏的佈置是極爲精緻的，有一張琴光黑漆的春臺，旁邊一張小桌兒，上面擺着小巧玲瓏的香爐，壁上還掛着幾幅名人的書畫，朝窗一張床，被褥帳枕都十分潔淨。窗子的外面是一個小天井，種着一枝梅花，和一枝碧桃。梅的枝頭上已經結着像豆一般的果子了，碧桃正是盛開的當兒，微微地笑迎客人。

「師兄，你這個房間是挺好的，真是滿室春光呵！」巧雲說。

「來到這裏，你不該再叫我師兄啦，我請求你，能否恢復三年前的稱呼呢？」

海公說着，拖出一張椅子請巧雲坐。

「叫你如海好嗎？」巧雲有點輕佻的樣子，她坐下去了。

「不，以前還有一個更好的稱呼呢！」

海公去抽屜裏拿出一注上等泉州香點着，插進香爐裏；那一股青烟就冒了出來。

「大約你又要逼着我叫你一聲哥哥啦！爲什麼一個男人終歡喜娘兒們叫哥哥呢？我教你一聲哥哥倒沒有關係，反正我過去也是這樣叫你的；但是，你得明白你現在的身份，你是一個脫俗的大和尚哪！和尚也要我們女施主叫哥哥嗎？我看你的六根還沒有清淨呢！」

巧雲雖是這樣說；然而，她把那雙秋水似的眼睛斜看着對方；這顯然是說着玩的。

「你，愛和我抬槓！請你叫我一聲三年前的稱呼；難道就犯了罪嗎？你得明白呀，我若是沒有三年前你那樣親切地叫過我，我也不致於落入這空門的！說來話長，自從你嫁了姓王的之後，我就失去了我的所有，我空虛得不能再空虛；我咒罵造物不該這樣的殘酷，奪了我全部精神所寄托的聖家；然而，你是多麼溫暖呵！我相信女人會這樣沒有情感；有了丈夫，就全忘了她多年的情人。在你的溫暖中，忘了我的痛苦。我爲你不知流過幾次淚，我也爲你不知醒着過了幾次漫漫的長夜；我懶着修飾，也懶着飲食。肥碩的肌膚在你的琵琶別抱中消瘦了，紅潤的面色在你的歡樂我的憂鬱中變得慘白了。我認定這是一個孽，色即是空；因此，我決遁入了空門。」

在海公的層層回訴中，使巧雲的心受着重重的創傷。她像一個失手殺人者看到被殺者的屍體一樣感到內疚。她從椅子上站起來，走近海公的面前，像求赦的罪人一般；懺悔地說：

「我走錯了路，然而，我又有什麼辦法呢？這項婚姻是我爸爸作主的；我到嫁前幾天纔知道，我沒有力量反對這木已成舟的事，我應該一切都聽命於爸爸的；我祇能把一切交付於命運。自從出嫁之後我想你終能找到一個比我更好的女人；因爲男人是決不會娶不到女人的。不料你竟拋開了家，投入枯寂無味的空門；這是我的罪愆，永遠不能贖

回的罪愆，你能原諒我嗎？然而，你要知道，我實在比你更痛苦呵。前夫死了，我也等於死了。爸爸又把我嫁給楊雄，他是一個酒徒，一個粗暴自負的酒徒，在他的眼裏，從來就沒有看到我是他的妻；凌辱，冷酷；我像生活在荒涼遠島的囚徒。索性沒有丈夫却也算了；有了丈夫得不到他的安慰，反而受到無理的打罵；我想你倒要比我好得多囉。今天，我有機會和你相遇，我心頭真有不少感觸，你要我叫你三年前的稱呼我怎麼不願意呢？我怕你是佛門弟子，不再願意聽這一類的稱呼。我現在叫你哥哥！哥哥呀！」

巧雲連叫兩聲，倒有點羞答答起來，她的面頰和窗外的桃花一樣，紅得更厲害了。

「這兩聲哥哥是我討來的；三年的愁悶和枯寂，從這兩個字上引來；我也將在這兩個字上喪失。然而三年來的苦況你是不知道的。我初進山門就遭受了欺侮；吃着別個師父的殘羹冷湯，做着最卑賤的工作；在打水，磨豆，燒火之外，還要去伺候師兄，師兄們的面目是猙獰的；稍有不如意，一股戾氣就在我的身上出了。我初以為佛門是慈悲的，是能普渡衆生的；誰知它的勢利程度超過了人世間不知多少。我因此仍想回俗，但是，一想到你已經倒入了別人的懷抱；我如果無法隔絕你的消息，祇要風聞着關於你的一鱗半爪，甚至你的名字，我的內心將怎樣忍受痛苦呢？於是，我又決定留在寺裏，讓苦難來磨練我，讓別人的憤怨斥責來孕育我的再生。然而，人又畢竟有情感的；在我每次

看見年輕的女人來寺中頂禮拜佛，禁不住想到了你；也因此引起了幻想男女間的歡樂來！我閉着眼睛，唸起佛號，來驅除引誘我的魔鬼；我決心苦修，緊持皈依我佛的宏願。

巧雲的情緒慢慢地低落下去，海公仍繼續他的訴說：

「後來，我的家中知道了；爸爸和媽媽都來寺中要我回俗，哭着，鬧着；你也應該知道的，我是個獨生子，自小就被疼愛着的！」

海公的音調有點淒然起來了。

「爹娘那肯斷絕裴家的嗣裔呢？堅持要我回去，我狠心地回絕了。就在隔天的五更，我受了戒。」

海公用手指着頭上的香洞，巧雲的目光隨着他的手上去，又下來，直看着他的杏黃色的新芒鞋，還有雪白的襪子。

「爹娘隔日又邀了親友來寺中勸我，我避開了；師兄們告訴他們我已受過戒，決心苦修。爹娘知道無法挽回，纔哭着離開了這裏；等了幾天，遞來了一千兩銀子的燈油錢，方丈和尚也從此對我另眼看待了。又因為我應答施主有分寸，在寺裏上上下下都和穆；所以破格提我做知客師，這是殊遇，也是恩賜。到現在我的地位，僅次於方丈和尚了。」

。我想我是一定能够繼承方丈和尙的衣鉢的，假使他立即圓寂的話。」

「那，你很好；你應該是個高僧了；在你大典之日，我也要來觀禮呢！」

巧雲似乎有些不願意的樣子，這弦外之音是深可體味的。

「然而，」海公把話頭轉了。「我的六根素來沒有清淨過；三年來忘不掉的就是你自己也覺得很奇怪；我來這裏剃度，爲的是不再想到你，可是時常想到你；閉上眼睛，你就來到我的面前；走上大雄寶殿，三世佛就變了你；走上大士殿，觀音菩薩也變了你；這不知是你的靈魂來到我身旁呢？還是我的神志昏了。這一年來比較好一點，但是自從大前天乾爺來叫我去你家做佛事後，我又不能自支了。前天，看到你，我有點發狂的樣子，我極力鎮靜，唸佛，也沒有用。回來，已經兩夜沒合上眼。我的好妹妹，你真的害得我好苦呵！」

巧雲聽到這裏，情不自禁，又走近一步，用兩隻手合起來握住了海公的左手，說道：

「好哥哥，我真害了你呀！」

三杯酒的力量，促進了她混身的血液加速的循環着，這手是相當溫暖；海公已經有三年沒有和女人的肉體接觸了，經這輕軟的一握，一股熱力直向心房裏鑽；他看看巧雲

，又是一張甜得可愛的臉兒；一雙晶瑩的眼睛不斷地流盼着。海公的情緒已發展到巔峯，他忘了自己是出家的佛門弟子；本能地用右手在巧雲的後頸上輕輕一挽，湊上去親了一個嘴。巧雲說道：

「像什麼樣子，這裏是佛地呵！」

那枝線香的烟頭在爐中繚繞地往空騰上去；然而它敵不過巧雲身上馥郁芬芳的脂粉味兒；無疑地那線香的法力在這脂粉的面前顯得太脆弱了。海公立即失了他佛門弟子的尊嚴！企圖把巧雲向床的一邊移動。巧雲也似乎失了意志上的反抗力量；手和脚都發軟了。在他們的氣氛逐漸走向緊張的過程中，迎兒却看完了三世佛，從房外走進來啦。他們聽得熟悉的腳步聲已到了套房裏，趕快脫了手，反身走到春臺前來；巧雲不自然地帶着戰慄的音調叫道：

「迎兒，你看完了佛菩薩回來啦，佛菩薩好看嗎？我在……」

在她的話還沒有完，迎兒已經走進這房裏。海公偏促地自言自語道：

「你說我們的佛事做得好，也未必吧？多承施主們的熱忱護法，我們寺裏的香伙倒很盛。要是乾娘活着，豈不更好。」

巧雲也拉拉雜雜的說：「我的娘如果在世，三天兩天會來燒香的。」

「咦，海師父嘴邊掛着血呢！你看，太太！」

巧雲向海公一看，原來是染着的胭脂，心頭起了一個波動，面上就熱辣辣起來；說道：

「師兄怎麼真的掛着血呢？揩去了吧！怪不入眼的！」

海公也會意了，一邊把袖子去揩，一邊說道：「怎麼牙縫裏的血會流到嘴角邊來呢？」

說完，他示意給巧雲，巧雲搖搖頭，海公感到迎兒在這房子裏，像眼眶裏軌進了小灰沙，怪不稱心的。然而，自己却不好開口叫她出去，巧雲又搖頭表示無意接受他的請求；真使他悵然。

他突然轉身向床的那邊去，又走過來。他摸摸頭，抓抓耳；因為他有很多話想和巧雲講，剛纔却被另一希望消滅了。他看看那枝線香已點去了一半，意想到如果這一時機錯過；潘公說不定就要醒過來啦，等到一醒，巧雲立即離開了這裏；即使不馬上走，也不能在乾爺面前講私情話；所以他急急的想把迎兒調開。可惡的潘巧雲却有意刁難。

他用手指在春臺上畫一個圈，再在圈中間畫隻小老鼠；他說：

「師妹，你看這隻小老鼠在圈圈裏，多麼不舒服呵，我們把它請出去吧！」

「你叫它到那裏去呢？」巧雲笑着說。

「就請它在圈圈外面蹲一蹲，讓我在圈圈裏重新畫一雙蝴蝶兒，你看多麼美！」

「你又想白日做起蝴蝶夢來了。小老鼠去了，大老鼠即刻又要來了，我看你是做不成蝴蝶夢的了。還是讓小老鼠在圈圈裏休息休息吧！」

「誰想走入夢境呢？不過，小老鼠在圈圈裏終要影響蝴蝶兒飛舞的情調的。我想由你把它請出去，比較適當些，你願意不願意呀，你不肯行個方便嗎？我請求你，你別固執吧！可別把我急死啦！」

巧雲聽得海公講出這許多話來，知道他心裏很殷切，就是她自己又何嘗不需要和海公公多談一點話呢？所以正在想理由來叫迎兒離開這裏。他們又絮叨了一陣！巧雲揀一機會對迎兒說道：

「迎兒，你出去看看公公有沒有醒過來；看過之後，就得回來在前面的套房裏坐着，別到那裏去啦！等一刻就要下山的。」

迎兒答應一聲，就出去了。海公鬆了一口氣，好像肩上卸了一付擔子，隨即拉巧雲坐下，說道：

「好妹妹，你這條調虎離山之計施得很好，可是爲什麼不叫她候着乾爺，偏要叫她

即刻回來，你倒喜歡她在旁邊做精神上的桎梏呢！」

「我怕你又來拉拉扯扯；在這佛門淨地做出不端的事來，豈不被菩薩打入十八層阿鼻地獄；何況，爸爸即刻就要醒來，走進來撞破了像什麼樣子，我看你還是別破戒吧！」

「你倒仔細；但，佛菩薩那裏是沒有十八層阿鼻地獄的，你別怕吧！地獄在人世間呢！」

海公定了口，若有所思；把身子湊近巧雲那裏去。

「你真忍心！竟一點也不念舊情。」

「那裏的話？我如果不念舊情，也不來你這裏了。我真像濕紙包的烘芋頭，外面看是冷的，裏面却一肚熱呢。不像你們出家人，像個紅瓢西瓜，看看是熱烈非凡，實際上涼得可怕。」

「可怕，你拿什麼尺度來估計我的冷熱呢？我爲了你不可以不要家庭，可以不要前程，到這個空門裏來；那末，你有什麼理由可以證明我爲了你不走出這空門呢？爲了你進，自然也可以爲了你出。甚至爲了你可以犧牲我的一切。」

「你苦修三年是不容易的，爲了一個女人是不應該自墮火坑呵！」

「你倒說得好，然而我未必像你這樣想法。祇要你願意的話，我可以馬上離開這裏的。」

「你能馬上離開佛門，可是我不能馬上離開楊門呵！你也應該知道楊雄的厲害，還加上一個拚命三郎石秀，他們是殺人不眨眼的，你不怕嗎？」

海公像被淋着一盆冷水。他想起了前天晚上給石秀駭得毛骨悚然的情景，真的被楞住了。情愛和恐懼在他的腦子裏衝擊着；他不斷地看着巧雲，巧雲向他微笑。他鼓着勇氣說：

「你別笑我，我有什麼怕？我怕你不要我吶！」

「我纔恨楊雄這個酒徒呢！」

「你恨他；然而，你却沒有表示要我呀！」

巧雲默不作聲。

「你默認了嗎？如果你願意的話，我每晚都可以來看你的。祇是，林密山深，樵子無法下手哪！」海公把要說的話，作了一個跌宕。

「我願意自己入地獄，可不願拉你一同死無超生呵！」巧雲善意地說。

「地獄，嚇！地獄，你別這樣洩氣吧！我修持了三年，拜了三年菩薩，也沒拜出一

個名目來；生的事還管不全，誰去打算死後的超生不超生呢？」

「你別這樣說作孽的話，菩薩是有靈的！」

「有靈沒靈，我還不曉得，倒是你看得透澈；菩薩，菩薩，多少人借了它來做斂錢的幌子呵！我三年的苦也吃够了，這寺裏的一切都看破了，所以我不想追求那虛無飄渺的極樂世界。」

「你究竟是什麼意思？」

「我，爲了你，願意放棄成佛的宏願；我要享受一些精神上的愉快；在你的身上，我還要得到一些溫柔和慰藉。我不是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風流的急色兒；然而，我寧可肉體被毀滅，不願靈魂沒有寄托。前些日子我的靈魂會寄托在菩薩身上，我企圖在菩薩身上找到歸宿。現在重新遇着了，把我三年前的舊情復熾了；因此，我的寄托的目標已轉移到你的身上。然而，你似乎是個負情者，一些也不憐惜我。我實在太癡情啦，也太不自量力了。」

海公說到這裏，情緒已不能自禁；他立起身來，就向房外走出去，酸淚也流了下來。巧雲一手把他拉住；用汗巾和他揩淚，仍舊揪他坐了。說道：

「男人的眼淚也會這樣容易流；不怕醜嗎？」

海公啞的一聲不響破涕笑了出來。

「我怎麼不愛你呢？我的好哥哥！」她繼續說。

氣氛顯然轉變了，轉變得這樣美滿。

「然而，這樣的愛，三年前已經搬演過了，它給予我們的是空虛和幻滅；痛苦和辛澀。現在你在深居簡出的楊門，我在隔絕塵緣的佛門；這個愛，嘿，真是四大天王騰雲懸空八隻脚呢！」

「以你的意見怎麼辦呢？」巧雲問。

海公講不出口，巧雲又是微笑。

「你說，怎麼辦？」她補上一句。

「怎麼辦？我想早點了此孽緣！」

「是不是一刀兩斷呢？」

「你又來了，我不是說過我願意每晚來看你嗎？你有好方法叫我進你的屋子嗎？而

且要節級不在家裏。」

「我沒有好方法。」巧雲搖頭。

「好妹妹，別這樣吧！這是我們兩人的事，又不是我一個人的事。」

「但是，我想不出什麼好方法呀！」

「你能否做出你家節級不在家裏的記號嗎？」

「祇要能辦得到，當然能够做。」

「我請你在節級不在家住宿的日子，在後門上貼一張紅紙條兒，我看見紅紙條兒貼着的日子，就躡手躡腳掩進你的屋子，你……」

巧雲不待他說完搶上去說：「你想法子倒很聰明，祇是紅紙條兒貼在後門上很突兀，你應該也曉得石秀是個乖兒，肚子裏用功夫的人，他看到無緣無故貼着紅紙條兒一定會起疑心的；如果給他發覺，躲在後門口，拿着一把殺豬尖刀，等你進門；就叱一刀，把你的身首異處，你纔死得苦呢！」

「以你的意見呢？」巧雲問。

巧雲看看那小桌子上的線香，說道：「以我的意見，凡是楊雄當牢上宿不在家的時候，我叫迎兒在後門上插一枝線香，算是祝禱天地的夜香，那石秀一定不會疑心的了。而且黑暗裏看到一點星火，也可使你特別認得清楚囉。」

海公大笑起來。「這樣，你倒早已胸有成竹了，還逼着我先說呢！」

巧雲用手在海公的腿上擰了一把，說道：

「救了你，你又嘴兇了。下次我不開口啦！」

「是，很抱歉，我是說着玩的；請別生氣好嗎？」

「比不得你們男人不怕羞；女人家是面重的。」

「話不要說遠了；我進了你家的後門怎麼辦呢？」

「我自會叫迎兒等候你，引你進來；可是你叫什麼人來探香訊呢？」

「我這寺裏有個報曉的胡頭陀；每晚叫他來探香訊，五更時叫他在巷口大敲木魚，

高聲唸佛，免得我失醒誤了時。」

「好，你也想得周到。」

海公用手指指天井裏的梅樹，興奮地說：

「梅花，雖然寡傲；你看，它也滿枝都結實了。青青的，多麼有活力呵！」

「可是，」巧雲却指着桃樹說：「從今以後，輕薄桃花逐水流了。」

突然，海公去接近巧雲的身子，兩隻手捧着她的面頰，又緊緊地親了一個滿嘴；巧

雲把手推開了，說道：

「爲什麼又是這樣不老實呢？」

外面已有了脚步聲，還咳着嗽；這是潘公的聲音；巧雲又說了一句：

「你看多麼危險呵！」

說着，拿出汗巾，替海公揩去了又一次染着的胭脂。遏制着情感，等着潘公迎兒進來。潘公也有點心照不宣似的，一進套房就叫道：

「巧雲，巧雲，我已醒來了。」

說着，坐在套房裏却進不來。巧雲和海公一同走出去；海公先說話：

「乾爺，睡得可好？怎麼一會兒就醒了呢？」

「很好，很好，這床舖怪舒服的。真的，我却忘了，轎夫有沒有吃齋呢？」

「我早就關照執役給他們吃了；這是老規矩，不會忘了的。」

潘公捋一捋稀稀朗朗的鬍子，對巧雲說：

「時候不早了，我們下山吧！」

「不再坐一刻嗎？」海公的挽留。

「不，不，家裏恐怕還有事吶！」

「我今晚就要叫胡頭陀行事的。」海公沒頭沒腦的說。

這裏僅有巧雲一個人明白他的說話用意；潘公和迎兒好像沒有聽到一樣。

「真是急色兒！」

巧雲肚子裏罵一聲，然而，對這話倒也並不刺耳，她祇感到海公的一切都是溫和而且熱情的。

她們都離開了這房，往頭山門來，對面是個拿着降魔杵的韋護；巧雲下意識地跪了下去，拜了三拜，暗暗地禱祝道：

「菩薩，我不是魔，沒有在你佛地做出不端事來，也沒有誘惑了你佛門的弟子；請菩薩饒恕我。」

她立起身來，從右邊繞過去。兩個天王對她怒目而視；她感覺有點害怕，她想起了天王的法力，也想起了關於天王的一些鎮壓魔鬼的故事；她好像感到自己業已犯了罪似的，天王一點都不能饒赦她；否則決不會對她這樣憤怒和敵視的。她發覺她的周圍都是些責罵她的威力，她處在陰沉森嚴的氣氛中；她又一次跪到在天王之前，唸着佛；轉身又走向左邊的天王面前，也同樣地叩了頭。

然而四大天王不因她的求救而改變他們的猙獰面目，她感到失望和恐懼；懺悔前一刻不該和海公胡纏，而且又接受他的意見，她着實有點悵惘啦！

「好啦，太太，你也够敬佛了；將來修着個胖兒子囉。」迎兒不耐煩地說。

「可以啦，嬌子在山門口等得好久了。」潘公的催促。

巧雲站起來，瞪了海公一眼。沒精打彩地走出山門，跨進轎子。

海公嚴肅地溫柔地合起掌來，唸聲：

「阿彌陀佛，不送啦；乾爺師妹路上平安。」

轎夫把轎子抬上肩，像水一般的往下流，海公倏不見了轎影，纔回到寺裏去。

巧雲帶着一顆矛盾的心離開了報恩寺，在轎子裏胡思亂想，想不出一個答案來；而她的脚倒有些隱痛起來，她明白毛病是出在那雙緊繃繃的鞋子上。

苦悶的心緒縮短了時間，她好像不多一刻就到了家裏。走進房去，是一房陰影和寒意，她感到沒有一點溫暖；她因此立刻浮起在海公房裏的熱烈情景。使她的情感突然地衝動起來。她希望海公這時最好就在這房裏和她脈脈的談起舊情來。

她把日子一算，今晚楊雄是不該返家的。她叫迎兒來到面前，和她說：

「迎兒，你今晚到後門口去燒夜香，把香枝插在後門上；你早些候在那裏，如果海師父來，你把他引到我房裏來。」

「我不做，被大爺知道了，我該死！太太爲什麼在夜間好好引個和尚來家呢？」迎兒呶着嘴說。

「迎兒，大爺待你好呢？還是我待你好？」

「當然，太太待我好。」

「既是我待你好，爲什麼不聽我的話呢？」

「我怕大爺知道了會打死我。」

「我叫你做的，這擔子就在我肩上，與你有什麼相干！」

巧雲說着，便去箱子裏拿出一個金釵兒來，塞在迎兒的手裏，又說：

「這東西你拿了去，過後我還叫海師父替你做新衣服哩。」

迎兒看見金釵兒，高興極了；因爲她長到這末大年紀，還沒有插過金釵兒呢！

「太太，如果大爺知道了，我可不管哪！」

「不管你的事，有我在這裏呀。」

「好吧，我今晚就照你說的去做。」

迎兒走出去了；巧雲却猶豫起來，又把她叫進來，說道：

「今晚你不要燒夜香吧！」

「怎麼太太老是三心二意的呢？是不是害怕大爺？怕他的拳脚吃不消！」

巧雲被迎兒一說，却氣恨起來，心裏一恨，胆子也就壯了。

「哼，我怕他，頂多一個死；我怕他什麼？」

「不怕，怎麼又不燒夜香呢？」

「好，你去燒，你去燒！」巧雲咬着牙齒說。

迎兒轉身想退出房去，巧雲又叮囑道：

「迎兒，你特別留心，別被石叔叔知道，可不是好玩的。」

「知道啦，放心吧！」迎兒像成年人的話。

「你早些去預備晚餐吧！」又是巧雲的囑咐。

迎兒答應一聲，走出房去。巧雲獨個兒靜坐在這裏，等候溫暖的來臨，她用興奮和恐怖的情緒來迎接這溫暖。

七

海公從巧雲離開之後，就叫胡頭陀到房裏來，把事和他講明了。胡頭陀一口答應下來；却說道：

「師父一向是修律宗的，最講究戒律；平時嚴謹不苟，從未會破戒犯律，怎麼僧臘三年，到現在反參起歡喜禪來呢？」

胡頭陀過去對海公素不敢說半句邪話的；今日聽得海公吩咐他去晚看香，早報曉；

自以爲是海公的心腹人，所以也打起譚來啦。

「我要你去行事，你就和我說笑；可別誤了我的事呵！回頭來我多給你銀子，別絮叨了，早些準備；我專候你的佳訊哪！」

胡頭陀很得意地走了。跟屁股來的是司庫僧。海公一見他來，心裏就有點討厭，知道一定是來算帳的。果然司庫僧關頭一句就說道：

「海師父，今天的齋一共是三百二十兩銀子；你房裏的一桌，也在這裏面帶算了，並沒有另外開在帳上。」

「我知道了。」海公漫應一聲。

「這東西大都是賒來的，海師父你說怎麼辦？哈哈。」司庫僧陪着笑臉。

「怎麼辦？你不會打算打算，一天在伙食裏扣下三兩銀子，不是四個月就得啦！這是我替乾爺佈的齋，汗恐怕要出在病人的身上了；你還不明白？」

「我知道，我知道，海師父；不過，這是賒來的，無論如何要先墊一筆銀子，再慢慢的扣回來。而且，近來的伙食不好；菜裏的油已少得不可再少了，其他的東西差不多自己山裏都有出產，沒法尅扣的。要是在糧裏省下來，天天的稀粥也够薄了，再薄下去，裏面就祇見水了。我看，海師父還得另想個好辦法。」

海公沒有回覆他，轉身去箱子裏拿了一百兩銀子出來，交給司庫僧，說道：

「先拿去應急吧！」

「這帳，請海師父核一核！」

「不要核了，你去料理吧。」

司庫僧隨即退出去了。海公感到一點疲乏，靜坐在床上養神，等候夜的光臨，好聽胡頭陀的消息。

八

胡頭陀香訊帶回來了。

海公立刻感到興奮，面上飛上了歡笑；他整整梵衲和袈裟恨不得就飛到巧雲那裏，他把房門反鎖了。匆匆地走出來；却被一個小沙彌喊住了：

「海師父，長老請你去講話，有緊要事呢！」

海公臉上的笑容驟然被這話吹走了，顯得十分尷尬。然而，他沒有理由可以不去，也沒有勇氣可以不去；他祇能隨了小沙彌到方丈室來。

長老正在蒲團上悟禪，閉着眼睛，好像一段木頭，毫無聲息，也無舉動。祇見他的

銀髯被窗罅裏吹來的風飄着，這道貌岸然的神態使海公摒着氣不敢作聲；他像熱鍋上的螞蟻，站立不定的。他幾次想叫，却被對方的一種潛力壓服了；他又幾次想走，但恐怕冒犯了往後做事不便，他祇能遏制了自己的高熱慾望，靜候長老的功畢。

終于方丈和尚抬開眼皮。海公趕快合掌虔誠地叫道：

「師父有什麼吩咐？」

「近來寺裏景狀不好，你得去城裏大居士大施主處張羅一點來！」

「原來又是這一套！」海公肚子裏埋怨一聲。

「今天那位來寺裏齋僧的是什麼人？」方丈和尚繼續說下去：「這樣熱心護法，倒很有些慧根；照這類女施主應該多多廣結善緣呀。」

海公暗想：「還是這一套！」

「以後多引幾個來。」方丈和尚用手撫着長髯。

「是了，」海公真是說不出的苦。「遵法旨！還有什麼話嗎？」

「沒有了，去吧！」

海公像被釋出的囚犯，感到舒適，他轉身就走；剛走出方丈室，又被叫了進去。

「你去城裏的時候，別忘了買契丹國的人參，我這裏已經早吃光啦。」方丈和尚饒

出笑容來，慈祥地，和靄地。

「我連晚去城裏和師父買，明晨就可帶回來孝敬的。」

長老點點頭，表示嘉許；海公在長老的喜悅情緒中離開了方丈室。

九

海公踏着溶溶的月色拾級下山。那三五之夜的星兒高懸在碧海萬里的長空，顯得十分皎潔和明亮，偶而有冉冉的白雲掠過天際，不但沒有損害月兒的光輝，相反地更增加了這天然圖畫的秀麗；松間明月，本是山林第一逸景；但是這許多可愛的宇宙物體，今夜不能逗引海公，因為他正急急趕路，去會晤比這着許多更可愛的對象；無暇接受這興趣。

他加緊地走，加緊地走；一口氣來到山脚。經過那座廡院，並不進去休憩；仍向城裏走去。

他腦子裏雖浮起很多想像，然而這很多想像都是美麗的；比月兒更美麗的。由於他的興奮情緒，他的步子走得非常快速；不一刻已到了楊雄宅子的後面夾衕裏，這夾衕是狹狹的一長條，月光還沒有射到衕裏；因此，這衕裏顯得比衕外要黑暗些；這黑暗却沒

有影響海公的情緒，而且更使星星之火的線香分外明顯了。他看見線香，像看見巧雲一樣愉快。他想：

「果然，老天不負有心人！」

「迎兒有否在那裏等候我呢？」他問自己。

他輕輕地放下每一個步子，他回頭看看後面，有沒有人在那裏暗算他？他又須顧到前面的路面有沒有坎坷把他絆了一跤。在他快接近後門的時候，心裏突然恐懼起來；他想：

「如果迎兒不在，撞出一個拚命三郎石秀來，這還了得。」

這變態的心理立刻使他躊躇不敢前進了，他又回頭看看後面，毫無動靜；這衙子是靜寂的。再看看天空，沒有一絲雲霓。他舒了一口氣；輕微得祇有自己能聽到的說：

「夜遊神不會駕着祥雲來祭訪的了。」

隨口又唸一聲：

「阿彌陀佛，救苦救難觀世音菩薩！」

於是，把恐懼石秀的念頭也忘了，鼓着勇氣貼近後門；用手指在後門上彈了三下。隨着這聲音，後門慢慢地開了；祇聽得裏面有帶着戰慄聲調的低低的問話：

「是不是海師父？」

海公知道這是迎兒的聲音，隨即應道：

「是！迎兒嗎？」

「是的，請師父進來！」

「很黑呢！我看不見，有門檻嗎？」海公進了屋子。

「有的，你用手搭在我的肩膀上，跟着我走，我叫你怎樣你就怎樣。」

「有門檻要叫我的呀！」

「輕聲些，快要經過石叔叔的住房啦！」

海公聽了，幾乎駭軟了腳。

他們連鼻子都不敢透氣，通過了陪弄，看見有一綫之光從巧雲房裏透出來；光度雖是黯弱，卻也使在黑暗裏摸索的海公感到無上的安慰。他們來到房門口；那房門一扇掩上，一扇是開着的。巧雲已發覺海公在門外，她把燈芯挑亮一點，站起來，用手招一招；海公就踏進她的房間。巧雲輕輕拍拍椅子，海公會意地坐下了。迎兒送完茶之後，隨即退了出去，在隔壁小房間裏聽候使喚。

海公用手指指房外，巧雲搖搖頭，表示門外沒有人，海公纔敢開口：

「石秀會不會經過這裏的呀？」

「不會來的，他早入睡啦！」巧雲壯他的膽子。

「今晚節級不來家中住宿嗎？」他仍擔心的問。

「你怎麼聰明一世，矇瞶一時呀，楊雄今晚在家中住，我也不招呼你來了。誰願意

扳磚頭磕腳背呢？」

海公被她一說，自己也失聲地笑了起來。

「別笑得太大聲呵！那個石。」巧雲故意壓低聲音說。

「今天你什麼時候到家的？」海公問。

「在夕陽西下的時候。今天委實把你累了。」

「沒有，沒有。」

「我看你們寺裏伙食倒很好的；衆師父吃飯真有規矩。」

「喔！喔！我倒忘記告訴你，今天算是你齋僧，所以素齋特別好；師兄師弟們都說

你人好，廣結善緣呢！」

巧雲似乎很突兀，在思索什麼的。

「齋僧的開支，都由我付了，不必你負擔。」

巧雲聽了海公這話，心頭立即湧起感謝的熱潮，她感謝海公真會替她做面子。

忽然，海公覺得有一陣微風從腦後吹來，很有些寒意；他回過頭去看，看到那一扇房門開在那裏，他立起身來把房門細心地關上了，又轉過身來坐下。

「你真謹慎，房門開着怕什麼呢？」巧雲說。

「倒不是怕什麼的，春風吹進來實在有些怕寒吶！」

巧雲關切地用手捏捏海公的臂膀，說道：

「穿這點衣服，自然怕寒了。要不要先去床上裹了棉被睡呢？」

「你呢？」

「我今晚不睡的了。」

「爲什麼呀？」

「和尚睡在床上，叫我睡到那裏去呢？」

「你不和我同床合枕，叫我來你這裏做什麼呢？」

「請你來聊天的！」巧雲又勉強的找出了一大套理由來：「你是受過戒的，再不能自墮情海啦！要不然，佛菩薩會懲罰你的。」

「我不怕懲罰吶！」

「你不怕，我倒怕呢！」

「然而，你不該把我騙下山來呀，走這許多路呵！你該知道我已三夜沒有好好的睡了。」

「我又不叫你不睡，放着的床，你去好好的睡得啦！」

「不是這樣說；你不能這樣無情，你要憐憫我呵，我爲了你已三年沒有歡笑了。」

「我感謝你；但是，我是楊雄的妻子呵！我不敢做出不端的事來。」

那油燈的火燄逐漸萎縮下去，使海公的面色變得灰白起來；眼珠也似失落了神的。

巧雲凝神地看他，心頭橫着許多矛盾；她想：

「我既然約他來，就準備失身於他的；爲什麼又變起卦來呢？況且他又爲了我受了三年孤寂，他是個真心愛我的人；我却愧對他，這三年來，接連嫁了兩個人，但是他仍一貫愛着我，我實在應該接受他的誠意。人，終不能像草木一樣無情，我應該……」

她想到這裏，便把燈芯挑長一點，那火燄立刻發出它的威力來，海公的面上也有了光彩。

「你把我引進了屋子，實在已經不端的了；黃鼠狼蹲在雞棚上，不吃雞也是吃雞了！」海公接着說。

「黃鼠狼，黃鼠狼；誰是黃鼠狼呢？你是個道地的黃鼠狼；雞雖沒有吃，可是苦了雞啦！」巧雲咕嚕了一陣。

「就算我是黃鼠狼，天下可找不出我這樣的黃鼠狼了，你也曾看見過三年不偷雞的黃鼠狼嗎？你有這樣一隻黃鼠狼也就够安慰的了。」

「我也因爲你這隻黃鼠狼吃了三年素，所以纔敢把你約來，不料一見了雞就企圖開葷了，可見你這隻黃鼠狼還是靠不住的。」巧雲調侃對方。

「算了吧！你究竟是什麼意思，和我開這末大的玩笑。」海公有點氣憤的樣子，然而他立即裝出笑容轉圓地說下去：「可是，你不該和我這可憐的人物開玩笑哪，你不是很愛我的嗎？你應該而且必須給我一點安慰呀！我請求你。」

「不是我不願意，我實在害怕楊雄他們，大前天晚上我就……」巧雲躊躇着。

「大前天晚上怎麼樣？」

「唔！……」巧雲沒有答覆。

「你和我講！」

巧雲仍沒有開口，她呆着，睜圓了眼睛，眼圈慢慢地紅起來，上下眼皮霎了幾霎，淚水像珍珠一般直滾下來。

「怎麼？情緒突變得這樣快，哭起來啦！和我講；我受不住你的哭。你和我講，如果不願意我留在這裏，我可以回去的；祇要你能够過得快樂，我再孤寂下去也是不妨的呀！」

「不，不，你……弄……錯了！」巧雲似乎有點口吃的樣子。

「那末，你是什麼意思呢？」

巧雲用右手指着面頰，隱約地還遺留着一點指痕。之後，她抽噎得不可自支了。海公纔恍然大悟，前天晚上巧雲被他說臉上有指印立即轉身進去的緣故。他因此和巧雲起了共鳴作用，多情的淚水也廉價地湧了出來。

「你委實被他們虐待得够了！他們打了你。」海公悲切地。

「他們是禽獸，所以把別人也當做禽獸看待，這日子我一天也不能過得下去。然而，我又有什麼辦法想呢？」巧雲泣訴着。

「什麼辦法？」海公腦子裏打了一個轉，却沒有善策；他知道楊雄在蘄州是一個不好惹的人物，又何況和尙不能替女人出面撐腰！要是弄出一點事態來，連現在這個苟安的局面都保不住；因此，他祇有用歎息來表示自己力量的脆弱。他從椅子上站起來，他想到很適當的話來安慰巧雲，然而，連安慰的話都一時想不出來。他本不忍去看巧雲悲

威的面目；然而，一站起來就不自主地看到巧雲。巧雲的淚珠還是不斷的流，不斷的流呵！從眼坎裏出來，順着鼻子兩邊的曲度往下經過嘴角和下顎，滴到胸前的春衫上，似乎聽得很細微的接觸之聲；巧雲並不注意這許多，任它去流；流個不休。她的眸子沒有靈感似的直視上方，毫無交情；她的胸部起伏地波動着。

海公被激起無限的同情；他用那新裂綻的袖子替她去揩淚；巧雲突然把頭一仰；像被粗糙的東西刺戟着。原來，海公的新袈裟是粗麻布製的，還沒有落過水；因此，巧雲的皮膚受不了它的摩擦。

「怎麼樣？」海公驚異地問。

巧雲搖搖頭，表示沒有什麼。

海公緊緊地去握巧雲的手，覺得她的手冷冷的，不像白天在寺裏那樣溫暖。

突然，一陣緊急的敲門聲傳進他們的耳朵；接着而來的是兩個不協調的粗鹵的恐怖的聲音：

「節級老爺回來啦！快開門！」

這個晴天霹靂，把海公巧雲呆住了，半響不能說話；海公更急得手足無所措，摸摸屁股，抓抓頭皮，像坐在針氈上沒個空處可以安身。他想往地下鑽，天上飛；可是這許

多設想都使他失望了。最後，他要向門外走去，被巧雲一把拉住，說道：

「你想在後門出去嗎？如果石秀聽得敲門聲音出來開門，在陪弄裏和你撞着怎麼辦？豈不是自投羅網嗎？」

海公被她駭住了。

那敲門的聲音更緊了；巧雲和海公的面色也隨着這聲音變成了慘白。在這敲門之聲後面，接着是清晰的房門啓開聲音；巧雲知道是石秀出來了。

「石秀出來啦！怎麼辦？怎麼辦呢？」巧雲戰慄的說。

「怎麼辦呢！」海公也跟着說一句。

他們不但想不出好辦法來，連說話的進展路線也被阻塞了。這房間的佈置是極單調的，一無躲身之處。那微弱的燈光，現在特別照亮了房間的每一角落；照亮了海公身體的每一部位；使他隱身乏術。他看那房門的側面可以作避難之所，却遮不掉坐在床上的視線。巧雲的淚水也被駭跑了；由極度悲慄的情緒轉到極度懼怕的情緒；整個房間裏，像有很大的威力在脅迫他們，連那窗子格也像一隻隻的眼睛眈眈地怒視着他們；他們像被籠罩在一種大雷雨前刻的恐怖氣氛中。

他們漸漸的聽到石秀的脚步聲；立刻，全身的肌肉起了痙攣，面面相覷；臉上的肉

彩也變成了土色。海公靠緊巧雲的身子，像一隻小鷄害怕老鷹抓它時躲在母鷄翅膀下那樣情景；但是，巧雲比他更害怕。因為她親自經歷過楊雄的鞭撻；知道他的辣手決不肯放鬆一個已經知道錯誤而求赦的罪人。

石秀的脚步聲已到達這房間極近的地方；海公本能地離開了巧雲的身子，迅速地向下蹲，鑽向床底下去了。巧雲想跟他進去，一想楊雄進房來不見了她，豈不要查問？她於是立住脚跟，目送海公直到不見了海公。她聽得石秀已走過自己的房門；她在無可奈何中向床上去假睡了。海公坐在床底下靜止下來，他的牙齒馬上自動地打起架來，發出颯颯之聲；身子也抖得從來沒有過的厲害，心房的劇烈跳動，使他的面頰和耳部一陣冷一陣熱的交替着。

石秀去開了大門，兩個小牢子插住楊雄的兩臂。楊雄有點歪歪倒倒的。一個小牢子提着燈籠，那燈籠在月色之下失了他的威風，像沒有的一樣。

「二哥，今晚又醉倒啦！」石秀說。

「誰吃醉酒！吃醉酒的不算好漢。」楊雄大着舌頭說，一股酒味直向石秀的鼻孔裏鑽進去。

「沒有醉，沒有醉；二哥吃酒是一輩子不會醉的！」

「對……：……啦！對啦！這……：……纔是我的好兒……：……弟呀。」楊雄斷斷續續的說着。他們進了門；石秀低聲問提燈籠的小牢子道：

「節級今晚在那裏吃得這樣爛醉？」

「今天三月十五，知府大老爺賞月高興，請節級老爺去後園弄棒使槍。老爺要了一套梅花槍，又舞了一套黃忠刀；喜得知府大老爺合不攏嘴；所以賞下罈酒來，節級老爺都把它吃了。知府大老爺說，好酒量呀好酒量！問節級老爺要不要再吃。他說：大老爺賞下來，小的怎敢不吃？所以大老爺又賞了一罈，節級老爺見了酒，像蠅子見了血沒命的吃，明知吃不下，也把它吃完了；纔吃得這模樣。」小牢子像數家珍地答着。

「你們在講些什麼呀？蠅子不蠅子，蠅子是最下流的東西，也值得放在嘴裏講！」楊雄似乎很清醒的說。

「沒有說什麼！」石秀答覆他。

楊雄踉踉跄跄地來到房門口。石秀叫道：

「嫂嫂起來開門，二哥回來啦。」

巧雲本來早聽到他們的聲音，却裝着沒有聽見。楊雄不耐煩，一脚踢開了門。巧雲趕快從床上爬起來，陪着笑臉趨奉上去。

「大爺回來啦，我算着今晚你當牢上宿不會回來的，所以迷迷糊糊的和衣睡了；要是知道你回來，早該在此等候着的。」

巧雲一邊說，一邊去扶楊雄進房來，嘴裏還喊着迎兒；迎兒却真的伏在後房春臺上睡着了，從夢中驚醒過來，三脚二脚走過來，看見門外站了石秀和小牢子他們，料是來捉姦的，不覺駭了一跳；後來走進房去，看見巧雲已經扶着楊雄上床了，心上纔安定下來。石秀打發了小牢子們出門後，自己便去房中睡覺。心中老是這樣想：「二哥終是吃得這樣爛醉的，不醉也就不回家，聽便嫂嫂他們上山看和尚，成什麼話！」然而他想不到多少時候，也就熟睡了。

那邊楊雄躺在床上咕咕的喘氣，酒味兒充滿了一床舖，迎兒儘在旁邊捏鼻子。

「大爺喝茶嗎？」是巧雲很溫柔的語調。

「不，不，誰喝茶！」楊雄的厲聲。

「不喝就不喝啦；大爺怎麼生這樣大的氣！」又是巧雲的笑臉。

「老子生就這副脾氣，你……還……不知……」楊雄的舌頭有些轉不過來。

「是，是，我不好。」巧雲雖然心頭怨恨，但終因屋子裏藏着和尚，心虛得不得了，所以祇好認錯。

「你，你……不……好？」楊雄把他的丹鳳眼朝着巧雲瞅，巧雲的表情顯得十分尷尬，她下意識地檢查自己的服飾，有沒有破綻被對方發覺。

「你倒很好呢！我的乖乖。」楊雄忽然春意蕩漾起來，便仰起半個身子用手去挽巧雲。「今晚，我要調調兒的了。」

這話一出口，床底下的海公感到難受，把頭垂了下去；眼睛前一陣烏黑。然而，感到更難受的倒是巧雲，她想：「如果真的來了，以後怎樣見得海公的面？」

「大爺，你看迎兒在這裏，怎使得？」巧雲無可奈何地說。

楊雄睨了迎兒一眼，罵道：「跟我滾出去，不知趣的小妮子！」
迎兒隨即退出房去。

「好啦，迎兒已經出去，倒下來吧！」

海公把雙手掩上耳朵。

「不，不，大爺喝醉了酒，不能那樣的，要斲傷身體的。」巧雲找出理由推諉着。

「他媽的！老子化了錢，養着你幹嗎？還不是趁老子高興，要你來奉承！你敢是有野漢子不要我？你說。」楊雄發起獸心來了。

巧雲啞着口不講話。

「老子今晚定要你樂一樂，下來，睡下來，把你的衣褲脫去。」

「不，不，大爺，我今天不能來，底下有……」巧雲幾乎衝出了口。

「底下有什麼？你說，你快說！」楊雄追問。

「底下，」

「什麼？」

「底下有月月紅呢！」巧雲急中生智。

「呸，老子倒霉，碰着不吉利的東西！」

楊雄話還未說完，提起右手一掌，打着巧雲的左頰，拍的一聲，卻把床底下的海公那掩着耳朵的雙手放了下去，他會意到巧雲挨了打，他的憤怒立刻冒上來，他握緊了拳頭，彈出了眼珠，頭上的血管粗大得快要爆裂了。他準備衝出去和巧雲報復。他爬了一步，又縮住了腳，把憤怒的情緒壓制下去。

「楊雄是多手可熱的傢伙，我是個和尚，而且現在在他的房裏，這是不端的事呵；他的理直，我的理屈，他有權勢，我是被奚落的人。再則他是個使得槍棒的人，我是個手無縛雞之力的人，衝出去不是自招禍殃嗎？甚至還害了巧雲。我們是佔不着便宜的！」他想。

他因此咬緊牙根把憤怒與憎恨向心的深處強抑下去。

巧雲被打，她想回手，可是她被一種無比的威力攝住了，她想叫痛，又恐怕床下的海公聽到。她忍辱，所以失去了抵抗的勇氣；她隱瞞，所以失去了發洩的權利。她把血淚往肚子裏嚥，她幾乎透不過氣來；她快臨窒息的階段。

楊雄，他獐笑了！

「嘿，嘿，賤東西！怪不吉利的娼婦！」

突然，楊雄的肚子裏劇烈的震動後，酒往上面翻，吐了；床上和地上都是些穢物，酸味和髒水直往床底下淌去。這委曲給予海公，也着實够了。

巧雲忍痛地含着淚珠，連忙去和楊雄收拾，說道：

「大爺好好的睡吧！等我乾淨了聽憑大爺怎樣擺佈！」

「哼！等你乾淨，老子也不要了；好漢是不近女色的，滾你媽的蛋！」楊雄還餘怒未息呢！丹鳳眼閉了下來。

他太疲乏了，又是吐了之後，心胸倒舒暢了不少，呼呼地睡去了；巧雲纔安了心。

她於是想打發海公出門，絕去後夢；她滿腦子尋思，找出了一個妥當的辦法。

「大爺，大爺！」她一句輕一句重的叫着楊雄。

床上的答覆是牛喘樣的駭聲。

她料想楊雄已經入睡，由於她平時的經驗，知道楊雄不容易醒來的。她在床沿上低低地敲了三下，自言自語道：

「可以出來啦！三十六策……」

海公聽得巧雲關照，慢慢地爬出來，撒了兩手穢水，他却顧不到了，儘向袈裟上措。爬出了床底，蹲在地上，一頭都是灰，巧雲取出汗巾和他去拂，海公用手指指床上；巧雲把面頰側在右手掌上，表示楊雄已熟睡了。

海公小心翼翼地把頭往上升起；那床上的楊雄翻了一個身，駭得他馬上出了汗。巧雲把頭搖搖，示意對方不要緊。於是海公立起來，鞋底和地面接觸，發出了低微的聲音；巧雲又啓迪他把芒鞋脫去。海公依言，脫去芒鞋穿着了地襪，蹣手蹣腳跟着巧雲出來，幸喜房門沒有關。走到迎兒房前；巧雲用手彈了三響，輕輕叫出迎兒附着耳朵說道：

「你去聽聽石叔叔有沒有睡着。」

迎兒轉身去了。

巧雲又取出汗巾在黑暗中摸着了海公的頭，和他頭面都揩了一遍。

迎兒回來了，說：「石叔叔睡得止熟呢；呼啊呼啊的駭聲真大吶。」

「你扶了海師父出後門去，開門要輕些；關門時，把門上插的香拿了下來。」
迎兒牽了海公的衣角要走，巧雲又把她叫過來。囑咐尋個「賊紙」給海師父，路上
好用！

「太太，今晚好月光，路上用不到火的。」

「好，那末，好好的去吧！」巧雲說着，含着辛酸轉身回自己的房裏去了。讓苦難
去磨折她。

迎兒領了海公，開了後門；放他走了。自己便把後門上的香取下，關了後門回身去
睡覺。

海公像失敗的戰士，穿上芒鞋頹喪地踏着月色歸去。一樣的月色照着海公，海公的
情緒却完全變了。他來到城門邊，城門早關了，好容易打通關節，守門的也知道他是報
恩寺裏的師父，放他出城去，說道：

「師父下次可不行啦，這時期是亂糟糟的，要是混進了兩個小毛賊；不，梁山泊的
好漢，小的可担当不起呀。」

「我明白！下次給你老人家多帶禮物來！」海公漫應一聲。
城裏發出了笑聲。

海公比大前天晚上的心境更惡劣了。他想起了在巧雲房裏那時候的緊張場面，現在還有點不寒而慄。又想起了楊雄的暴戾態度，他特別憫憐巧雲的遭遇。再想到巧雲對他的溫柔，更增加了他對巧雲的熱愛。然而，他一記起長老和尚叮囑他買契丹國的人參，現在却空手而回，使他煩惱，明天如何去報命？他就在這樣交織的思慮中走完他的夜行程……

十

海公自從三月十五以後，精神一直恍恍惚惚沒有甯靜過。他自己也明白修的是律宗，最忌的是犯戒律。照理一個知客師不應該修律宗的，他從一思一想到一舉一動都不能及於亂的；他懺悔過去的舉動和思想都犯了戒。

「佛滅度後，比丘當以戒爲師。」他想。
這樣他不是應該自己取消比丘的資格嗎？

然而，他現在既然不能自己取消比丘的資格，而且還要繼續犯戒下去，他想：「什麼律宗？什麼以戒爲師，都是遏制人性的魔鬼！」

他來到大雄寶殿，看着莊嚴的三世佛，感到自己的罪孽。然而，在那香烟繚繞中似

乎出現了潘巧雲影子的時候，他又憎恨三世佛那副面目有意和他作對。一尊尊羅漢，排在兩傍，不同的嘴臉像在那裏說笑他，諷刺他。他於是想把它們都搗毀了，甚至把整個寺院都放火燒了。

他的神經似乎已經錯亂了。一會兒是，一會兒就非了，一會兒是認爲佛是最好的，一會兒却認爲佛是最不好的。他喜怒無常，他也走向兩極端。他深深感到在寺院裏是最領略不到人生的溫暖的；然而，他又想，即使離開了寺院得不到潘巧雲，人生也還是空虛的，孤寂的，毫無意義的。

那悠然脫塵的鐘聲，原是佛地的聖音，今日在他看來，簡直是喪鐘！在這聲音裏不知埋葬了多少青春和多少生命。

他最怨的：這幾天來，達官貴人，巨賈縉紳來寺裏結緣的特別多；他無心去接引他們，非但無心去接引，而且憎恨他們；憎恨他們不瞭解他的心事；專門在不著邊際的佛身上做功德，問着些看不見聽不到的事物。

他逐漸逐漸地消瘦下去，在清晨，在深夜，終喜獨個兒跑去無人的地方徘徊。不論一顆樹，一根草，一朵花，一隻鳥，祇要它能逗引他喜悅，他就認爲這就是潘巧雲的化身，潘巧雲的心靈已經附在那裏，他於是擁抱着樹，熱吻着花，緊握了草；然而他要去

接近鳥時，鳥却飛去了。他對着飛走的鳥悵惘萬分，直至不見了鳥，纔開口道：

「好妹妹，你忍心地飛啦！你飛向別人的懷裏啦！」

說完，終是獸看了天，失神地哭了。

「女人，是無情的。」他想。

「不，不，巧雲是多情的；這是楊雄不好；是我沒有勇氣。我想她一定也在那裏念着我呢！她一定也在那裏哭。」

他的情緒，熾烈地燃燒起來，他便要一口氣跑到巧雲那裏去，訴說他的願望。這樣，他就走下了山；然而，他又縮住了腳，好像楊雄和石秀的兇惡面相就站在他的目前。雖然，他至今還沒有看到過楊雄；祇是那天晚上粗暴的聲調和動作已使他吃驚不小了。他怨恨自己是個弱者，懊悔從小不會練過拳棒，否則可以和他們鬪上三百個回合，把他們殺了。

一天，兩天，十天，八天的過去。他像渡過了幾年。

他害了病，在高熱的時候夢囈了。幸而，他的房裏是靜悄悄地少有人去的。

在病中他常常發怒，而唯一受氣挨罵的是小沙彌。罵過之後，他又後悔了。胡頭陀也來服侍他，煎藥給他吃；他很感激。他幾次想對胡頭陀說，要叫他去通知潘巧雲來寺

裏；但是，他明白胡頭陀沒法子接近潘巧雲，沒法子傳話；因此，他打消了自己的滿腔的希望。

「巧雲不應該不來探望我的！」他想。

「他怎麼知道我在病呢？」他又想。

在病中，他篤信起佛來了，但是，也有附帶的條件，希望佛法無邊，把他的病訊傳給了巧雲知道。

又是一天，兩天，十天，八天的過去，他的病好了。

不論在病中，或是在病好了之時，他唯一惦念的是潘巧雲。

現在已是四月十五了，他夢鬱的過了整整一個月。他記起了上月十五的事，看見了和上月同樣皎潔的月兒，使他鼓起了再一度的探試的勇氣。然而他反問自己：「巧雲未必仍一貫地插着香夜吧？一個月了，她沒有這樣的耐心吧？」

「應該會插的！」他又很自信的說。他於是把胡頭陀叫來，吩咐下山探香訊去。

十一

三月十六日，是海公狼狽離開的第二天，巧雲仍懷着熱烈的希望等待海公的來臨；

他雖然受了一夜的委屈和不安，今天仍是喜悅的。夕陽還掛在天角的時候，就叫迎兒到面前來。

「太太，又有什麼事老叫我呀！」迎兒似嗔非嗔地說。

「今晚，恐怕海師父仍要來的，你也仍去後門上插夜香，在後門口候着。」巧雲請求式的吩咐。

「太太，海師父是不會來的了；昨晚吃了驚，今晚誰敢再來討沒趣呢？像是一隻耗子吧，隔夜險些兒被關進鬧籠，今晚雖有大米子放着，它也不敢來偷吃的了。我看，太太早些安睡吧！別癡心候着海師父，海師父是不會來的了。」迎兒重複地說着。

「不管來不來，你得要去候着的。」

「爲什麼呢？」

「我知道他會來的！」巧雲的強詞。

「太太說他會來就會來嗎？那末我去候着。」

「留心石叔叔！」

「知道啦，昨晚你就講過了，我不會忘的。」迎兒很率直的孩子氣。她不待巧雲說下去，跳呀跳呀地跳出房門去了。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迎兒，迎兒！」

聲息全無。

「她睡着了吧？但是爲什麼沒有一點人的味兒和氣息呢？」

她想，她嘆，她側着耳朵聽。

仍是聲息全無。

她於是去摸門門，後門已上了門，她纔明白迎兒今晚沒有達成任務；她很惱怒。轉身回來，準備去責罵迎兒。

她一口氣跑到迎兒房前，推門進去，祇見迎兒伏案曲肱睡着，鼻子裏發出呼呼之聲。旁邊一盞油燈，如豆的火光，黯淡得幾乎連三尺之內都不能見物。那情景使巧雲的憫憐之心油然而生了；她非但忘了惱怒，忘了責罵，而且認爲：「迎兒一天到晚做事，也實在太累啦。這末輕的年紀，照理應該早些睡覺的，可是天天爲着我熬夜，怎麼不疲乏呢？」她因此溫和地叫着：

「迎兒，迎兒。」

「石叔叔下次不敢啦，這是太太叫我做的。」迎兒的夢囈。

原來迎兒正在夢裏，被石秀逼迫，執着白亮的尖刀叫着她的名字，追問她爲什麼在

後門上插夜香；她被駭醒了。把睡眼睜開，一見巧雲站在她的面前，倒真的吃了一驚，說道：

「我正在做夢呢！我怕石叔叔。」

「別怕，你好好的上床睡吧！明天再講吧。」巧雲安慰她，一手便去剔亮了燈。

迎兒揉揉惺忪的睡眠，把神定一定，回想沒有照着太太的吩咐去等候海師父，心中倒有些不安起來；但是，偷眼去看巧雲的面色却非常和悅，真使他感恩萬分了。

巧雲候迎兒上床睡了，替她吹熄了火；然後回到自己房裏。一進房，就使她感到空虛。她推開窗子看看月色，那月兒已掛向西天了；她搖搖頭，短嘆一聲，下意識地說：「又辜負了這春宵了！」她隨即拉上窗子，上床去睡。她並沒有熄燈，看了火在發呆。各種思緒佔據了她的整個精神領域，使她無法合眼。

這夜，她又失眠了。

.....
三月十七日，在天黑的時候，巧雲又把迎兒叫來，叮囑道：

「今晚可不能再睡啦，務必要老等在那裏；你想：海師父敲不開後門，回去多麼掃

興呵！如果，你要睡，也該來關照我一聲，讓我自己去候着海師父。」

「是啦！太太，我今晚準老等在那裏！」迎兒的回答。她本來想把看見石秀的事講出來，後來不知怎的又忘了。

迎兒退出了房，仍照前兩天一樣，把香插在後門上，然後上了門，回到廚下去料理，等到各事完畢再去後門口，一摸門門却已下了。她想：「恐怕石叔叔又出去了吧？」

她於是抄襲了昨晚的故智，從門罅裏偷看出去；石秀又在那街裏踱躑着，還看到他的護膝裏插着一把匕首，靶子上纏着紅綢，那根頭雪亮的小鋼圈，在月光底下閃爍着。她把舌頭一伸，頸項一縮，撥轉身就走了。她又忘了巧雲的囑咐，仍跑到自己房裏躲着不敢作聲。

和昨天的情形一樣，石秀候到更深夜靜沒有得到什麼，也回轉房裏去睡了。他想：

「恐怕嫂嫂真的在燒夜香；不然，怎麼候了兩次都不見有人來呢？」

他因此放心地睡了。

迎兒到自己房裏後不敢睡，等到過半夜便去巧雲房裏撒個謊，說道：

「海師父今晚仍沒有來！」

「你都在那裏候着嗎？」巧雲像有點不信任的樣子。

「怎麼不在那裏候着吶！我纔從後門口來呢！」迎兒索性說得像模像樣。

「你有沒有開出後門去看看呢？」

「沒有，我在後門罅裏張着吶！」

巧雲失望地苦笑一聲，把手揮一揮。迎兒會意地退出房自己去睡了。

巧雲把頭仰起來，看看屋頂，有點茫茫然。這房裏靜寂得可怕；她無聊地用手去弄燈杆，向油裏去攪，那油面上就起着波紋；燈草隨着油的漩渦沉下去了，火燄立即萎縮到不可再萎縮的地步，室內更加淒涼了。

她無可奈地上床去睡；懶着脫去衣服。

這夜，她的情緒仍走着昨夜的老路。

.....

三月十八日，又是在天黑的時候，巧雲仍把迎兒叫來，叮囑道：

「你仍去等着海師父吧！」

「我不去了，海師父是不會來的了。」迎兒反抗意識的表達。

「爲什麼不去？」

「因爲海師父是不會來的了。」迎兒仍是這個理由。

「你怎麼會知道他不会來呢？」

「因爲，」迎兒停了嘴，在腦子裏打了一個滾。

「因爲什麼？」巧雲追問。

「因爲，」

「什麼？快講！」

迎兒究竟有點孩子氣質，經不起一再詰問，終於吐露了實情。

「因爲石叔叔夜夜在街裏拿着尖刀走來走去，還揀着個角落躲起來，我實在很害怕。如果他回到屋子裏被他撞着，可不要殺了我。」

「喔，喔！」巧雲半響說不出話來。「那末，你前昨兩夜什麼時候回到房裏去睡的呢？」

「我嘛，」迎兒有點怕挨罵的樣子。

「我從來不罵你的，你好好的和我講，別撒謊；撒謊可惹我生氣啊！」巧雲的神情很焦慮。

「我嘛，看見石叔叔就回到房裏的。」

「什麼時候看見石叔叔？」

「在廚下料理清楚之後，便去後門口，石叔叔老早就候在那裏了。」

「真的嗎？」巧雲漲紅了臉，面色由焦慮轉到緊張，由緊張轉到恐慌。

「可不是真的，我看到石叔叔的護膝邊的紅刀柄，就駭走了靈魂兒。」迎兒天真的說。

「你有沒有看見海師父來呢？」巧雲神經錯亂起來。

「怎麼會看見呢；太太，我一看見石叔叔就跑回來了。」

突然，巧雲捏住了迎兒的臂膀，迎兒誤會巧雲責罰她，發起抖來。巧雲却把她順手拉過來，緊緊的抱住，睜大了眼睛，說：

「糟啦！我的迎兒，你怎麼不跑回來告訴我呢？海師父吃了那姓石的虧了。要是告訴了我，我就得去衙裏和他拚啦！」

迎兒舒了一口氣，把頭仰起，看着巧雲的眼睛，說：「太太有什麼用呢？石叔叔動起手來，十個八個壯漢都不在他心上，不要說是你！」

「可是，我去拉拉他的手也是好的，祇要他手一鬆，海師父就可逃跑啦！」巧雲說着，放開了迎兒；迎兒把肩胛聳聳，意思是：解除了束縛。

「太太別怕吧！要是海公吃了虧，你也不能放過的，今天都是平靜的過去，這就說明了石叔叔並沒有拿着海師父的。」迎兒很理智的說。

「唔，」巧雲把頭點點。讚道：「倒不料你有這末聰明的想法，像個成年人啦！」迎兒被她稱讚兩句，樂得笑開了嘴，跳了兩跳，却把那隻金釵抖了下來；她連忙去拾，祇怨地上很黑，找不到了；她急得幾乎流出淚來。巧雲點了燈，在臺底下把它找到了；仍交給她，她又幾乎感激得流出淚來。

「下次，留心一點兒；這個釵兒還是我娘活着的時候給我的，我一向捨不得插；因為這是我僅有的金飾呵！我愛着你，所以給了你。」巧雲說。

「是啦，我下次也不再把它戴在頭上了。」迎兒隨即把金釵小心地藏在了着肉的衣服裏。

「迎兒，你今晚仍肯去候海師父嗎？」巧雲記起了叫迎兒來的目的。

「不去啦！太太，我實在很怕石叔叔會殺我的，我已經說過了，那把紅柄刀我是怕得魂靈兒都出了竅；太太，什麼的差使我都願當，就是去候海師父我要請太太饒我一次。」迎兒的哀求。

「不去就得啦，幹嗎絮絮叨叨這一大套。不過，你仍得和我去插香；之後，我自

已去候海師父。」

「好的，太太不會責罰我嗎？」

「不會的，我自己的事自然應該由我自己去冒險，我怎麼可以犧牲了別人來替自己造福呢？」

巧雲她一方面不肯強人之難，一方面也不放心迎兒去候海公；更認爲迎兒懶着不去候海公，所以還不如自己去候着來得好。而且她由於兩夜未見海公來，增加了她對海公會面的慾望。她像「大旱之望雲霓」，要親眼去望望，究竟是怎樣的情景。在她的心裏，或許她自己候在後門口，海公就會來了。所以她懷着一股優勁和熱情今夜要親自去老等着。

「太太，要不要先給你頂備晚餐呢？」迎兒說。

「不要啦，你先去插香，回頭再弄給我吃。」

巧雲明白夜香必須先插，不然胡頭陀的報訊就要落空了；好得胡頭陀去報了訊，海公再下山來還有一段時間，所以她可從從容容用餐，事實上巧雲對於晚餐是無可無不可的了。

「好吧，那末我先去插香囉。」

迎兒說了，退出房去。

不多一刻，迎兒回來交差。又把晚餐拿進房來，巧雲隨便吃了一點；全身晚妝清楚，匆匆去後門口。第一使她注意的是石秀有沒有在街裏做暗算工作；她用眼從門罅裏留心看出去，街裏是靜悄悄的；不要說沒有石秀，連野狗都沒有一隻。她還不放心，輕輕地開出門去，在近後門的幾丈之內斥候一個來回，也沒有什麼發現。因此，她肚子裏罵起迎兒來了：

「這孩子倒會撒謊，這街裏連石秀的影子都沒有，那來他的人。我若是不來，倒被她瞞過了，叫我放心不下，也幾乎誤了大事。等回進去要教訓她一頓纔是。」

她於是回進屋子裏，推上了門，在那裏候着。過了一個時辰，還不見海公來，把她的腿也站酸了。她再去開門，立在階沿上，凝神地向街的遠處望去，仍沒有半點聲息。缺陷的月兒掩了小半個臉却在那裏張望她。她說：

「月兒，你怎麼老是在看着我呢？你會笑我太癡情嗎？可是，你那裏也有一個逃婦呢！她不是爲着追求更光明的去處而脫離了樊籠嗎？我與她都是受強者欺凌的女子，祇是我們的所好和所求不同吧了！」

她說罷，對着月兒得意地笑了。然而，她又立刻收起她的笑容；再度注視遠處，希

望她意想中的人姍姍而來，腦子裏立刻呈現一幅美景。好久，好久，那遠處仍是死寂的，她的希望被幻滅了。

清脆激越的擊柝聲，由遠而近，再由近而遠；那更點，也由少而多，由簡而繁了，這說明了已是夜闌入靜的時候；海公今夜是不會來的了。可是，這位一往情深的巧雲還存着若斷若續的一縷希望。

一過半夜，雖是春風，吹在身上的也着實有些寒意。她想回去添衣，又恐怕海公來了見沒有人候着仍回轉寺去；因此，他忍住了料峭，苦撐下去。那插在後門上的香，早已失去了它的生命；然而，巧雲還不肯死心回進屋子；直聽到雞聲四起，她纔拖着疲乏的身子抱着一顆頹喪的心回房睡了。

到了天明，巧雲把迎兒叫到面前，很有點生氣的樣子；迎兒看見她的面色不好，知道不妙，先開口問道：

「太太，你昨夜候着海師父沒有？」

「沒有，都是你不好，誰叫你兩天不去候，所以他不來的了！」

「太太，我都去的。」

「你去的？還敢當面撒謊！你說石叔叔每夜都在衙裏，爲什麼我昨夜沒有見着他呢？」

？你……你……：……：真是一個不懂事的小妮頭！」巧雲遺憾地責備迎兒。

「太太，我沒有撒謊呀，我去的兩夜石叔叔都帶着刀在衙裏呢！太太給了金釵我，我怎好騙你呢？況且，海師父的爲人很好的，他待太太多麼親暱，待我們下等人也很和善，我都巴不得他能來，怎麼敢不去候着呢？要不是怕石叔叔，昨夜就不必太太親自去等候了。」迎兒申訴理由。

巧雲本來肚子裏有些怨憤，不料迎兒讚美海公好，把她的氣憤都消了。她眉宇間的陰霾，立即霽開；代替的是忍不住的笑容，可是她竭力忍住，恐怕又被迎兒看出來。

「海師父好在那裏呢？」巧雲的話頭也轉了。

「怎麼不好呢？他替死的做功德，請活的吃酒肴，他拉著你講話，他挨緊你寒暄；他不怕辛苦半夜裏還冒著險來探望你；太太，你想，像這樣的人，可要比大爺好得多囉！你看，他長得又多麼可愛，挺俏的！年紀又輕，性情又溫，從來不會冒火，不像我們大爺喝醉了酒，回來不是罵就是打，也從來沒有看見大爺和你講上兩句三句話。而且身上刺滿了藍繡球花，挺出了大肚子，也不像個好樣子。把他們一比，真是天上和地下呵！你說對不對。」

迎兒不著意的說了一大套，却句句投入了巧雲心的深處，感到無限的慰藉；從她面

上的兩朵紅暈，和嘴角的一泓香泉，就可充分顯出她的愉快了。

「你說得太好了，我的孩子；海師父是沒有這樣好的。」巧雲故意表示異議。

「嘿，嘿，」迎兒笑起來。「太太說他沒有這樣好，那末太太爲什麼這樣愛他呢？又爲什麼……」

「別瞎說！」巧雲的嗔聲。

「我不說，太太不要生氣。」

迎兒真是個好孩子，她不懂巧雲的嗔聲正是歡喜的表示呵！

「太太，石叔叔昨夜既沒有在衙裏，那末今夜要不要仍是我去候海師父呢？」迎兒自以爲說錯了話，企圖用這工作來贖罪。

「不要你去啦，仍是我自己去候着吧。」

巧雲對迎兒已失去了信任。而且，他認爲海公從山上半夜跑來，也應該親自去迎接他的；否則，於情說不過去。因此，每夜都由她親自去了。

春色是撩人的，在香風麗日之下，她需要海公在一起。雖說在北方，春色誘惑力不如江南；但是它給予年青人的想像還是十分旖旎的。在春天裏一個富有活力的少婦，得不到異性的溫情，是比什麼都苦痛的！尤其是巧雲，楊雄給予她的是一連串的暴力，

凌辱，和冷酷；因此，她也特別懷念海公了。

在白天，她僅僅懷念；不敢妄想海公會來屋子裏聊天。一到晚上，就浮起了濃厚的希望。然而，每晚給她的答覆却是空空的。秋月是雅士們謳歌的對象，春月却迷惑了每個悽情的少婦。她一夜復一夜的看着月兒殘缺，使她的心頭一天比一天的沉重起來。

在她精神極度疲憊的時候，彷彿街的遠處海公翩翩地來了，等到神思稍一寧靜，浮在面前的海公又不見了。她從小就怕獨個兒在黑暗裏就着的，接連的十天，現在已經是沒有月光的黑夜了。那慣替黑暗張目的角鴟，也唱起它的戾調來了。巧雲一聽到這淒厲的聲音，怕得連眼睛都閉上了，雙手捧着耳朵。企圖藉以減少恐懼的氣氛；但是驅除她恐懼心理的倒還是她的每晚被幻滅的希望。她祇要腦子裏浮現海公的影子，她就會開出門去，站在階沿上，正視黑暗；要在黑暗中去找尋她唯一的安慰。然而，她每次都是撲空的。

她在希望和恐懼的交織中渡過了漫漫的長夜。

她抵敵不過每夜的春寒，抵敵不過每夜的疲乏，抵敵不過每夜的恐懼，更抵敵不過每夜精神上的挫折；終於她病了。她和海公似乎有感應性和磁力性的，在同一個時期內病了。病了之後，她更想起了海公，因為眼前就沒有了一個人能體念她的病情呵！

她病了的第一夜，整個的希望仍寄托在海公的翩然蒞止。然而，那等候的責任祇可交給迎兒了。她和迎兒說：

「迎兒，我病了，我無力起床，我不能去那裏候着海師父；今夜，仍要你替我去啦！你不能像前些日子。」

「太太，祇要石叔叔不在衙裏，我都願意去。」

「不一定有石叔叔吧？我去候的時候，從沒有遇到過石叔叔的。」巧雲帶着懷疑的口吻說。

「沒有就好了；若是遇到石叔叔，我可要逃回來的。」

「聽你的便吧！」巧雲的聲調很底；顯然，她的體力不支了。「聽你……的……便

……吧。我待你……不錯……呵！」

「我不會不替太太出力的。」迎兒說。

「但願如此，你早些兒去準……備吧。」

「好，我去。太太要喝些水嗎？」

「不要，你去……得啦！」

迎兒便退出房去。

巧雲迷迷糊糊地睡去了。

.....

隔着半個時辰，巧雲醒過來了；房子裏黑得伸手不見五指，她想叫迎兒，隨即想起迎兒已去等候如海了。然而，她不相信迎兒真的會去，她認為天下除了她自己就沒有一個人會忠實地去等候如海的。而且，在她的感覺上，她已經睡了很久了，猜度現在至少是過了半夜；迎兒一定在自己房裏睡覺。因此，她用右手撐起了身子靠在床柱上，取了火種，打着了火，把燈點亮了。閉上眼睛定定神，耳朵裏就噹噹的響個不停；她披上了夾衣，蹲下去穿鞋子，抬起頭來，眼前就有幾千百個金蠅在飛舞着，一陣黑，幾乎到了下去。

她摸着床走，又摸着壁走，盤到房門邊，跨出門檻，來到迎兒房裏；裏面一點聲音也沒有，再撲向床上，也闕無氣息；她纔知道迎兒不在房裏。然而，她又恐怕迎兒睡在後門邊，把事誤了。再沿着壁摸到近後門，輕輕叫道：

「迎兒！」

「太太，做什麼？病好了嗎？」迎兒的答話。

「沒有，我來看看你的，現在……什……麼……辰光……：：：：：啦？」

「你睡了還不到半個時辰呢，早得很！」

「你很好，今晚很好；等過三更，海師父不來，你就……睡……吧！」巧雲很費力的說。

「太太，回房去睡吧！我今夜遵命在這裏老等海師父好啦！」

「是……」

巧雲又摸着壁比來的時候更費力地回到自己的房裏去；右脚纔跨進門，一陣頭暈，跌倒下去了，神志也不清了。好久，纔甦醒過來，她搖搖頭，長嘆一聲；看看那孤燈的青燄，無力地隨風搖曳，隨時有被熄滅的可能，也正像自己飄零苦澀的身世一樣，她心頭一酸，鼻孔向外一放，淚珠隨即湧了出來。她撐起了半個身子，用手揉着右面的膝蓋，膝蓋皮已跌破了，血也滲出了褲子，她纔知道流了血。因為右手的動作，也知道右肘已受了傷。她默默無言，祇是流着淚。咬緊牙齒勉強站起來，一步一踏地到床上去，連鞋子都沒有氣力脫，躺下身子，喘着氣，口渴得厲害；眼前沒有水可以喝，也祇好強挺下去了。

「媽，我的媽！」她淒然地喊着。

她覺得混身發痛，腰部和肩部都酸得緊，熱度也逐漸高上去；她用呻吟來代表痛苦，她不斷地喊着：「媽，我的媽！」她無力地睜開眼睛，屋裏仍是靜寂得可怕。她明知死去的媽不會來照顧她，然而在無可奈何的境遇裏，她不得不用媽來減除痛苦。

在她的意識中，媽是應該來照顧她的，因為她從小就受着媽的撫育，有病有痛，也祇有媽會關切她。她雖然知道海公是她唯一的安慰者，也是唯一關心她的人；但是，她認為不應該由海公來照顧她的；服侍女人的疾病，不是男人份內之事，所以她不希望有個特殊的收獲，而且她也不敢叫出海公的名字來。

她睡在床上，有時好像浮着身子騰空而起，有時好像被打入地窖沉重不堪，有時幻想着許多孤魂冤鬼，有時現出了光天化日；腦子裏一陣熱，一陣冷，一會兒響雷轟地起，一會兒暴雨驟然止，把她攪得昏昏顛顛，神志失常。

過了三更，迎兒來了；巧雲的熱度也退了，她覺得疲倦萬分。

「太太，你怎樣了？」迎兒到床前親切地問，她一手去挑燈芯。

「熱退了，這時也好得多啦！前一刻真要死去似的。」巧雲沉悶地說。

「太太有什麼不舒服嗎？」

「混身酸痛！」

「怎麼太太時常會酸痛呢？」

「還不是吃了大爺的毒打，每逢發病，老傷也隨着而來呢！」巧雲說完，隨着喘了一口氣。

「太太，這個時候想吃點什麼嗎？」

「不想吃什麼，嘴裏渴得緊，舌頭也快焦了，你把我的鞋子脫了，去廚下燒些茶來我吃。」

迎兒替巧雲脫了鞋子，轉身出去。

不多一刻，燒了一碗水給巧雲喝了，巧雲就舒暢了不少。迎兒幫她脫去了上衣和罩袴，好好地蓋上棉被。

「好啦，迎兒你去睡吧；明天什麼時候醒來再來吧。」

「要不要和你吹滅了燈？」迎兒說。

「不要啦，我病了在床上最害怕，屋子裏黑黑的，一刻也不能過。」

「太太害怕，我睡在你的腳邊，好嗎？」

「你好好地去睡吧；睡在我的腳邊是不舒服的。」

「不要緊的，我倒頭就會睡着的，如果太太要什麼時叫我也方便些。」

「那末，你就睡在這裏吧！那邊櫥裏有一條棉被去拿出來蓋。」

「我還是在去拿自己的棉被來蓋。」迎兒說完，便匆匆出房，取了棉被來巧雲腳邊睡了，纔鑽進被窩立即放出了睡聲。

「這孩子真沒有半點心思，一倒下去便睡着了。」巧雲的自言自語。

她閉上眼睛，裝睡；可是愈是裝睡愈睡不着，而且愈聽到別人發出呼呼的熟睡聲，心上更無法安定下來，因此也更不能入睡了。

今晚，讓紛亂的情緒侵襲她吧！

.....

在日高三丈的時候，迎兒方纔醒過來。翻了一個身，揉揉睡眼，毫無遲緩的爬了起來；祇聽得巧雲還是帶着沉重的鼻音在呻吟着。

「太太，你怎麼仍不舒服嗎？可要吃點什麼東西呢？」迎兒的鈕子還沒有扣上，連忙爬過去。

「是的，我一直到現在還醒着吶。」

「你有什麼心事想不開嗎？」迎兒注視巧雲的神色。

「心裏倒似乎沒有，胸前却氣悶不堪；看上去這病不會三兩天就好的。你去請公
來，我有話和他商量呢。」

迎兒下了床，整一整衣衫，去廚下洗了個臉，就到門前去找潘公。潘公正在那裏應
付顧客。論斤交兩的弄得嘴角邊盡是白沫。

「公公，」

潘公似乎沒有聽到。

「公公！」迎兒的聲音提高了。

「做什麼？」潘公知道迎兒在叫他，漫應一聲，仍沒有回過頭來。

「太太病着呢！要請公公去商量商量。」

「下了市再說吧！」潘公毫無關切地說。

那坐在帳台上的石秀看了迎兒一眼，面部一點表情也沒有，祇顧自己做着帳。

「公公，太太的病很重吶！」迎兒焦急地向潘公下着警告似的。

「知道啦，回頭下了市我自會去看她的，這時丟不開手。」潘公隨即對一個胖胖的
顧客說：「這塊肉最好也沒有了，坐臀，第三刀呢！要肥一點的，背表和肋條儘你揀，
揀來揀去你老哥還是要揀這塊坐臀，徒然油了手，……」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奮。她不明白爸爸爲什麼不肯替她開條生路，更不明白自己的丈夫對她這樣無情，而一個小姪頭反能在憂鬱之中給她無上的安慰，在患難之中，給她幫助。雖然金釵原是她，但是既經贈送，這份厚意也就值得可貴了。

「你，迎兒！」巧雲在被窩裏伸出了右手，招了三招，繼續說下去。「來，我真料不到你年紀輕輕有這樣好心腸！」

迎兒靠近床邊，巧雲握住了她的左手，緊緊地握住了她的左手，隨即拉到自己的嘴邊，親暱地吻着。又說道：

「金釵已是你的了，我不能把你的東西變賣了拿來醫我的病呵。我很感謝你的對我這份好意。」

「不，太太，這金釵是死的，留着也無用；我們下等人戴着金首飾也不配；太太病重，理應醫治，我應該孝敬的，何況這金釵原是太太自己的。」迎兒毫無虛僞地說。

「不能夠，我不要你的金釵，我要叫石秀拿出銀子來，因爲這筆錢，應該由他代大爺付的。」

「迎兒既然一片忠心，你也應該接受她的好意的，何必去石叔叔那裏討麻煩呢？」潘公恐怕巧雲不要迎兒的金釵，趕快從中勸說。他想：「巧雲爲什麼好好地送這金釵給

迎兒呢？這樣貴重的飾物，而且又是她娘留給她的。」

迎兒聽到潘公的話，連忙用右手去着肉衣袋裏拿出金釵來，燦爛火黃的閃光立刻躍進了六隻眼睛，各人對這金釵懷着不同的情緒。巧雲由這金釵連想到海公，更想到死去的娘，悵惘和悲痛交織在她心的深處。潘公由這金釵解決了他的眼前困難，他很高興，然而使他遺憾的，手下却沒有銀子把它換下來。迎兒起初激於情義，付出了她的慷慨，等到把金釵拿在手裏却有點捨不得了。

潘公看迎兒的金釵想要交給巧雲的時候，一手把它取了過來，說道：

「迎兒，真有良心，讓我去請大夫來醫病吧。」

潘公說完，掉頭走了。

巧雲放鬆了迎兒的手，感到慚愧，感到赧疚；她沒有勇氣再看迎兒，翻一個身，滾向裏床去了。

「太太想睡嗎？醒着這許多時候該閉着眼睛睡了，等回大夫來時……」

迎兒的話還沒有說完，祇聽得很輕快的步子從外面來，這自然是很熟悉的聲音。

「太太，大爺來啦！」迎兒在沒有說完上句却已轉換了說話內容。

巧雲裝着不知道。

楊雄已來到房裏，漫不經心的一看，不見巧雲在，便問迎兒道：

「太太那裏去啦！」

「太太病着，不是睡在床上嗎？」

「怎麼又是生病！吃得好，用得好，那裏來的病？」楊雄負氣的聲調。

「一個人吃了五穀雜糧難免不生病，大爺別這樣用勁說話，太太一晚沒睡，纔合上眼呢！」

「狗屁，老子說話要你插嘴，跟我滾開！」楊雄兇暴地說。

駭得迎兒不敢再開口了。

「去把我的單衣拿出來，天氣熱啦。」楊雄說。

「我不知大爺的單衣藏在那隻箱子裏。」迎兒顫慄的語音。

「你問她！」

「太太剛睡着，不是我早跟大爺說過了嗎？」

「叫她醒來！」

「我不叫。」

「不叫？老子做你！」楊雄提起了拳頭。

「迎兒，大爺的單衣在第……二隻……」巧雲忍不住了，恐怕迎兒挨了打。

迎兒走過去拿，楊雄立着等候她，也不說話。迎兒把楊雄的單衣拿出箱來，打了一個包袱，交給楊雄。楊雄拿了包袱，邊走邊說：

「我衙裏公事要緊，大老爺又常常找我，不能來家裏；有什麼三長二短，要石叔叔商議商議吧。」

說完，楊雄已走出了房門。這算是他的天良未泯，交代這幾句無關痛癢了，一刻兒走得無影無蹤。房子裏仍留着迎兒和躺在床上的呻吟的巧雲。

.....

經過了五六天之後，巧雲的病已好轉了，七八天之後，她已經可以起床；十天之後，飲食也正常化了。在病中，她仍叮囑迎兒每晚去後門插香，門邊等候。她雖不願海公來服侍她，然而，她仍希望海公能來給她精神上的安慰和溫暖。

現在，她已經健復了；而初十邊的新月也帶着圓整的希望給予了人們新的啓示和新的鼓勵。她鄭重地告訴迎兒必須忠實履行她所負的任務。到了四月的十三日，也是前一個月的同日，海公會爲了她前夫的二週年忌辰第一次來到楊雄的家裏，巧雲想起了那晚

和海公相遇的情景，因此，她自信今晚海公或仍會跑來；使她將近一月的思念得到滿意的酬答；可是這一理想終於被事實擊碎了。過了夜半，她又一次地帶着失望的情緒回轉房去。

四月十四日，她仍和隔夜的情況一樣。

今天，是四月十五日了，她是懷着一腔熱情，插好了香在後門邊候着。

.....

胡頭陀把香訊探來了，在山門口遇着海公，說道：

「阿彌陀佛，海師父！那後門上今晚是插着香在那裏呢。也是女施主的慈悲心腸，

海師父的好造化。」

「真的嗎？」海公有點不相信。

「誰騙你呢！」

「不會有這樣好耐心吧？」海公仍是帶着懷疑的口吻；然而，他微微地笑了。

「不相信嗎？那就不去好啦！」

「怎麼不相信呢，我一定去；可是，你明天五更別忘了報曉呵！」

「你師父的事，怎敢不盡職呢。」

海公等胡頭陀的話說完，回進寺去，重新修飾一下，吃了點東西走出來；祇見僧衆都去大殿上打坐，他目送他們一個個過去，使他心頭起了波動，宗教的信念又浮在他的面前，西方極樂世界的想像也立刻增強了。他打算打消下山的主意，跟着僧衆去大殿打坐，靜心苦修他的律宗，擺脫一切煩惱。然而，抬頭看到三五之月懸掛在東方的天空，立刻又突變了他的意識，他唾棄了他的修持宏願，握緊拳頭，快迅地走出了山門，直往山下去。

然而，另一個威脅却在他的腦子裏出現了；他想起了上月十五晚楊雄回家的情景，真使他不寒而慄。

他因此站住了腳，躊躇不敢下去，畏懼和希望在他的神經中樞劇烈地鬥爭着，月光，似鏡地照着他們；他想：

「我如果又碰着楊雄怎麼辦呢？再爬進那床底下去嗎？假定他沒有喝醉酒，有意到床底下去看看把我抓出來，豈不落了他的手？那楊雄石秀性發起來，把我二人都可能結果性命的。我死了不算，還要帶累她，何苦呢？即使不被他抓出來，躲在床底下也够委屈的呀！難道我受得住他的侮辱嗎？我還是過着這青髻紅魚松間明月的悠閑清靜的生活

吧！如果我以身殉教，也不失爲空相達觀的高僧；今日以身殉情，便是被萬人唾罵的淫棍了。我三年的修持也等於枉費。」

他於是把身子轉過去。

「不，不；」他的思念突然轉變了。「我不能辜負巧雲的一顆聖潔熱情的心，她爲我燒着夜香，爲我苦守在空中閣裏，我應該給她安慰。何況我的走入空門原是爲了她；由於失去了她，我的心神就沒有了歸宿，我纔向佛門中去企求澈悟。現在她既然歸向了我，我實在沒有必要再去追求茫茫無際的宗教。我爲了她進，也應該爲了她出，我沒有半點矛盾，我是一貫的。卽伊遭受楊雄他們的殺害，我也是應該的，祇要巧雲的心屬於了我，我爲什麼不該勇敢一點呢？我爲什麼怕犧牲呢？皈依我佛如來，是慢性的爲她犧牲；受楊雄一刀，充其量是早和遲的分別吧了！祇要巧雲能瞭解我的殉情，我還是值得的。而且今晚的去，要從死裏去找尋一條生路，我要約她遠走天涯，脫離楊雄他們的虎口，衝出他們的樊籠。世間那有這樣湊巧的事，今晚楊雄又會回家住宿呢？我一定要去，決心的要去。」

他於是又把身子轉了過來；往山下走着。他回頭看看報恩寺，沒有可以使他留戀的地方。

走吧，放開了步子走吧。

四月中旬的天氣，是暖洋洋的了，雖是晚間，一經劇烈的行動，汗珠也立刻從皮膚裏鑽出來，把他的襯衣都濕透了。

他懷着比上月今晚更急切的心理向他的目的地行進，無暇再接觸路上一切的事物，他祇求立刻能到達巧雲那裏。

在路上沒有耽擱，他已經走進街裏，那情景完全和上次來的時候一樣，他却更小心翼翼地來到後門口，用指輕輕地在門上彈了三下，那後門發出一軋……軋……軋……「微而且緩的聲音，等到可以容身進去的時候，裏面閃出來一個潘巧雲；在月色的反射之下，隱隱地露出了緊張而喜悅的神情。他們兩人一見，狂熱地情不自禁地緊緊的抱住了，巧雲把頭靠在海公的左肩上，斜睨着他。說道：

「你把我念死啦！」

「可不是嗎？那一刻不思念你呢！」海公的答話。

他們的聲調，像受着震動的古琴上的弦線，發出抖顫的音響。他們的心房，也立即開始激盪，熱淚帶着一種不可說明的氣氛湧了出來；他們好像都可以聽到對方從心的深處發出來的訴說。

海公呆看着巧雲，淚珠滴在她的面頰上，和她的淚珠交流了。

好久，好久，巧雲纔開口說：

「如海哥哥，我們到屋子裏去吧！在這裏如果被別人看到，反落了個樣兒。」

「好吧！」海公放開了手。

巧雲走在前面，海公跟在後頭，她把後門推上，屋子裏立刻墨黑一團。海公跨了大步，一不留意，踏在巧雲的腳尖上，她忍不住發出：「啊唷，嘖，嘖，嘖……」

「怎麼？踏着了你的腳，抱歉得很，痛嗎？」海公很不安地問。

「沒有什麼，一點兒也不痛；恰巧踏在鞋尖上，沒有碰着腳趾頭呵！」巧雲忍住痛，撒謊地答。

「不痛，我纔放寬了心。」

巧雲前面引路；海公搭着她的肩膀摸索，祇覺得她的身子走得很不平穩。

「摒住氣，把腳上的芒鞋脫下來吧！」巧雲的低語。

「別脫啦，你聽到腳上有聲音嗎？我今晚已換上軟底鞋來了。」

「你倒是有心人。」

「不是上次已吃着苦了嗎？」

「別講話，前面已是鬼門關啦！」

「是。」海公的應聲輕得連自己都難以聽見。

他們通過了這條長陪弄，來到房裏。迎兒守在那裏，一見海公，裝一個鬼臉，很興奮地說：

「海師父你今晚來啦！我家太太候了你二十九個通宵啦；還候出了一場大病。真是老天不負有心人，今晚纔候着了你。」

迎兒說着，就去倒茶，拿臉巾。

「你把茶和臉巾放在檯上，去歇息吧。我若有什麼事再叫你。」巧雲吩咐。

「太太有了海師父，便不要我伴着了。」

「別亂講！」巧雲假意的申斥。

迎兒隨即去自己房裏半着聽候使喚。

海公在袋裏取出一支紅燭來，對巧雲說道：

「請你燃起這支紅燭吧！那油燈不够光明，我的精神很受威脅呢！」

「你把房子裏點得這末亮，光兒從門縫裏透出去；如果石秀半夜出來小解，遠遠地看見這道光一定要起疑竇的，還不如仍點着油燈；反正這屋子裏馬上就有月光射進來的

，吹滅了火，娓娓長談，不是更好嗎？」巧雲啓迪海公。

「當然很好；不過，我似乎來到這屋子裏就有點恐怖，火亮一點，也可壯壯膽子。

那……」

「別怕，我的如海哥哥，有我在這裏，決不會使你吃虧的。」

「是。」

他們沉默下來。

海公的汗，在額上涇涇地流，流呵！流呵！

「你熱嗎？把袈裟脫去吧！」巧雲說着，便遞那塊臉巾給他。

海公揩去汗，把袈裟卸了；巧雲一手把它接過去，掛在一邊的壁上；他們坐着開始長談了。

「你那天晚上駭嗎？」巧雲問。

「怎麼不駭，駭得我一直不敢來；我天天思念你，夜夜思念你，終於生了十多天病

。海公說。

「你也病過嗎？在什麼時候病的？」

「大約離開這裏十天左右吧？」

「真湊巧，我也在這時病了。」

「唔，病得厲害嗎？什麼病呢？」海公很關切地。

「風寒症，恐怕夜夜候着你，受了一些冷吧？不，應該要病的，不候你也是要病的；我自己的體質太經不起磨折啦！」

「病了應該吃藥呵，請過大夫醫嗎？」

「請了的，不吃藥怎會好呢？你呢？」

「我，患了一場大夫也診斷不清的病，躺着十幾天，後來好了。」

「我也躺着十幾天吶。」

「真是同病相憐呀！」海公說。

他們的身子，默契地互相靠近攏來，一種吸力把他們的精神融洽在一起。天空的月兒，張着圓圓的臉，已在窗外偷看他們；然而，他們似乎沒有發覺。

「你現在的身體已完全健康了嗎？」巧雲問。

「早就好啦！我看你的面上倒有一點病容，眼圈還是黑暈暈的。」

「不，我也早就好啦！那眼圈是我故意用眉筆塗上一些黛色的。」

「幹嗎塗上一些黛色呢？」

「你瞧瞧要不要好看一點呢？」

「是不是裝一些病態出來，顯得缺陷的美？」

「嗯，差不多。」

「我不相信。」海公說着，他企圖把手指去擦她的眼圈。

「如海哥哥，別動手，坐着好好的說話。」

海公隨即把手縮了下來。把話扯開去：

「那天晚上，你後來怎麼樣啦？」

「他像一頭豬，直睡了沒有醒，一早便去衙裏當差，我起床的時候，他已離開這裏

了。」

「他沒有打你嗎？」

「睡着了，怎麼打呢？」她笑了起來。

「我想，」海公脫出了兩個字，又不說下去了。

「你想怎樣？」巧雲追問。

「我想，」海公停一停。「如果我說出來，你不會責怪我吧？」

「你說，就是說錯了，我也不會對你有什麼遺憾的。」

「我想，我們這樣總不是妥善的辦法；如果落在楊雄他們的手裏，我們不會佔便宜的，不如我們逃了，逃到遙遠的地方去，過着我們愛怎麼樣就怎麼樣的生活，一直到我們老去。」

「不好，你是一個出家的和尚，我怎麼可以跟你跑呢？我不能造這樣大的孽，你將來還得成佛呢！」

「你又來了，我成什麼佛呢？活見鬼！我的走入空門是爲了你；祇要你願意，我仍舊走出了空門。誰有宏願真正去皈依如來呢？都是爲了沒有辦法想，沒有路走，才去追求死後的樂土；來沖淡生的苦悶。」

「可是，你光着頭，帶了女人走，一下就被入識破了；跑到那裏去呢？」

「難道天下這樣大，就沒有我們容身之地嗎？」海公感慨地。

「你說，那裏有我們容身之地？如果一個和尚帶了一個女人，什麼人都可以來拿你，也什麼人都可以來處死你；你往那裏走呢？我看，倒底還逃不掉楊雄他們的魔掌。」

「依你的意見呢？」

「依我的意見，就這樣算了吧，渡過一夜算一夜。」

「不是長久的辦法，如果說是和尚容易被入識破，我明天起就去寺中準備，揀一個

日子立關，在關三年把頭髮蓄長了；然後和你約個期，裝着商賈模樣逃了。」

「你真的肯吃這三年苦嗎？那末，我準爲你守三年。三年不是一個短日子呵！你要忍住這三年。」巧雲帶着懷疑的口吻鼓勵海公。

「我爲你已苦支了三年，而且那時已沒有了希望；現在有目的的再忍住三年，有什麼困難呢？」

「但願這樣，我的……」

「是的，我的好妹妹。」海公下意識地搶口上去。

突然，天花板上陣響，把海公駭了一跳，臉色也變了。

「什麼響？」

「別怕！是鼠兒打架。」巧雲說。

「唔，是鼠兒打架，我當是楊雄今夜又要來花間喝道了。」

那鼠兒發出吱吱的叫聲。

「我看不僅是打架吧？還在那裏……」海公帶着俏皮的神情說。他又忘了方纔的恐懼。

巧雲把頭低下來不說話。海公去拉她的衣角，兩顆眼珠釘住了她，她的心頭震盪起

來。

海公便把燈火吹熄，一股青烟嫋嫋而上，頃刻消滅了。那皎潔晶瑩的月光立即從窗子裏像一個不速之客的闖了進來，屋子裏充滿了柔美幽靜的情調。巧雲被海公拉住手半推半就地走近床前；那鵝黃色的褥子上印着兩個影子搖曳不定。海公替巧雲解去鈕扣，他的情緒，隨着解脫的次數逐漸增高。巧雲在每一個鈕扣解脫時，她的心房就痙攣一下，直到鈕扣全部被解完為止。可是另一個刺戟又賜給了她，海公和她鬆下了帶子，她紅暈了整個面頰。

最後，她僅存了一個大紅兜肚，露出一身勻美豐滿的羊脂似的白肉。明亮的月色，透過了她的肌膚，她的肉色立刻珠光寶氣起來；她的烏黑眼珠沉浸在秋波中，玉露欲滴地。

「我的什麼都獻給你吧！好妹妹，祇要你要。」海公情不可抑地說。然而，他想一想口把這春色吞了。

巧雲格裕地一笑，又趕快斂住了笑容，把牙齒咬着下唇，露出了整齊的潔白的一排，把上唇襯托得更絳紅了。她的鼻孔微微地動着；眉角的飛躍代表了她的意識，代表了她的希望。

他們擊碎了封建的枷鎖，撕毀了禮教的外衣；緊張地熱烈地投向他們理想中的境界，收回了數年來逐漸賒欠出去的情債，得到了無數次苦難交換來的代價。今晚，他們纔感謝愛的聖潔，愛的偉大。一切的一切在他們共通的觀念下表示屈服了，就是那無邊的佛法，今晚也失去了它的無上莊嚴。

他們真誠的心靈在月色的培養中更顯得有活力；他們忘了楊雄給他們的威力，也忘了石秀的陰險刻毒。他們儘情地追求生的以來唯一的安慰和歡樂。

現在，祇有大公無私的明月，才能偷窺他們心靈的交流；也祇有大公無私的明月，才能瞭解他們心靈的交流。

那邊房裏的迎兒，候着不敢睡覺，久久不見叫喚，實在無聊不堪。她走向巧雲房門口貼着耳朵去聽，閉着一隻眼睛張着一隻眼睛去門縫裏看：燈火熄了，說話也沒有；裏面雖有一種她從未聽到過的奇異聲音，然而，她想：「這聲音和太太海師父他們不相干的。」因此，她意料他們已經入睡，她纔放心回到自己的房間裏，解了衣服蒙被去找尋她自己的夢境。

在一種心靈交流的興奮氣氛裏，時間的消磨最爲快速；他們看到月兒的扯西，月光的轉移，最後房子裏沒有了月色，他們纔意味到時間的不早。講不完和談不盡的話，祇

能暫時擱起，疲乏地睡去了。

到了五更，石秀照例是最早的起來，他必須去宰豬作坊，而且他還有一個習慣，一起床便要上廁所。在他點了燈去廁所的當兒，突然聽到後門外街裏有敲木魚的聲音，他覺得很蹊蹺，因為他每天起床，從沒有聽到過這種木魚的聲音。石秀是個很乖巧的人，他的疑竇立即產生了，於是放棄了他每日例行的事，回到房裏，在枕頭邊取了匕首，棄了燈，悄悄地開了後門，走到半街，在黑影裏看去，祇見一個頭陀敲着木魚，探頭探腦往面前走來。石秀找一個隱蔽之處躲着，等到那個頭陀走過，就閃在他的背後，一隻手扯住他的護領，一隻手把匕首攔着他的頸子。頭陀回頭一看魂不附體，木魚杵也掉了；叫聲：「啊呀，救……」

「別聲張，」石秀低聲喝住。「你不要掙扎，到這裏已成甕中之鼈，若是高聲，我把你殺了。你叫什麼？來此作甚？好好和我實說，說得對我放了你；否則，你看我手裏的傢伙。」

頭陀縮着頸子，咋舌道：

「我叫胡頭陀，在報恩寺裏出家；因為海師父和楊雄的妻子潘巧雲有染，晚來命我看香號，叫他來此入鉢，五更裏命我來這裏敲木魚報曉，叫他出鉢；實不干我的事。」

石秀聽了怒不可遏，想道：「怪不道夜夜插香，祇恨我候了兩夜就中止了，不然早就把這對狗男女殺了。」

「我問你，海賊禿現在在裏面嗎？」

「在裏面睡着呢！」

「好，請你把衣袴脫給我，讓我穿着再來敲木魚。」石秀哄騙對方。

「是。」胡頭陀隨即把衣袴脫下來，放在那裏。

石秀乘他不防，把匕首向他頸子上一勒，殺倒在地，鮮血汨汨地流出，胡頭陀的身子動了幾動，立刻死了。石秀穿上胡頭陀的直裰護膝，執着匕首仍隱藏在那裏靜候海公出來。



巧雲俾有心事在身，不待胡頭陀的木魚響早已醒着等天亮。海公仍是呼呼地發出鼾聲，她幾次想叫醒他，終由於存着體貼的心打消了時起時伏的主意。她決定讓他好好地多睡一會，連自己想翻身的權利都無條件犧牲了。她貼緊了他的面頰，一陣陣的火熱從心坎裏直衝進腦際，她發生了某種企圖，然而立刻耐住，把這一思慮強制地消散開去。

屋子裏是黑越越的，窗子裏雖已透進了微弱的曙光，然而並不能驅除那給人威脅的黑暗。

突然，木魚的聲響傳進了她的耳朵；甯靜的氣氛立即起了波動，使她感到悵惘。她不得不喊起海公：

「如海哥哥，醒來吧，衞裏已敲着木魚了。」

她又把手去扭他。海公驚慌地醒了過來，祇聽到：「嚶，嚶，嚶……」的木魚聲。他連忙爬起，巧雲把他揪住，說道：

「別慌，我去替你拿衣褲；晨寒得緊，別傷了風不好過。」

「你不是也同樣要受寒嗎？」海公的反詰。

「不妨，我已醒着多時了；吃着點寒沒關係的。……」

巧雲說着，摸了自己的內衣，穿了下床，點起燈火，再穿上外襖。然後把海公的衣褲等一一順次拿給他，海公穿好了下床；巧雲再給他袈裟，他披上了。

他們發覺衞裏的木魚聲突然停止了，然而，他們不知道衞裏已經發生了大變卦。

「我要走了！」海公說。

「你要走了？你今晚再來嗎？」巧雲低聲地問。

「要來的，祇要看見有夜香。」

「恐怕一別又是一月吧？直把人念死！」

「不會的。」

「你真的愛我嗎？」巧雲突兀地問。

「怎麼不愛你？即使你不愛我，我也始終愛你的；何況你這樣真情的愛我。」

「真的嗎？」她很興奮，接下去却頹喪地說：「可是你要去立關了。」

「立關不是爲了你嗎？是不是你不要我去立關呢？如果你不要，我當尊重你的意見

。……。」

「不，我沒有這樣想，可是你去立關使我惦念，也使我若有所失，我想要求你遲一個時期去立關。我很需要你挨過這夏季，因爲我太孤寂了！我已失去了整整三年的歡慰；不，應該不止三年了。現在，我纔領略人生的意味；可是，你又要和我隔離了，這隔離固然仍是爲了我，我却受不了這漫長的三年呵！我希望在這三年不能會面之前，有一個較長久的時間我能相處在一起。就是你吧，也不該在炎熱的季節裏關閉在一個小屋子裏呀。」巧雲依依地訴說她的衷腸。

晨光已佔滿了整個屋子，他們都可很清楚地看出了對方的神情；燈火失去了它的效

用，收斂着自己的光芒在一邊冷冷地偷觀。

「對，我也這樣想，不過……」

海公的話還沒有說完，迎兒也被木魚敲醒了關心地闖進房來。

「海師父，早安！」迎兒說：「木魚敲過很久了，還不出去，等會衙裏有了人是不便的。」

「是，」海公點點頭。

「別這樣急！」巧雲執住了海公的手，說：「我不忍你去，恐怕你去了不會來了。我似乎……」

「不會的，今晚準來；我們談話的機會正多着呢，你看天還未亮，再不走恐怕不行啦。」

「你會冷嗎？」巧雲又找出話頭來問。

「不冷；今天已是四月十六了，孟夏的季節是不會冷的。」

「今晚你準會來嗎？」

「會來的！」海公又一次的放出了諾言。

他說完，便去緊緊地擁抱她。

「走吧！」迎兒的催促。

他們不得不撤開了手。

「我送你走，好嗎？」巧雲說。

「不要，你在房裏好好歇息歇息吧！迎兒送我比較方便些。」

「不，我要送你。」

「別這樣啦！反正今晚還會來的。如果回來在陪弄裏遇着石秀你用什麼話搪塞他呢？別太熱情，要把腦子冷下來思考思考。」

「是，我不送你。」巧雲幾乎流出淚來，她竭力忍住。

海公轉過身去，又回過頭來，看看巧雲。

迎兒拉拉海公的袈裟，催他走。他退了兩步，沒留意房門檻；一拔，幾乎跌倒。巧雲搶步過來拉住；事實上如果跌倒，巧雲最快也來不及的。

「怎麼？有沒有扳痛腳？」巧雲問。

「沒有。」

「走吧！」又是迎兒的催促。

巧雲沉思，很迅速地轉身過去，到春臺的抽屜裡摸索一會，拿出一把東西，走過來

塞在海公的手裡，說道：

「這是你上月來這裏送給我爸爸的棗子，他分了一半給我，我捨不得吃，直藏到現在；我恐怕你一早起來走路會肚子餓，拿去充飢吧！」

「不要，好得不多時就可回到寺裏的；即使餓，路上也有點心買得來吃的，你仍收起吧。」

「一清晨在路上買點心吃，人家七三問四，你用什麼話回覆他們呢？這棗子在路邊吃邊走不是很好嗎？」巧雲堅持她的意見。

海公無可奈何，祇得全部收下了，放進袋裡去；隨即跟着迎兒出去。

「今晚準要來的呀。」又是巧雲的叮囑。

「一定來！」

海公回過頭來，用大袖子揮揮，轉過身去了。

他們來到後門口，迎兒去拔門閂，門閂並沒有上着，她自言自語道：

「昨晚太太真粗心，門閂都忘了上；要是有小毛賊來怎麼辦？」

這話打進了海公的耳朵，他想：

「昨晚好像她在那裡上門的，怎麼今晨沒有門呢？」

他有些糊塗起來。

迎兒開了後門；竦，海公走出去，迎兒馬上關上後門，自去房裡睡上一個好覺。

海公慢慢地走出街去，順便摸出棗子來吃，他真感謝巧雲的溫情。不料尚未走及半街，却被一個拿木魚的人一交放翻。海公還認爲是胡頭陀，仔細看時，却是拚命三郎石秀，這一駭真是把魂靈兒都飛上天去；連那個未吃完的棗子也駭了在他的嘴裡發抖。

石秀把海公按住，粗暴地喝道：

「怎麼，拍蒼蠅拍到大蟲的頭上來啦！賊禿，媽的認得我拚命三郎石秀嗎？別動！要你的狗命。」

海公起初很怕，被石秀一罵，倒反而不肯示弱了。

「嘿，你，怎麼不認得，是吃閒飯的狗戎囉！」

「他媽的，開口罵人；剪了我二哥的邊，還不知錯；反來傷人，看你活得成！」

石秀說着，一掌手打着海公的下顎，牙縫裏的血立刻流了出來，那個棗子也吐在一旁；那臉上腫起一大塊。

「好，你打，打得好。」海公咬緊牙根說。

「怎麼不好，他媽的；輪得到你們和尙來佔了我的嫂嫂？這纔好呢！」

「楊雄的事，和你有什麼相關。」

「我是他的弟弟，丟不掉這個臉？我問你，你和淫婦來往過幾次？」

「你別管這許多！」

「不說，我殺了你。」

「最好也沒有了，殺吧！落得我尋個超脫機會，早早生西；不然，真不知幾時離開這凡胎俗體哩！殺吧，怕了也不來你這個龍潭虎穴了。」

「真的不怕死嗎？不怕死，我倒不殺你了；祇要你一五一十說出姦情來，我放了你。」石秀有意把話宕開去。

「不殺我，嘿，我也不會講給你聽的；誰願意在強盜面前求救呢！」海公倔強地。
「不說，」

石秀說完，用右腳在海公的背脊上用力壓緊，海公連氣都透不過來，喉間發出了喘聲，嘴邊推出了白沫，和血合流在一起，嘴唇上已染了很多泥土；他恨在心頭，祇是不肯說話。

「說不說？」石秀的逼問。

「說嗎？你和楊雄都是賊王八！」

「臨死還嘴硬，不做你也不認識我石秀的厲害，也無法警戒你們這許多賊禿！」

石秀火起，在海公的背上用力一拳。海公的胸部受了劇烈的打擊，一陣痛，叫聲「啊呀」，嘴裏沖出了鮮血，面部立刻變得慘白了。他閉着眼睛，知道即使石秀不殺他，這傷也是活不成的了，他想起了巧雲，不覺比受打更痛苦。

「好妹妹，你知道我在這裏受辱嗎？看上去我今天是活不成的了，你口口聲聲今晚要我再來你處，但是，我逃不掉石秀的魔掌呵！我和你恐怕往後是不能相逢啦，你好好地活着，別爲了我傷心，我死在九泉之下也會來護衛你的。我爲了你出家，也爲了你破戒，更爲了你被殺，祇要你知道我在愛你，我死得也甘心的。可是你今晚又要枯守空閨了；你一定不知我的死，你或許還會怨我失信，或者罵我負情。好妹妹，請你原諒我吧！我雖然軀殼不能來，可是我的靈魂常在你的身邊，你……你……你……」

海公想着，很痛苦，他不能再想下去，他希望石秀早點把他處死。

「你既自稱是好漢，你就不該用軟用硬來哄騙我，也不能叫我要死不得死，你要殺趕快殺了吧！」

他嗚咽地說完這段話，又吐了一大口血，便昏了過去。

石秀看看海公不肯說出姦情，知道無計可施，而且血吐得很厲害，地上濕了一大塊

，天色也直亮的亮起來，不允許再拖延時間，等一會說不定街裏有人來往，就不便走脫了。他迅速地在屈膝邊拔出匕首來，三四刀把海公搗死了。又剝下了袈裟僧衣鞋襪等，海公便赤條條不着一絲，自己也脫去了直裰護膝，和海公的東西捲做一捆包了，棗子在袈裟陸續滾出來。他提了衣包，再走出二步，把匕首放在頭陀身邊。然後匆匆地來到後門口，想推門進去，後門却閉上了；他料到方纔有人送海公出來。不得已轉身走出街去，繞道去前門，那時潘公已開了門到宰豬作坊裏去了。石秀悄悄地去自己房裏，把衣包向床底下丟了；尋水洗了手臉，照常開門應市，管帳；沒有半點異樣。在石秀看起來，殺人正和殺鷄殺鴨一樣，根本就不當他一會事呵！

.....

那街裏有個賣糕粥的王老頭子，每天清早要出來趕早市，挑着擔子正走近海公的屍邊，沒有留意被絆了一跤，那擔糕粥嘩啦一聲潑在地上，趕快爬起來，摸了兩手腥血。就大喊大嚷起來，說道：「有個死和尚在這裏。」幾家鄰舍聽得，都開了門出來，只見滿地都是血粥，一邊拋着三三兩兩的棗子，離開幾尺地面躺着兩個屍首，於是大家鬧個不休。

「不得了啦！命案，命案。」一個老裁縫說。

「是王老頭子殺人！」小瘋子武斷地說。

「我沒有殺人，我老了！」王老頭子哭喪着臉。

「沒有殺人，怎麼衙裏三個人，兩個是死人，就贖你一個活着呢？不是你殺的，倒是我們殺的！」小瘋子的聲音大起來了。

「把王老頭子細起來，送到薊州府裏去陳告。」小張出主意。

「對，對，小張說的對，人命案子出在這衙裏，我們都有相干的。」四五個人齊聲說。

「不對，不對，我們都有連帶干係的，對面鄰舍要挖眼睛，隔壁鄰舍要割耳朵，還是大家湊一份錢出來，在衙裏上下使用，說是別的地方移來的死屍，讓大老爺判下四個字來，叫：移屍圖害；不就完了。」

「老嘴巴說的對，但沒有首告也是不行的。」另一個駝背阿三說。

「就叫老嘴巴做首告。」又是小張的主意。

「不行，不行，我不去，我見不得薊州府的大老爺；最妥當還叫王老頭子去。」老嘴巴陰鷙地說。

「我也不去。」王老頭子的哀求。

「你不去，就說你殺的人。」大家都說。

「好，把王老頭子細起來。」大家七張八嘴地。

「我去，我去，我去拚命；可是我不能再出錢啦！上下使用的事還要煩老嘴巴；衙門裏的老爺都不好交的，鬧出岔子來，誰擔當！」王老頭子也是一根老油條。

「祇要你去首告，上下用錢有我；大家的錢交給我，聽我去發落。大家可不必操心。」老嘴巴拍拍胸說。

鄰舍們雜亂哄哄地嚷出了一個辦法來，於是推推拉拉地把王老頭子擁到蘄州府去；先由老嘴巴去衙裏大小份兒用了錢，餘下來的就飽入私囊。

知府大老爺升廳，王老頭子跪在地上發抖道：

「青天大老爺在上，小的王老頭子該死在下，每天挑擔去市上賣糕粥營生，今朝一早起來，在衙裏被個死和尚絆翻，碗碟都打碎了，青天大老爺真可憐，那邊還有一個血淋淋屍首，求求青天大老爺明鏡判斷。衆鄰舍也知道我王老頭子是個好人哪！」

知府聽了，就傳衆鄰舍對質，衆鄰舍都說王老頭子是個好人；不會殺人的。知府隨即取了供詞，行下公文，委當坊里甲，帶了仵作公人，押了鄰舍和王老頭子一千人等，

去衙裏檢驗屍體，要把詳細情形回報。

衆人奉命去衙裏相驗完畢，回來稟復知府，說：「被殺的是報恩寺裏的知客師海公，離開三四尺地面死的是胡頭陀，海公不着一絲，身上三四處搥傷致命而死，胡頭陀身邊，見有兇刀一把，只見頸上有勒死傷痕一道，想是胡頭陀掣刀搥死海公，畏罪自行勒死。」

知府就命衙役拘來幾個報恩寺裏的僧衆，詢問緣故，都回答不知內情。知府猶豫不決，難以定案；還是當案的孔目乖巧，稟道：

「眼見得這個海公赤身裸體，定是和那胡頭陀爭風吃醋；被胡頭陀殺了。胡頭陀恐怕事發難逃，因此畏罪自勒。雖非移屍圖害，也委實不干王老頭子和鄰舍的事。叫他們找個保人聽候隨傳隨到。屍首叫報恩寺住持抬去燒了，立一個互殺文書便可了案。」

知府點點頭，說道：

「講得有理，便照這樣辦吧！」

知府依了孔目的話一一發落了；衆鄰舍都歡天喜地，說老嘴巴辦事能幹；回到家裏，再湊些份子吃酒，替老嘴巴慶功。

薊州雖是個大地方，但是像這樣的姦殺案子，也轟動了全城；街頭巷尾都把這事做

談話的資料；前頭衙裏一些好事之徒，還做成了一隻曲兒。到處唱着：

「堪笑報恩和尚，撞着前生冤障，將善男瞞了，信女勾來，要他喜捨肉身，慈悲歡暢；怎極樂觀音方纔接引，早血盆地獄塑來出相，想色空空色，空空色空，他全不記在心經上。到如今，一心要生回，却不知涅槃街巷。若容得頭陀，頭陀容得，和合多僧，同房共住，未到得無常勾帳，只道目蓮救母上西天，真可憐這知客爲娘身喪。」

這隻曲子一出來，男男女女都跟着唱順了口；流行一時。後頭衙裏的惡少閑手，聽得奇癢，也做隻臨江仙唱着比賽：

「淫戒破時招殺報，因緣不爽分毫；本來面目恣躑躅，一絲真不掛，立地放屠刀；大和尚今朝圓寂了，小和尚昨夜狂騷。頭陀刎頸見相交，爲爭同穴死，誓願不相饒！」

於是，整個蕪州城都被這兩隻曲子風靡了。一般道學先生聽了都搖頭嘆息，說道穢褻不堪；禁止子女們學唱，然而，子女們早都唱會了，因此也祇可聽其自然。

.....

潘巧雲自海公離開後，覺得有些疲乏，而且也沒有睡足，便仍去床上睡了。她今天睡得很好。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愉快地睡過，她的腦子裏所有一切煩惱和愁鬱，都被廓

清了；像連日春雨被東南風吹開了層層的雲霧變成光風霽月一樣令人特別感到舒暢和安閒，因此她立刻睡醒了。過了兩個時辰，在朦朧中被迎兒叫醒過來：

「啞頭幹嗎叫醒我呢？」

「不好啦，太太！」迎兒神色倉皇地又恐怖地。

「怎麼樣？」巧雲揉揉睡眠坐起來。

「海師父被殺在後面衙裏，還有胡頭陀。」

「你說什麼？」巧雲有點不信。

「海師父被殺在後面衙裏，城裏已鬧翻了天，大家說是爲了吃醋呢！」

「真的嗎？」巧雲突變地，像晴天霹靂。

「這樣的大事誰敢騙太太呢？」迎兒老實地。

「讓我去看看……他……的……」巧雲急得哭起來了。

「別去，後而在那裏驗屍呢！」

巧雲她真做夢也沒有想到今天會發生這樣大變化。她好像海公還溫柔地含笑地站在面前。然而，現在却被人謀死了。像挖了他的心一樣，比她自己死去還要難過，她跳腳，捶胸，終於狂喊，大哭，哭得幾乎昏去。

「太太，不能這樣哭呀，被人家聽得像什麼樣兒。」迎兒在旁勸她。

「啊呀，我的迎兒，人都死啦，」巧雲連哭帶說：「我還怕什麼呢？頂多也不過一個死，我還怕什麼呢？……定是被他們害死的，我什麼都完啦，我怕他們把我吃了。我的如海哥哥呀，你死得好傷心呀！」

迎兒究竟還是個孩子，平時雖然懂得一點事，遇着這種情形，就無法應付了；她見巧雲哭得很悲傷，弄得手足無所措，自己也跟着哭。但是潘巧雲是哭的如海哥哥，或是好哥哥之類，甚至哭出青天來；她起初還哭海師父呀海師父呀，後來昏了頭，竟也跟了巧雲哭起青天來了。而巧雲自己捨天呼地哭，也沒有心去聽迎兒在哭什麼；祇感到眼前的迎兒，是她唯一的同情者，否則不會跟着她哭得這樣厲害的。

滿屋子裡整個被哭聲籠罩着。

.....

楊雄在衙裡知道自己住宅後面的衙裡死了兩個出家人，覺得很蹊蹺；便抽個空來找石秀，想問問石秀有沒有聽到關於這命案的一鱗半爪。楊雄肚裡也有點明白，死了的海公是潘公的乾兒子，也是巧雲的師兄，而死的地方又在自己住宅後面的衙裡，蛛絲馬跡

不無可疑之處。他雖然是個酒徒，是個莽夫；但對於這淺薄的見解，也能心照一些。

他匆匆地來到自己家門首，祇見石秀和潘公正在收拾舖子，預備歇市。他對着石秀開門見山的問：

「三弟你知道後面衙裡死的那個賊忸是什麼內情？」

石秀初聽這話吃了一驚；祇道衙門裡已有了眼線，這案子透了天；他因此注視楊雄，看他面部的表情，楊雄却並沒有特殊的神態，他纔稍些放寬了心。故作鎮靜道：

「我不知，誰管他們這許多事！」

「不提起我却忘了，」潘公插口上去：「這海公是個規矩和尚，是我的乾兒子，好死在後面衙裡，真傷心，你在衙門裏是個響兒，應該替乾舅子申冤報仇哪！」

他說完，眼皮也紅了；繼之而來的是老淚縱橫。

「用得你着急！死了個把乾兒子有什麼值得好哭；和尚是個好東西，半夜三更也不出來了。」楊雄厲聲喝着。

「不說，不說，終是我這個老頭兒愛多話。」潘公收起了淚，一對失神的眼珠向着對方乞憐。

「本來，嘴上塗石灰的話，少說不更好嗎？偏要自討沒趣！虧你還哭咧！」楊雄還

是盛氣呼呼地。

「是是是，算我嘴上塗石灰，算污了你的耳朵；我的大爺，別把我篋籃的草不當菜，我終算是你的丈人呵！」潘公有點生氣的樣子；然而，語調仍是那樣懦弱。

「丈人又怎麼樣？媽的，老子養活了你們二口子，却來討氣受！」楊雄把一向閉着的丹鳳眼睜了開來。

潘公縮在一邊便不敢開口了。

「好啦，別和老伯鬪嘴了；我們去東街喝碗酒解解悶吧！」石秀用出了金蟬脫殼之計。

「不是三弟勸，定不和他于休。」楊雄也順勢扯了蓬。

石秀隨即拉了楊雄往東街走；楊雄把上衣的鈕扣解開了，露出了大肚子，刺在肚子上的一朵藍繡球花在誇視給旁觀的人們；他再把衣袖捲起，兩條青色的龍又在他的臂膀上出現了；他覺得這是最神氣活現的。四月十六的天氣，是可以赤身露體了，這是他最得意的季節。

他們在東街揀一個清靜的酒店坐了下來，胡亂地叫酒保拿些酒菜之類，便叫酒保不必再來添酒添菜。酒保是知道楊雄的，吩咐下來的話，怎敢不聽，所以一去就不來了。

楊雄是不會轉灣抹角的，他一開口就是問起海公的事。

「三弟，你知道那兩個賊忸是怎樣死的嗎？」

「喔，」石秀沉思。他想：「這話向楊雄和鰲托出，對自己是沒有壞處的。即使在衙裏這案子已透了天，楊雄不致會拿他，一來是把兄弟，二來這事原是爲了他；至少也會放開一條出路。」

「我本來想來衙前告訴你的，剛巧你來了。」石秀說。

「你知道內情嗎？」楊雄一開口就把右腳攔在凳頭上了。

「是這樣的。」石秀用嘴靠近楊雄的耳邊咕噥了一陣。

祇見楊雄的面色，越變越緊張，額上的血管也漲大了；眼睛不再閉着，拳頭也握緊了。他坐在凳上不安起來，最後用拳在桌上猛擊一下，桌子上的盤子都跳了兩跳，酒壺和酒杯倒了，淌了一桌，直向地上流。

「媽的，是這樣一件事，我倒被朦在鼓裏，一些也不知道，我去殺了這個淫婦。」楊雄憤憤地立起來。

「二哥，你又來了；青天白日殺了人豈不要抵命？如果殺不掉，倒打草驚蛇啦！」石秀把楊雄拉下來。

「抵命便抵命吧！不殺這淫婦，我還能在江湖上混嗎？我們是頂天立地的好漢，落在娘兒們手裡，怎見得人？」楊雄仍是怒不可遏地。

「殺是要殺她的，也要殺得個乾淨了當；下來還須脫得了身。這淫婦早晚要落在我們的手裡，怕她逃了！二哥耐着一時的性子，從長計議，管教她求情討饒，後悔無及；性急是沒有用的！」

石秀說着，一手去拿倒了的酒壺和酒杯。

「要她後悔做什麼？殺了就得啦！我楊雄做事喜歡三刀六洞，乾乾脆脆，拖泥帶水，真把我的肚腸都急斷啦！」

「不是這樣說，我們抵淫婦的命是合不上算的。反正打定主意要殺她，遲幾天也不打緊，我保證你下手殺她，殺得個痛痛快快，無掛無罣，何必這樣急躁呢？」石秀竭力勸解。

「依你的意見該怎樣？」楊雄峯迴路轉了。

「照我的意見，先坐着吃碗酒。」

「好，聽你的話。」楊雄隨即喊着：「喂！酒保，打酒來，帶着兩個碗兒。」

那邊酒保便拿上了二大壺酒，二個碗兒。石秀搶着和楊雄斟酒；說道：

「二哥，我早就算好了；等我找個僻靜的地方，把淫婦騙了去，要挖心，要割肺都趁你的便，三天之內我給你回音。這碗酒你先喝了。」

楊雄咕咕地把酒喝了下去，石秀也喝了一碗。他們又各自流着汗。

「二哥應該還記得殺踢殺羊張保的事吧？幹得他媽的多麼神不知鬼不覺呵！」石秀表功一番。

「是，我佩服三弟的神計妙算，要不是三弟，這個小賊可在薊州混出頭啦。我敬你一碗酒，乾了它！」

「哈，哈，哈……」石秀笑了。

他們又是一大碗酒喝下肚去。

「二哥，我們再喝下一碗酒就停止吧；醉了又要誤事的。回頭我們去看看淫婦，她在家裡幹什麼？可是，我關照你，千萬看見了她別冒火，三拳二手打過去，把事會打糟的。」

「既來這裏喝酒，多喝幾碗吧！」

楊雄起初聽了石秀的話便要去殺潘巧雲，後來被石秀說服了，反要坐着喝酒。石秀

原也是愛喝酒的，自從當了那筆豬賬以後，苦着沒有餘暇喝酒，而且喝酒也要三朋四友在一起「請呀，請呀」的才有勁兒。如果自斟自酌便毫無興味了。楊雄回家來的機會很少，和石秀對酌的機會更少；因此石秀雖然想喝酒，終提不出神來。今天，一來殺了海和尚他們，又在楊雄面前立了大功；二來楊雄也要喝酒，便有了對手；他雖然嘴裏勸楊雄停止再喝，但是再多喝兩碗下去還是不妨的。

「二哥要喝嗎？那末再陪上兩碗吧！」

「三弟好酒量，應該多喝幾碗纔是。」楊雄用手指掠着額上的汗珠，順手又摸摸嘴上稀稀的鬍鬚。

「不能多喝啦，多喝要誤事的，我很怕你喝醉了酒，回去和淫婦大吵；吵出了一場沒結果來，以後下手便難了。」石秀說。

「一拳把她媽的打死了，不是更痛快嗎？這淫婦在我面前，真像眼睛裏放進了一粒灰沙，一刻也耐不住的。」楊雄已有點酒意了。

「別高聲嚷！被酒保們聽到可不是玩的。」石秀拍拍楊雄的大腿提醒他。

「在蘆州城裏怕誰？老子幹的事，怕小的們走了風？那纔混賬呢！這裏裏外外的人，誰不在楊雄的手裏投過帖子呢？怕他媽的！」楊雄仍是高聲地。

「留心一點終是不錯的；當今壞人多，你我在江湖上走的人，免不掉有冤家，若聽了你的話去報官，可不自招麻煩嗎？」

「好啦，好啦；別講下去了，乾一碗吧！」楊雄不耐煩地截住了石秀的話。

他們相對乾了一碗，壺裏空了。楊雄還想喝下去，被石秀阻止；說道：

「二哥，我們回去看看淫婦在家裏的動靜，別在這裏多耽下去啦！」

楊雄便叫酒保來算了賬，說道：

「身邊沒有帶零碎銀子，隔日來付吧！」

「不打緊，不打緊；大爺的賬儘管掛着別怕，就是算在小的身上也沒關係的。」酒

保隨口應着。

他們出了酒店，向家裏來。

他們一進門，祇聽得裏面有隱隱約約的哭聲；這聲音是很熟悉的；尤其是楊雄，他一聽就知道是潘巧雲。於是他的火又冒上來了。

「這小妮子真不要臉，虧她哭得出來；不做她，還成什麼體統？」

楊雄的妒火燃燒起來了，他罵着，便要衝進去；被石秀攔住，說道：

「二哥又忘了剛纔和你說的話了嗎？別這樣耐不住氣。」

「我聽了實在難過，容得着她哭嗎？我究竟還活着呵！」楊雄仍吮咩着。

裏面傳出來的哭聲更淒慘了；而給楊雄的刺戟也更深；他飛快地跑進去，石秀跟了進去。楊雄一進房，祇見巧雲坐在床上哭，旁邊迎兒也跟哭着。

「呸！家裏又沒有死了人，你們哭什麼？」楊雄厲聲喝着。

迎兒聽得是楊雄的聲音，像鼠兒見了貓，獸着不敢動了。巧雲起初也被嚇住了，不多一刻，不知怎的又大哭起來，楊雄罵道：

「淫婦，你偷了和尚不知醜；和尚死了倒反哭個不休，你的臉皮真厚吶！愛上和尙便跟他去死！」

巧雲本來是很怕楊雄的，平日楊雄一開口就不敢再多說了。今天可不同，楊雄的辱罵却激起她無限的憤恨，哭聲也更大了。

「你，你真不要臉！」又是楊雄的辱罵。

「嘿，不要臉，你纔不要臉呢！」巧雲停止了哭，反唇對罵起來：「你門面上吃了官廳的飯，暗地裡却坐地分贓；你，放走了大強盜，捉來幾個小毛賊逼打成招，一切罪名都往他們頭上一推，案子也就不了了之；少不得你又在他們的鮮血白骨上記了一次大功；嘿，誰不要臉？」

楊雄做夢也沒有想到巧雲會這樣毒罵他，怎忍得住，跳過去把巧雲從床上抓下來往地上一擲；石秀連忙去拉，楊雄一脚已踢中了巧雲的臀部。巧雲「哇呀」一聲慘叫，嘴裡却罵得更兇了：

「你是強盜，比強盜更兇比強盜更毒辣，別人拿性命換來的血腥錢，你都可吃下；你不要臉，還是我不要臉！你踢死我，好，踢死我吧！」

楊雄真氣破了肚子，料不到巧雲會把題兒扯到這方面去；他想撲過去重重的擊她個半死，却被石秀一把拉住了。那邊迎兒看見這情形，也下意識地撲在巧雲身上護衛着。楊雄的氣力原不及石秀，而且石秀還懂得假力，所以一拉就把楊雄拉過來了。說道：

「二哥，敢是要打死嫂嫂？嫂嫂又沒有做出不端的事來，就是捉姦也要捉個雙。別再動手啦，打出人命案來，怎麼處？」

石秀又做了一個眼色，用勁拉了楊雄走出房去；在房外撞着潘公向房裏來，幾乎撞倒。他們也不答話，石秀仍拉了楊雄走。祇聽得房裏連哭帶罵：

「狗強盜，我怕你，最多給我一個死，狗強盜，狗強盜，我怕……」

「別這樣，巧雲，耐些性子吧！我們還要靠着他吃飯呢！」是潘公的聲音。

「誰吃他強盜的飯，狗強盜，狗……」

楊雄他們走遠了，罵聲也漸漸微弱起來。他們來到大街上。耳朵裏還似乎有斷斷續續的「狗強盜，狗強盜」的感覺，楊雄有些悻悻然。

「我真料不到這淫婦今天會這樣罵我；自己不知理屈，倒反倔強，這是什麼一回事。他媽的，這和尚是她的心肝似的，哭得這樣悲痛，我的肚子都被她氣破了。三弟幹嗎來拉我，還說什麼嫂嫂，嫂嫂的，正可幫我處死了他；不就出了這口鳥氣，怕真的抵她的狗命？」

楊雄氣喘吁吁地額上的汗流得更多了，他拍拍他藍繡球的大肚子，一手儘向頭上去掠汗。

「嘿嘿，本來末，」石秀帶着冷笑的口吻說：「挖了貓兒嘴裏的鱖，怎麼不心痛呢？這個賊禿如果不殺死，將來還說不定要謀殺親夫呢？我也不是不肯幫你處死這個淫婦，祇是這地方下不得手。你看，跟屁股不是他的爺老頭子就到了房裏麼？要是把她三拳二手打死；可脫不了身；不然就連老頭子迎兒都殺了。這地究竟是鬧市，白天殺人可有點不便吧？」

「你的主意雖好，可是我耐不住呵！」楊雄希望石秀馬上替他行事。

「三天之內，準會給你好消息的，」石秀說。

「好吧，我們再去東街酒店裏喝個爛醉吧！」

「聽二哥的便！」

他們還往東街方面走。

十一

潘巧雲自從海公被殺後，精神受到極大的刺激，又是被楊雄打了，更使她憤恨萬分。由於各種思緒纏擾了她的腦子，她的神經失常了。她非但終日不進飲食，連邊幅也不修了，蓬頭垢面，衣衫不整，雖然不到兩天功夫，已糟蹋得不堪設想。她有時沉思，呆坐，像一根木頭，像一個塑像；或者塑像倒比較栩栩如生一些，而她，完全沒有活力。然而，也並不一天到晚這樣死寂；有時，忽然跳了起來，在房間裏大哭大喊，把春臺也翻身了，被褥也撕破了。

迎兒聽到這特殊的聲音，進來探望；巧雲就猛撲上去，把迎兒緊緊地抱住，說道：

「我的如海哥哥，別人都說你被強盜殺了，可是你沒有死，你不是在我的懷裡嗎？你現在長得更令人可愛啦；你什麼時候來的呀，我候了你好久，都不見你來；你是不是在路上遇着魔鬼呢？他們阻止你到我這裡來，你爲什麼不勇敢一點打死他們呢？」

說完，定神地看着迎兒，用嘴拚命在她的頰上吻。駭得迎兒發抖，說道：

「太太，我不是海師父，我是迎兒呀！」

「不，你騙我，你是如海哥哥。」

「太太，」迎兒發急起來了。「我是迎兒，太太，你看我頭上有長髮，海師父是沒有長髮的，他是光着頭的。」

「對啦，哈，哈，哈，」巧雲狂笑起來。「如海哥哥你真說得到做得到，你說你要去立關，三年以後就蓄起了長髮，現在你可以帶我走了，我一刻也不能留在這個地方，這裡是吃人的地方呀！」

「太太，太太，你放我，我是迎兒，你看我的腳，不是很小嗎？海師父死了，我還看見他的屍首的，現在都已燒成骨灰了。」

「啊，啊，你說什麼？」巧雲睜大了眼睛。「你是迎兒。」
她放下了手，灣下身去，摸迎兒的小腳；她好像清醒過來了。

「你是迎兒，真的，你是迎兒。」

她停止了說話，大哭起來，痛苦地哭。忽然又不哭下去了。

「迎兒，你說，你告訴我，海師父是怎樣死的？」

「我不是早就告訴你了嗎？是被人殺死的。」迎兒回答。

「誰殺死他的呢？」

「我怎麼知道呢？他們都說被胡頭陀殺死的。」

「屁話，你替狗強盜們撒謊，你究竟吃了他的飯，不肯說出真話來，他是被楊雄石秀殺死的。」巧雲神經過敏地說。

「我不曉得，太太，我是聽到這樣說法的；你這個消息是誰告訴你的呢？」

「是海師父告訴我的。」巧雲若有其事的說。

「嘻，嘻，海師父都死了，怎會告訴你呢？」迎兒天真地說。

「喔！他已死了。」

巧雲又大哭起來；迎兒在旁不知怎樣是好；聽巧雲哭得悲，自己也流起淚來。一手去攙巧雲，要他去床上睡一刻。

巧雲也實在太疲倦了，倒頭睡去。迎兒見他已入睡，就揩揩眼淚退出房去。突然，巧雲在床上跳起來；她看見海公立在她的面前，滿面血漬，淚珠像泉水般的湧出來，說道：

「好妹妹，我死得好苦呀；楊雄拿着刀，石秀揪住了我的頭；我被他們攔了不知多

少刀，我死了，沒有一個人替我報仇，我現在要去索命，我要拉他們去見菩薩，讓菩薩來處罰他們。」

巧雲想開口答話，祇見海公後面立着二個人，正是楊雄和石秀，石秀拿着一根繩子，楊雄拿着一把刀；石秀把繩子做個圈向海公的頭頸上套，楊雄就對準了海公的後腦門一刀。巧雲慘叫，駭出了一身冷汗，睜開眼睛看時，房裏却是空空的。

迎兒正把剛纔的經過在告訴潘公，忽聽得房裡慘叫，兩個人沒有說完話，趕快去巧雲房裡看時。巧雲沒穿鞋子在那裡無目的的走來走去，披散着頭髮，嘴裡喃喃地不知在講些什麼。潘公把頭搖搖，歎了一口氣，說道：

「好好的一個人，弄成這個樣子。」

他走進房去，祇見滿地被褥零亂，春臺也翻在一邊；巧雲的面上都給塵垢佔滿了，那淚水流過之處，很明顯地現出了兩行痕跡；額上還有一處新碰出來的青紫塊。

巧雲看見有人進房，停止了她的步子，兩個眼珠出神地望着。潘公禁不住叫道：

「巧雲，你幹嗎？不認識我嗎？」

「怎麼不認識你，」巧雲突兀地：「你是謀殺如海哥哥的楊雄，劊子手。」

潘公前一刻聽了迎兒不多幾句話，摸不着頭緒，現在巧雲一開口就是如海哥哥，纔

恍然大悟；因此，他立刻回憶起數年以前的事，他懊悔把巧雲錯嫁了姓王的。但是，他並不知道巧雲要嫁給如海，根本他就沒有聽到巧雲講過這件親事。雖是他心照巧雲和如海的感情很好，但只認爲是乾兄乾妹應該這樣的，他却沒有想到他們的感情已超過了乾兄乾妹的關係。而今日，竟鬧成了姦殺；更使他感到無限的遺憾！

「不是，你弄錯了，我是你的爸爸。」潘公說。

「不，不，你是幫兇石秀！」

巧雲嘴裡說着，已跨大了步子撲過來，潘公把她抱着；巧雲用手亂打潘公的頭面，迎兒搶上去拉住了她的手。

「太太，太太！他是公公呀，你別打錯了。」迎兒發急地叫。

「是我呀，我是你的爸爸。」

「哼！爸……爸？騙鬼，你是殺人的魔王！你是我的仇人！」

「不，我不是你的仇人，我是扶養你成人的爸爸呵！巧雲，我的孩子，自從你的媽媽死了以後，一直是我扶養你的呢！你怎麼連親生的爸爸都不認識呢？」潘公的老淚流下來了。

「是的嗎？」巧雲有些清醒過來了。

「怎麼不是，我的孩子；你摸摸我的鬍子吧，爸爸的鬍子已灰白了，再看看我額上的縐紋吧，爸爸已年老力衰了；楊雄他不是這個樣兒；你認錯了仇人啦！」

「是，」巧雲嚎啕大哭起來。「爸爸，我的眼睛花了，我的頭也昏了；但是，請爸爸饒恕我；我已是快死的人啦！我不想活下去，我活着比死了更痛苦！」

「有什麼苦呢？活着終比死的好；在這裡有吃有穿，日子過得也還不差呵！」潘公固執着他的老想法；他的兩臂放開了巧雲。

「我受不住這份氣；這口飯也不想吃下去了。爸爸是不會明瞭我的苦衷的！我錯嫁了這個酒徒，我一輩子就喪失了歡樂；要是媽媽在世的話，我也不致落到這田地呵。祇怨我的命薄，從小就沒有了媽媽。你忙着討生活，那裡會來理會我呢？」

巧雲說到這裡，抽噎得厲害；話也說不下去了。

「是，我一時糊塗了把你錯嫁了人；可是你也不能怪我，我實在不知道你要嫁給如海呵！要是嫁給他，他家有錢，我不是更可享些後福嗎？你不該悶在肚子裡不聲不響；我又不是蛔蟲，怎麼會知道你肚子裡的事呢？」

「我並不怨你呀，爸爸；我自己知道我的命苦，所以會從小就死了媽媽，做爸爸的本來就不會照顧女孩子的事的。」

「現在生米煮了熟飯，也祇能忍耐一點了。我們總還得靠楊雄吃飯，而且如海也死了，看開一點吧！不要把自己的身體弄壞了，更難過日子。再說，和出家人來往也不成體統的；楊雄是面子上人，那肯丟這個臉，下了毒手，這也是情理之內的事。現在究竟是誰殺了他，閻胡蘆還沒打開呢！」

潘公一連申說下去，他沒有留心這許多話都刺痛了巧雲的心，使巧雲受不下，使巧雲的神經又極度地緊張和反常起來；方纔的一切，像換了一個人。但是潘公像不懂事的小孩一樣毫無感覺地繼續說下去：

「不要開口就說楊雄石秀是你的仇人，若是被他們聽到了，你的姦情不就坐實了嗎？我說，如海也是該死的；好好不在寺裏念佛，半夜三更到這街裡來做什麼呢？夜深人靜摸上人家的門，非姦即盜，誰不可殺他呢？就是撞在我的手裡，」

巧雲聽到這裡，情緒突變了，她怒目正視了潘公，但是潘公沒有發覺，仍說教似的講下去：

「我也不放他過去的，少不了打他兩個嘴巴子。和尚，這樣不守清規的和……」

話還沒有完，巧雲起了右掌，向潘公的臉上打去，「拍」的一聲響，把潘公打呆了；把迎兒也駭呆了。

「嘿，嘿，」巧雲冷笑。「原來你是楊雄，原來是你殺死他的。」

「太太又發瘋了！」迎兒在旁喊着。

「誰發瘋？你纔發瘋呢！你是石秀，你幫了你的把兄害了我的如海哥哥呀，你……好，我和你拚了！」

巧雲說着，就要撲過去；駭得迎兒狂喊起來。

「巧雲，別看錯了，她是迎兒呀；是你的貼身姪頭。」

潘公用手攔住，解釋着。自己的臉上有些熱辣辣地，在他的鵝皮似的面頰上還紅起五個指印。

「不是，他是石秀，我認得他的。」巧雲用力挨過去。

「太太，我是迎兒，你眼花了，石秀叔叔在堂前算帳呢！」

「啊？他一刻兒又飛去堂前了嗎？我去找他，我去殺他，替如海哥哥報仇！」

巧雲一轉身，很矯捷地衝出房門去，潘公無力拉住她，和迎兒跟着她的後面追出去，嘴裏喊着：

「巧雲，別出去，你的腳上還沒有穿鞋子呢！石叔叔不是好惹的；落在他的手裏一定要吃虧的。聽我的話，孩子；在房裏歇息歇息吧！有了好日子不要過……」

這許多話在潘公是聾嘶力竭的了，可是在神經失常的巧雲是充耳不聞的；因爲在她的腦子裏很單純：祇有一個仇人，現在要去和他拚命，其餘什麼也不知道了；她根本就忘了還有一個潘公和一個迎兒在後面追着她。

石秀在堂前算帳，突然聽到後面傳來一些嘈雜的聲浪，他停了手，側耳靜聽，祇聽了半句：「好日子不要過……」隨即有了輕微而急促的脚步聲，他立起身回頭過去；巧雲已到他的面前，披散着頭髮，沒穿鞋子，衣裳也是歪歪扯扯的。他雖然認得這是巧雲，但沒想到巧雲已變成這個樣子；他的腦子裏因此也浮起了若干疑問。

潘巧雲一見石秀，便衝過去舉起右手要打，石秀眼快，把右臂一擋，說道：

「嫂嫂別動手！」

石秀的一擋，力量是相當大的；這顯然不是防禦，而是攻擊；巧雲那裏吃得住，右手馬上麻木了，身子直往後面退，幾乎翻倒。

「嘻，嘻，怎麼嫂嫂也學會了打人？」石秀的冷笑。

「你這個強盜，幫着楊雄謀殺我的如海哥哥。」巧雲罵着，身子再度撲過去。

「原來嫂嫂瘋了！」石秀嘴裏說，肚子裏想：「這個淫婦倒來泰山頭上動土，真是買了鹹魚放生不知死活；這下來可給她一點顏色看！」

看看巧雲已到面前，還提着拳頭當頭打過來，石秀用左手夾過她的右臂；再起右掌在她的胸前用力一按，同時右腳便在她的腳跟後做了一個金門檻。巧雲向後不規則地退了兩步，站不住腳，跌倒了。

「哦！嫂嫂腿力不好，自己跌了一個筋斗，爬起來呀！」

石秀說着，腳裏明白，已向外面加速地走了，肚裏暗思：

「這淫婦瘋了，如果不早早結果她的性命，留着成什麼樣子？二哥究竟是個江湖上的響兒，倒在婦人面上出醜，以後還能出頭嗎？我得快快去找個僻靜地方，把她和迎兒都誑去砍了，落得個清白之身。好得她已瘋着，來個瞞天過海便可上鈎的，怕她兩個不死成一雙。殺了她們兩個；索性走上梁山，去找錦豹子楊林，神行太保戴宗，大家入了夥，免得不三不四在這裏提心吊胆；往後大斗分銀小秤分金也落得個逍遙快活！」

他覺得很如意，很快的朝着他理想中要找尋的目的地去，安排一個屠殺的場所。

那邊潘公和迎兒走到堂前，巧雲已仰臥在地上。潘公早明白這是石秀所幹的，馬上去扶起巧雲，祇見她的後腦邊已流着血，染紅了衣領，眼神定着，嘴裏喃喃地罵，聽不出罵些什麼。

「巧雲，你已流血啦！」潘公心酸地說。

「啊，什麼？那個？……」巧雲含糊地。

「太太，你被誰推倒在這裏？」迎兒也來扶。

「我自己睡在地上的。」巧雲神志不清地答覆。

潘公和迎兒就把巧雲插去房裏，擡她在床上睡了。她又從床上跳起來；指着潘公大罵：

「你們這許多狗東西，白天吃太陽，夜間吃月亮；吃死人不吐骨頭的狗東西！嘿，嘿，嘿，今天可犯在老娘的手裏了，要你們死，叫你們入地獄……」

潘公聽了，苦笑不得，也祇可聽她去罵。却吩咐迎兒找了一塊布來，又去廚房裏拿了一把香灰，替她包紮腦後傷處，巧雲那裏肯，反大叫起來：

「好，你們要我的命；你們謀害我……」

話還沒有說完，一手就把包紮的布拉去了，瘡口受了震動，剛凝結的血衣又裂開了，鮮血汨汨地流出來。潘公知道無理可喻，便去自己房裏取了一根縛豬的繩索來；叫迎兒幫忙，把巧雲連臂網在床上，不給她動；又把布和她包好了頭。巧雲依舊大罵大叫。潘公也不去理睬她；和迎兒一同走出了房，把房門帶上了。

「公公，讓我等在房裏吧！太太沒有人侍候是不行的；我捨不得她一個人在房裏叫

喊。「迎兒說。

「迎兒，候着也是沒有用的；她叫喊得倦了，或許會睡去的；若是在她的面前，反使她多一個……完了，完了；想不到是這樣一個結局。唉！大約我作了孽！」

忽然房裏傳出一聲「救命」的慘叫來；潘公忍不住哭了。他於是又推開房門走進去，巧雲仍是被網在床上，兩個眼睛直向腦門裏翻。潘公三脚二步走近床前，巧雲却在用力掙脫身上的束縛，然而，她的效果是沒有的。

「巧雲，我的孩子，你靜靜地睡一刻吧！如海沒有死，等你醒過來的時候，他就會到你的身邊的，祇要你閉着眼睛睡去。」潘公像騙小孩子似的誑着巧雲。

「真的嗎？」巧雲好像恢復了常態。「如海哥哥會來嗎？好極了，讓我睡去吧！」接着她又狂笑一陣；閉上眼睛睡了。可是，不多一刻，眼睛又睜大開來。

「快快睡吧，醒來時如海一定會在你的身邊的。」潘公不得不再度施用他的已獲有效果的催眠術。

果然，巧雲又閉上眼睛不聲不響了。潘公隨即招呼迎兒摒聲靜氣地一同退出房去。

石秀窮了半天的功夫，方纔在東門外十五里左右的地方，找到一座荒山，這山雖不高巍峭嶮，但是僻靜冷落，蔓草荆棘，少有人跡；那山腰裏還有一帶松林，可做隱蔽之所。若是在此行事，不怕被人發覺；即伊巧雲狂喊救命，也無人聽到。石秀在山前山後看了一遍，找好退路；不覺大喜。然後再去高處，祇見：薊州市廩歷歷在目，烟樹匝日，氣象萬千；再反身看看東面，却是海天一色，點點白帆，浮沉無定。石秀對這許多好景，無心跳賞；隨即奔下山來，回城去找楊雄，如何商定圈套，誑巧雲上翠屏山結果她的性命，他想：

「祇要把她騙上山來，便可下手；她瘋着，瘋子是否會上騙呢？要是不來的話，怎麼辦呢？」

石秀一路計算，終無善策；回到家裏，天色已黑。他走進門，便要自己去房裏歇息。經過巧雲的房前，那房門緊閉着；祇聽得房裏有說話的聲音，他側着耳朵靜聽時，那是巧雲獨個兒在裏面說瘋話：

「如海哥哥，你還活着嗎？真的你還活着！我爸爸說的，你沒有死。我要會會你，你如果在寺裏，我仍舊坐着轎子來看你，要在你的房裏談着談着，談上幾天幾晚；祇要瞞過石秀。」

石秀聽到巧雲提起自己的姓名，心頭一跳。仍繼續聽下去：

「那楊雄是不會知道的。石秀是個鬼，愛打破別人的好事，若是沒有了他，你夜來我這裏就不必擔憂了。」

忽然，房裏發出了慘叫：

「救命呵！救命呵！石秀把我細在這裏要我的命呵！謀殺我呀！爸爸，媽媽，我的親生媽媽，救救我呀！」

石秀聽到巧雲這樣狂喊，恐怕潘公會來，碰着了不方便，因此仍轉身往外面走。還沒有走上幾步，他已定出了計：

「原來這淫婦瘋着還想賊禿，明天祇需從這上面着眼，便可誑她去翠屏山了！」

石秀盤算已定，脚步也快了。他到衙門裏找着了楊雄；作了一個耳語，兩個人便在附近的一家酒店裏坐下。

「三弟吃過晚餐沒有？」楊雄說。

「沒有，胡亂吃一點得啦！二哥吃過了嗎？」

「早吃過啦。」

「那末弄幾個包子來，切一大盤兒牛肉吃；別的都不要啦！」石秀說。

「打點酒好嗎？」

「不要，不要，今晚不吃酒。」石秀的語氣很肯定。

楊雄便叫酒保拿了十個白包子和一犬盤兒牛肉來；石秀接着吃他的白包子。他們的談話也開始了，聲音是十分輕微的。

「這幾天怎麼樣？」楊雄似乎忘了他的殺妻大事。

「你問什麼？她瘋了！」石秀故意躲開楊雄的問題，而且一開口就把巧雲來刺激對方。

「她瘋啦，活該瘋，讓她瘋死了更好！」

「二哥，虧你想得出！」石秀有點抱怨的樣子。「她是瘋不死的，天天在家裏鬧，亂罵人；還口口聲聲要賊禿；二哥，你想，你是個場面上人，被人聽到家裏的婆娘三句不離和尚，成什麼體統！以後在江湖上跑，還能見得人嗎！」

楊雄被石秀一挑撥，頓時冒上了火；兩道濃眉倒豎了，把拳頭在桌上一擊，立起來卸去了上衣；說道：

「我去殺了她！」

「你又來了，輕聲些！殺了人豈不要抵命；坐下來，讓我告訴你。」石秀把話勸止

對方。

「是不是已找到了殺她的好地方？」楊雄急躁地問；隨即一屁股坐下去。

「是的。」

石秀應着，儘把包子往嘴裏塞，又揀了一塊牛肉。

「別忙着吃包子啦！三弟，你把話說完了，不是吃得更痛快嗎？」楊雄耐不住了。

「我看饒了她吧！她已經瘋了。」石秀假意替巧雲開脫。

「饒了她？倒叫我丟臉！好，好，別多開口啦！你在這裏等一刻，我去殺了她，拿了頭來給你下酒！」

楊雄全身的血管都快要爆裂了，他又立起身來馬上就要走出去。却被石秀一把拉住，說道：

「讓她多活一晚吧！明天上翠屏山去殺她！」

「翠屏山？在那裏？怎樣誑她上去呢，不是她已瘋了嗎？」楊雄問。

「就因爲她瘋了纔能誑她上去；那翠屏山在東門外面十五里的地方，雖是白天也少有人去走動，真是塊殺人的好地方。那淫婦整天在家裏鬧着要和尙，你可叫迎兒去騙她，說和尙沒有死，現在還在報恩寺裏；她因爲瘋了不懂事，聽見和尙還在，一定跟了就

跑；你得事先準備好轎子，等她進轎，便叮囑轎夫向東門外抬去；務必要叫迎兒跟着，到山上可以問個明白。在潘公面前祇說抬他女兒去看大夫，醫瘋病。我先去翠屏山候着，轎子抬到近山脚便停下來，要轎夫他們先回城……」

石秀的話還沒完，楊雄提出了異議：「不行，不行；怎可叫轎夫先回去呢？他們如果問：爲什麼不抬回去，你用什麼理由答覆他們呢？」

「喔！」石秀有點不屑的口吻。「這有什麼問題呢？你在叫轎子的時候便說明，要把巧雲送上翠屏山上去醫瘋病，須留在那裏幾天，所以祇要單趟就够了。」

「這也不行的，他們都知道翠屏山上沒有大夫，怎醫得瘋病？」楊雄反駁。

「你可誑他們說翠屏山上有仙人，住在洞府裏，會醫瘋病的。」石秀不得不借出神權來。

「這個說倒撒得好，如果巧雲不上山去怎麼辦呢？」楊雄又問。

「你說如海和尚在山上等着她會面呢！她一定會跟你跑的。」石秀有把握地說。

「她沒有這樣傻吧？」

「她不是瘋着嗎？」

「瘋子一定會上騙嗎？」

「一定會上騙的。」

「如果不上騙呢？」

「和她糾纏一個時間，等轎夫走遠了，我出來助你，把她們擒上山去，怕她飛走了。」

「好，好，這主意是好的；祇可惜她是一個瘋子，糊裏糊塗死去；褻瀆了我的刀。」

「楊雄對巧雲的發瘋有些遺憾起來。」

「可以啦，二哥！要是還淫婦不瘋的話，定計可沒有這樣容易呵！」

「三弟，」楊雄頓一頓口。接下去說：「不知怎的，我對她竟可憐起來了；她瘋了，已經够慘，照理應該饒她一條狗命的。就是我們江湖上人也不打跛腳狗的；光棍祇佔九九，現在却打起加一來了。」

楊雄原是厭惡巧雲的，到了她臨死的前夕倒有點不忍起來。

「哼，不打加一？可是她却沒有把你放在眼裏；瘋了之後，還是開口和尚，閉口如海，要是不瘋，我看二哥也做不得人了。堂堂大丈夫，有這樣一個賤人養在家裏，還講什麼九九？早晚得這樣，我不該殺了賊禿，二哥也儘可放大了度量，索性把她送上山門去，豈不兩全其美？那真是勝造七級浮屠呢！」

石秀心裏老大不舒服，句句話帶着刺反激楊雄；楊雄聽了立刻咆哮起來。

「三弟，別生我這末大的氣！楊雄也不是沒有血性的，那肯讓老婆去偷漢子的？你把賊禿殺得好，殺得好！明天看我殺這淫婦。」

楊雄真像五月的天，變得這樣快；那個刺着藍繡球花的大肚子，一歇一歇地；也充分說明了他的滿腹忿怒。

「二哥真像趙官家的毬，一蹴一跳地，又是這末大的聲音，不怕人聽到惹出是非來呀。」

「管他媽的是非，老子殺人怕誰來放屁！」楊雄仍盛氣虎虎地。

「好啦，二哥，別多說下去，等着明天行事吧！」

「明天殺她？」楊雄忽然顧忌起來。「殺了以後怎樣在她的親父面前打過門呢？」

「這，不用你担心，我早已佈置好了。」

「怎樣佈置？」

「你可不必問了，你還不相信我的妙算嗎？」

「相信，相信，三弟的妙算是不會錯的，我也知道你早有妙算的呀。」

桌上的包子和牛肉完了，楊雄問道：

「可要再添一點來？」

「不要了，我已吃得够飽啦！」石秀回答。

楊雄便拿了上衣，招呼酒保掛了賬。

他們兩人走出酒店，揮揮手分別。

石秀叮囑一句：「明天一早便去雇轎子呵！」

楊雄點點頭，轉身走了。

.....

明天五更，石秀起床，先到宰豬作坊去走了一遭，在路上碰着潘公，說道：

「老伯，今天我有些不舒服，想好好的睡一刻；等回兒不去記賬啦；老伯看見我的

房門緊閉着，請不要來叫我，我到中午自會起身的。」

「石叔叔身子不舒服，儘睡不妨，什麼時候起床，我再替你預備吃的東西；要湯要

水，祇顧叫迎兒；她年紀小，進你的房間是不要緊的。」

潘公說着，便伸手去摸石秀的額角。又說道：

「真的，額上很熱呢！快去睡吧！」

石秀聽了潘公的話，幾乎笑出口來，想道：

「真活見鬼，誰病呢？居然這老頭子依樣畫葫蘆起來。」

石秀別了潘公，到自己房裏，把細軟衣褲等物打了個大包袱，又把買賣積下來的銀子都帶了；拿了桿棒，朴刀，腰刀，插了匕首；輕輕地走出房門，把房門拉上了；悄悄地出了後門，把後門也掩上了，逕往翠屏山來；在山脚上找個隱蔽之處歇了腳，專候楊雄帶了巧雲她們來。

.....

楊雄也在五更起床，在護膝邊插好了匕首，之後，叫小牢子去雇了轎子來，和轎夫講明要抬巧雲去翠屏山看仙人醫瘋病，祇要單趟。轎夫因爲是衙門裏叫的，又是楊雄的事，不敢多計較，祇是一味唯唯喏喏。楊雄隨即領了轎子到自己家門口歇下。這時，潘公已在那裏應市了，見了楊雄領了一頂轎子來，有點奇怪，問道：

「女婿爲何一清早領了轎子到家裏來？」

「喔，我昨晚忘了叫小牢子來家裏通知你，我聽到她瘋了，一天到晚在家裏吵鬧罵人；我極納悶。小牢子知道我的心事，都說東門外十五里地方有一座翠屏山，山上有一

位半仙，會醫瘋病的；所以我想把她抬上山去，請半仙治瘋。今日天氣晴朗，特地雇了轎子來抬她上翠屏山去呢。」楊雄依着昨晚石秀的話，撒了一大堆謊話。

這一堆謊話，說得潘公十分相信；因此，他帶着感激的口吻說：

「那很好，這半仙會醫瘋病，真是救苦救難的活佛菩薩，也是華陀老爺再世；如果我女兒的瘋病醫好，我定去燒香還願。要是我昨晚早知道這事，今天就不該再做買賣，停了這行業，跟了你去那位半仙了。我禱祝女兒的瘋病早些好；我實在想不到像我這樣一個從未作孽的人，生個女兒會成瘋子的……」

潘公停了手裏的刀，話越說越多，情緒也愈說愈悲傷；但是楊雄不愛聽這許多，連忙打斷他的話。

「怎麼三弟沒有來弄眼？」

「喔，不問却忘了；他在不舒服呢！他說：今天要好好睡一刻，別去打擾他！」

潘公很忠厚地回覆。

楊雄肚子裏暗好笑，瞟了潘公一眼，想道：「這老頭子已走入了石秀的圈套。」

「好吧，讓他睡去，這裏……」

「這裏，」潘公搶口上去。「自有我在應付，不妨事的！」

「喂，怎麼不做買賣？儘講話！」

「那塊，我要！」

「……………」

是顧客們的叫囂。

「你做買賣要緊，我去裏面接巧雲出來。」楊雄乘機補上一句。

潘公便掉轉身去和顧客們論斤較兩了，楊雄帶緊步子往裏面去。暗想：

「巧雲這淫婦見不得我，他一見我恐怕要瘋得更厲害，不如去叫出迎兒來，對迎兒祇說和淫婦去醫瘋病；却叫迎兒騙她，說和尙還活着，要等她去會面。迎兒年幼，聽說和太太去醫瘋病，一定也會墮入這彀中的。」

楊雄想得很如意，便來找迎兒；經過巧雲房前，聽得房裏嘖嘖咕咕不知講些什麼，他曉得又是巧雲在說瘋話，也不去理會她。來到迎兒房裏，見迎兒不在；再去廚下，迎兒這小姬嬪却在做着大人的事！——煮早餐。看見楊雄來，急着說道：

「大爺一清早來這裏，有什麼吩咐吧？」

「你很勤，一早便起來做事啦，回頭多給你一些碎銀子，買花兒戴，做新衣穿。」

楊雄有意把要說的藏着不講，先給迎兒戴上一個高帽子，迎兒快樂得從心裏笑了出

來。因為她從沒有聽到楊雄給她的好話，也從沒有見到楊雄給她的好臉；今天真是算殊遇了。迎兒想跳過來，貼近楊雄的身子表示親暱；然而，由於楊雄平時的暴戾，使她躊躇下來，仍做着自己的工作，咬着嘴，說道：

「我天天是這樣早就起來做的，大爺不常在家，所以不知道。」

「好，你很好！」楊雄停了口，裝出了思索的樣子，繼續說下去：「聽說太太患着瘋病，整天罵人，怪可憐的！」

「是的，太太瘦得不像個人了。有時哭，有時笑，有時罵我，有時抱住了我儘親嘴……」

「不要臉，大約把迎兒當做和尚了，淫婦！」楊雄肚子裏罵，接着却說：

「這樣下去，是要拖死的，我打聽到東門外翠屏山上有個半仙會醫瘋病的，今天特地雇了轎子接她去。我恐怕她不去，所以要你去騙她，說海公和尚還活着，等她去會面呢！」

迎兒聽了，駭了一跳，暗想：「海師父的事，大爺怎麼也會知道呢？怕是石叔叔去告訴他的。」

迎兒不安起來，臉上也發紅了。

「過去的事算了吧，現在和尚已死了，她也瘋了，還是醫瘋病要緊，你快快去把她騙出來，趁早好去羣屏山。」楊雄進一步說。

「哦！現在的大爺怎麼變得這樣和善呢？」迎兒覺得很奇怪，但是她沒有說出口。

「廚下的事別管啦，反正叔叔病着，太太瘋着，公公忙着，早餐沒有人喫了；你停了手去吧，我站在房門口等你。」楊雄催促着。

「我去，大爺。」

迎兒去灶肚裏滅了火，解去了圍腰布，走出廚房，楊雄跟在後面。迎兒來到巧雲的房前，在門上開了鎖，進房去，楊雄在門縫裏偷看着：

巧雲坐在床沿上喃喃自語；散髮，垢面，跣足，衣袴都是歪歪扯扯的。

「太太！」迎兒走近巧雲的面前叫着。

巧雲仍是喃喃自語。

「太太，我告訴你，海師父真的沒有死，他在報恩寺裏等着你去會面呢！」

「怎麼？他沒有死！」巧雲像沒有瘋的樣子。

「是的，大爺說的，他沒有死。」

沒有脫去童真的迎兒，對撒謊的事終有點心虛，所以被巧雲一頂，却慌了起來，馬

上露出了馬脚；但是巧雲畢竟是個神經錯亂者，她非但聽不出迎兒的語病，而且還認爲這消息是更可靠了。

「喔，大爺也這樣說，那我的如海哥哥是一定沒有死的了。我去會他，我去會他；你快請公公去扇轎子，讓我立刻上報恩寺去。阿彌陀佛，阿彌陀佛，菩薩有靈，哈哈哈哈哈……」

巧雲唸着佛號，狂笑起來；她又從床上站下來急急地走向春檯前，見春檯翻倒在旁，罵道：

「什麼人把我的春檯推翻的，我要鏡子哪！」

「太太，你要鏡子做什麼用？」迎兒跟過來說。

「你和我去找出來，我要擦粉呢！要塗脂呢！今日去見如海哥哥，我要裝得標標緻緻，還有，你去把我的衣裳都薰好了吧！」巧雲流露地說。

「不要啦，海師父等着你，你得快點呀；而且大爺已扇着轎子在門前呢！」

「真的嗎？大爺真好，難得這樣好；我謝謝他，謝謝他的好意。但是我終得要擦點粉呵！」

巧雲說着，便去春檯肚裏找尋粉盒子，却拿出一面鏡子來；她便照了又照，好久不

肯放手。迎兒看了不耐煩，祇得代她把粉盒子和胭脂都找到了拿給她，她於是開始一大塊白一大塊紅的塗得滿臉都不相勻，又點了嘴唇。

那站在房門外邊的楊雄，看了這情景，頓時氣憤萬分，心頭的火冒出了十丈，幾次想在護膝邊拔出匕首來，進房把巧雲殺了；但是，一想到石秀的勸告，又不得不忍耐下來，他想：

「反正一上翠屏山就可結果她的，這時讓她去發瘋吧！」

因此，楊雄在房門外，索性不再窺看了，他耐着性子等候着。

巧雲塗好脂粉，又鬧着要在鬢邊插朵小紅花兒；迎兒看看她的頭髮是亂蓬蓬的，也因此想起了巧雲的包紮傷處的布沒有了。便走近去看看她的腦後，有一撮頭髮已被血凝結住了。

「不要戴花啦，戴花有什麼好看呢？」迎兒說。

「我要戴，戴了好看；你別和我拗着！」巧雲睜大了眼睛說。

迎兒來無奈，祇得去箱子裏拿出一朵絹質的小紅花兒傳給巧雲；胡亂地戴了。

「鞋子呢？要那雙紅花黑緞的！」巧雲好像神志極清醒地說。

迎兒便依言去拿了鞋子來給巧雲穿上。

巧雲畢竟是個瘋着的人，最後她却忘了梳理她的頭髮，而且也忘了方纔吩咐迎兒煮衣裳的事；她匆匆地走出房門來。站在門外的楊雄看見巧雲出來，先一步走了，到門首去候她。

巧雲來到門首，潘公正在應付顧客，看見巧雲擦着粉，塗着脂，戴着花，却有點奇怪起來；要想放下屠刀走近去對巧雲說幾句話；那巧雲却旁若無人地已走進了轎子。她不但沒有看到潘公在那裏做買賣，連在轎子邊的楊雄都視若無睹呢。

楊雄的手一揮，轎夫把轎子抬上肩飛也似的跑了。

「迎兒，你也來呀，好伺候伺候太太哪！」楊雄叫着。

迎兒聽了，毫無遲疑地跟了轎子就跑。

潘公看了轎子離開了他；他有點悲痛。他似乎感覺到一個瘋瘋癲癲的女兒，跟了一個沒有情感的而且性子暴躁的楊雄去，實在有點不妥；他好像若有所失地，他又好像女兒此去會受到別人的凌辱，欺侮，鞭撻，甚至……他因此不放心起來，他目送那頂轎子遠去，他失落了神地也不再應付顧客了。

那轎子的影子慢慢地模糊了，潘公的老淚也流了下來。他企圖追上去；可是，那頂轎子拐了一個灣不見了，他就不得不安慰自己：

「去了，去了，追也追不着了；去醫瘋病終是醫瘋病，不致於給苦我女兒吃的！」他因此仍回復他的工作，應付面前的新老顧客；雖然，他難免有些惘惘然，但也無可奈的了！

……

轎子向東門外行進，在路上很平淡地過去；前後的轎夫祇聽得轎子裏不斷地傳出了一會兒高一會兒低的唸佛聲。

楊雄嫌轎夫跑得不够快，催着催着，把轎夫催得滿頭大汗，氣喘吁吁，就是那散手散脚的迎兒也跑得有點呼吸短促起來。

氣候已到了芒種節邊，雖是清晨，太陽的光芒射在人們的身上還是很熱的，楊雄的汗像雨一般流下來，他敞開了胸，凸出了大肚子，捲起了衣袖；眼睛似開非閉地像押着臨刑的犯人在遊街似的。在他的意識中，潘巧雲正是個犯了十惡不赦被處死刑的罪人，那頂轎子也正是遊街示衆的車子，自己却是個行刑的劊子手，祇可惜沒有小牢子們在他的後面張着青羅傘，擎着鬼頭靶法刀；否則呼么着耀武揚威地多麼神氣呢！

他不斷地去膝邊摸着匕首，恐怕走了急路把它遺失了等會動手時少了一把鋒利

器；在每次摸着匕首安居在膝邊的時候，他纔感到滿意和慰藉，他於是微微地哼兒弄兒，好容易轎子已抬到了翠屏山下，轎夫把轎子下了肩，把後槓一抬，潘巧雲便走了出來。楊雄對轎夫說：

「你們回去吧，回頭到城裏，再給你們錢。」

轎夫向楊雄看看，一手掠着額上的汗，一手把轎槓一提，上了肩轉身走了。

巧雲看見轎子回轉，說道：

「我也要回去！」

「別回去，上報恩寺去！」楊雄喝着。

「報恩寺裏有如海哥哥嗎？」巧雲問。

「有的！快上山去！」楊雄的性子有些耐不住了，語氣也暴戾起來。

迎兒看了這個情景不佳，心頭起了恐懼，說道：

「太太，我們回去吧！」

「回去？誰敢！」楊雄喝住迎兒。

「噯，有如海哥哥嗎？好極了！」巧雲仍說着瘋話。

「走哇！」楊雄催着。

迎兒拉住了巧雲的衣角，在她的直覺中像已到了楊雄內倉謀以內。

「別上山吧！太太，我很怕！」迎兒顫慄地說。

「拉住她的衣角做什麼？醜姪頭！」

楊雄說着，便去拉開迎兒的手，迎兒死也不肯放鬆。楊雄看看轎子已去遠，便用力擰她，迎兒慘痛地叫喊。

突然，在長草裏跳出石秀來，背着包袱，掛着腰刀，插着朴刀，提着桿棒；叫道：

「二哥也有耐心和淫婦們說廢話！」

石秀話還未完，一手便把巧雲攔腰一擒，飛也似的上山去了。迎兒想逃，却被楊雄提了跟着石秀向山上來。迎兒大喊救命。巧雲在這個極度恐怖和暴力威脅的氣氛中神志忽然清醒過來，瘋病也沒有了。她好像做了一個夢，她極力爭住氣，閉着眼睛憑聽石秀擺佈，她想：

「事已至此，叫喊也沒有用的了；我也不願在這輩強盜的面前討饒，求救！」

石秀楊雄擒着巧雲迎兒在半山停下來；石秀去包袱裏拿出繩子，把她們緊緊地分別結在兩枝大松樹上，迎兒發出極叫，喊着救命。

「叫什麼！」巧雲喝着。

迎兒聽得巧雲喝住她，她不敢再作聲；祇發着抖，面上也脹得變成青灰色了。

石秀把朴刀給了楊雄，自己便在護膝邊拿出匕首來，說道：

「二哥，這時可以動手啦。」

楊雄却把朴刀放在一邊，也在護膝邊拿出匕首來。對着迎兒，把匕首晃了一晃，在旭日的光芒下反射出一道銀色的白光來。

楊雄知道巧雲瘋了，不可理會，所以他一開口就去問迎兒：

「太太究竟和賊禿怎樣來往的，你快說給我聽，我便饒了你。」

「大爺，我不知道。」

「你不知道？」

楊雄說着，便把匕首擱在迎兒的頸項上；迎兒駭出一身冷汗來，「哇呀」地幾乎叫破了喉嚨。巧雲把眼睛斜過去瞧了他們一眼，嘿嘿地冷笑了一陣，隨着笑聲之後，便向楊雄喝道：

「你去欺侮這個不懂事的小姪頭做什麼呢？這事是我做的，由我一個人承擔下來；現在我們都被綁着，你愛怎樣便怎樣得啦，還有什麼話可問呢？」

楊雄聽了這話，便棄了迎兒，跑過來對巧雲罵道：

